

蜀山劍俠新傳

還珠樓主

①

著主樓珠還

蜀山劍俠新傳

集一第

行刊店書新百海上

蜀山劍俠新傳

第一集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人 還珠樓主

發行者

百新書店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發行所 百新書店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第二版

蜀山劍俠新傳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殘月唱雞聲寶馬雙乘飛俠影
輕颺颺柳岸扁舟一葉渡洪波

這是一個早秋黎明之前，天還不會亮出輪廓，山野草際的秋虫鳴聲，密集如雨。僅東方天際霧影中，稀微微現出一痕曙色，殘月已下林梢，天空中雖然疎落落點綴着數十顆星光，爲了宿霧尙未全收，和那欲墮未墮的殘月一樣，全都蒙上了一層灰色的輕紗；隨着一片片的淡雲游移，不時明滅閃動，光景漸漸昏黃，連東方天邊那點曙色，都落在有無疑之間。除却四邊原野裏的雞聲，此唱彼和，一陣緊一陣，好似告訴人們天快亮了以外，大地依舊是黑沉沉的，比起前半時的朗月疎星，清光遙映，反更顯得幽晦沉悶，簡直看不出什麼亮意。當地是河南偃師縣城外，去縣城東關約有二十餘里，距離潁水西北岸，已沒多遠，兩邊俱是接連不斷的田野丘壠，和稻側的水溝，祇當中一條大路。河南民風勤儉，天雖未明，雞聲初唱，居民十九起身；遠近鄉村中，已漸漸有了人聲動作，有的並還隱隱約約，透露出兩三點微弱的燈光。大道上，依舊靜蕩蕩地，不見一條人影。就在這時，忽聽遠遠傳來一陣村犬吠聲，緊跟着又是一陣極緊迫的馬蹄之聲；

由暗影中，飛也似駛來一騎快馬，馬背上，好似一前一後，騎着兩個少年。那馬絕塵而馳，跑得極快，看去神駿非常。可是馬上人一味加緊控縱，對牠一點也不加顧卹。本由遠處飛馳而來，眨眼到達水溝旁邊，一株大白楊樹之下，前面坐的一個少年，身材較高，忽然朝後低語道：「天快亮了！就是這裏吧。」話未說完，也不管那馬受得住受不住，倏地一勒馬韁，那馬受了馬上人的鞭策，由二百里外趕來，正在翻蹄亮掌，忘命一般向前急駛，馬上人的騎術，又頗具功夫，正跑在緊急頭上，那禁得這猛力一勒，當時那馬前半身，連頭整個高昂，人立起來，祇剩兩條腿，往後滑退了兩步，才立在地上；馬頭上的汗，和馬口裏的熱氣，融會着霧一般，噴將出來，周身雨淋也似；緊跟着急嘶了兩聲，前蹄方始放落。馬上人功力也正不弱，隨着這突然起落之勢，身子和釘在馬背上一樣，休說失驚滑跌，連往左右歪都不歪。馬蹄一着地，後一少年，也隨聲接口答道：「你說得對，你我各照預計行事；就此分手，嵩山再見吧！」語聲甫歇，人已飛身下馬。前一少年道：「趁此路無行人之際，我打發完了這畜生，再來追你，按說不久便可追上，可是今天形勢也許厲害，前途難料，你不必說，我更是個熟臉，身家在此，事須慎祕，最好暫時各走各的，到了嵩山，再見不遲，不必等我，免得彼此延誤，轉生枝節，我走了。」說罷，一拎轡頭，回馬便跑，跑出了半里多路，再一轉側，逕往斜刺裏山腸小路上駛去，眨眨眼已無蹤跡，後一少年，極目四望，已看不見前人的鞭絲身影。正

待上路，忽然一陣大風過處，眼前條地一亮。回頭一看，就二人分手說話的功夫，大地上已然霧散烟消，浮雲盡掃，金光萬道的一輪皎日，也自地平線上升起，仰視天空，青湛湛的，除却隱現青旻中，幾點晨星外，萬里長空，一碧無際，更見不到絲毫雲翳，同時遠近村落中，炊烟縷縷，搖曳飄空，農人牛馬，也自紛紛出動。原來天色本也不算甚早，祇爲黎明前起了一陣子霧，所以天色陰暗。後來風起，晨霧一消，少年佇望征騎，又呆立了一會，自然晴光畢現了，少年方覺今日天氣真好，猛又想起：昨夜虎穴飛身，此時還不能說是脫離險境。昨夜逃時，又盜了仇敵的千里名駒，如被發覺，怎肯干休？聽說附近洛陽偃師一帶，到處佈有敵人的黨羽門徒，這些敵黨，全都眼生，那馬騎時，因在夜間，僥倖沿途不曾被人發現，此時又被良友騎去，誘敵入迷，雖佔了幾層便宜，畢竟仍以早到地頭爲是。念頭一轉，立往東南方去路，走了下去，一會便到了潁水西北岸；正待去往渡頭，尋船過渡，忽見左側路上，轉來數人，都是身材高大，貌相粗野，眉目間，隱現兇悍之氣；穿着也都不倫不類；腰間和包裹中，隱隱凸起，好似藏有兵刃暗器之類。少年雖出身世家，入世不深，但人極聰明，又得過名武師的傳授，對江湖道上人的行徑，平日也曾聽師友說過。打量這夥人，決非善良之輩，弄巧就許是仇人的徒黨，便把身子往側一閃，意欲讓過。這一夥共是五人，對少年本未理會，經此一讓，內中一個年約四十面有刀瘢的，見少年貌相行徑，不似常人，不由得側身回顧，盯了

兩眼，又看少年，生得猿背鵝肩，英姿颯爽，腳底頗有功夫，以爲少年不是土著，黎明過渡，至少也在當地停留了一半日，不問是同道，或是過路朋友，都不會不曉得。當地人物規矩，祇一投帖，打過招呼，早有傳知，怎會未聞說起？看此人又明明是會家，當下由不得心中起疑，隨向同伴，低語了幾句，冷笑着往渡口走。少年見狀，危疑之際，未免怙懣。再看前面，便是渡頭，因天色剛亮，一般行客商販，俱搶頭渡，渡客着實不少，船也快開。先過去那五大漢，正往船頭走下，內中兩人，各用一雙怪眼，瞟着自己，又正在交頭接耳，頗似不懷善意；情知不是好相識，如在平日，自負一身武功，也還不怕，無如昨晚，剛惹了一場亂子，路上良友，再三告誡，說對頭黨徒衆多，厲害非常，不得不加一番小心，暗忖船已滿載，何必與之同渡？來時曾見上流頭，柳陰之下，有一小舟，何不去往那裏，覓船另渡？省得和昨日一樣，惹事嘔氣。念頭一轉，便把脚步止住。船家本因客已上完，急於開走，再見少年不似要過渡的神氣，將篙一點，船便離岸，少年遙覷五大漢，面帶疑詫之容，互相交頭接耳，越料不懷好意；當下故作不知，依然徐步前行。等船走遠，忙由近側樹林中繞出，往上流頭走去。到後一看，那船是隻小漁舟，停在一株柳陰之下，柔條毵毵，低可拂水。樹側低泊舟處，有一片小空地，遍地雜草野麻之類，高幾及肩。孤舟斜橫，空無一人。水面又寬，無法飛越，方悔適才平白小心過甚，引起歹人疑念，並還錯過渡頭。等他回頭，知要候到幾時？適才又見

船到中途，五大漢曾向船人耳語，分明蹤跡已露；便回來得快，還須防他暗算，來路又無人家，不知漁人何往，家在何處？心正愁急無計，忽聽頭上叭的一聲，疑有變故發生，忙往左側閃避，定睛一看，原來是兩小團泥塊，不知何故，會在空中互撞，擊成粉碎，沙土四下飛濺，雨雹也似散落下來，却不見半個人影，心中奇怪，正在四下巡視，觀察來歷，忽聽頭上有人喝道：「俺爹走時，不叫你惹事，這客人又沒見他怎的，爲何與他作鬧？」少年尋聲注視，原來高柳之上，臥着一個短衣赤足，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孩，那株柳樹，粗約四五抱高約五丈，枝條甚是繁茂。小孩用高枝上面柔條，結了兩個圈兒，一圈套頭，一圈套腳，身體畢直，橫臥其中，秋千也似將人懸起，離地既高，又有繁枝密條遮蔭。少年初到，祇顧尋視渡船，所以不曾發現；行家眼裏，一看便知是輕功中的仙人担，並還加上勁功中鐵板橋的身法。最難得是用這麼細纖柔弱的柳條將人懸起，不特身子筆挺，竟能側轉頭來，朝着對崖，大聲數說。不是軟硬功夫有了極深根柢，怎能到此境地！心中驚奇，方欲開口詢問，同時猛又聽對崖另一小孩接口道：「哥哥，俺疑心他是昨晚那位老人家說的那話兒講要搗鬼呢，特意試他一試，如今知道是看錯了。俺爹回來，不要告訴，省俺挨罵。」少年再循聲一看，原來離岸兩丈遠近，有一土崖，崖前也是草樹叢生，另外立着三四塊石頭，知道當地穴洞而居的人家很多，這兩小孩，既在這裏，必與那船有關，就使不是他所有，也可以託他們領尋船主；心念才動，便

見一條小人影子，由一塊六七尺高的天石山後，竄將起來，身法甚快，祇一兩蹤，便到樹下；緊接着又聽呼的一聲，柳影微閃處，樹上小孩，也自飛落。少年見兩小兄弟俱似得過高明傳授，本就愛才，又當事急用人之際，說話甚是謙和，沒等兩小兄弟說話，便先笑問道：「二位弟台，年紀輕輕，竟有這好武功，請問貴姓呀？」小的一個，方要開口，給大的一個止住，搶先答道，俺兄弟二人，一叫何成，叫何玉，客人你祇誇獎俺，你的功夫，也不錯呀！你貴姓呀？兩下這一對面，少年更看出何氏弟兄，二目神光足滿，面有英悍之氣，與尋常頑童，迥乎不同，越發添了喜愛，聽問貴姓，不知不覺，脫口答道，我叫孫同康，那有什麼功夫，話才脫口，猛想起昨遇敵人，尙且未露行藏，如今尙在敵人勢力圈內，怎倒對兩個初會小孩，吐出真名，話出如風，無法再改，方悔粗心大意，那知何氏弟兄，早在他未來之前，看出一點形跡，本就惺惺相惜，少年人多喜奉承，孫同康人既謙和，又恭維二小的武功，越發心喜，再聽說出名姓，何玉忙搶道，你不必客氣，俺弟兄當你由渡頭繞到這裏來時，早看出幾分了，實不相瞞，俺剛才發那泥丸，並不是打你，不過看你來路，身法那快，武功必好，想試試你眼力，俺哥看錯，當我有心尋事，也發泥丸，將他打落，不想你人真好，一點也不小看人，你適才東張西望，可是想借這船，渡你過去麼？孫同康還未答話，何成先接口攔道，你怎又多事，忘記爹爹走時，所說的話麼，何玉把怪眼一翻，答道，哥哥你怕多事麼，你怕，俺不怕，

何況還有那位老人家，他喜歡俺，肯幫忙呢。同時，又朝乃兄使一個眼色，將小嘴往樹側一努，何成似未理會，正色答道，孫客人這隻小船，實是俺家的，俺爹雖不在家，俺弟兄均知一點水性，也能作主，送你過渡不難，祇爲俺看你來時，在往渡口的路上，好似犯了人家規矩，再不，便是這夥人，要和你作對，俺兄弟也非怕事，無奈俺爹隱居在此，本就有惡人，想尋俺爹晦氣，如何再和地頭蛇作對，照說不能渡你，一則你這人很好，二則俺爹不在家，俺兄弟年青，有點推託，這都不說，俺們還有一位大靠山，有了他在，什麼大亂子也不怕，可惜他老人家，原說今早來的，還沒亮透，俺便守在這裏樹上，直到如今，還不見這位老人家的影子，也許有什麼事耽延未來，你又非趕緊過去不可，否則等有人來打了招呼，就更好辦了。說時，何玉已把纜索解下，催道：「哥哥，有什麼話，上船再說吧！」孫同康本就心急，再聽兩小兄弟語氣，越發驚疑。料知不是善地，再遲必有敵黨尋來；便是這兩小孩，也非尋常，敵黨情形，必有知聞，覺着越早開船越妙；且到船上，再行探詢，聞言不等招呼，口稱多謝，腳一點，便往船頭上縱去。那漁船本來甚小，少年雖有一身好武功，水面上事却從未弄慣，又當心虛情急之際，落腳稍重，水勢又急，何氏弟兄，恰在此時，連索帶人，一齊縱落，如非何氏弟兄是會家，幾乎將船側轉。就這樣，還晃了兩晃，才把勢子穩住。船本隨波盪去，孫同康立在船頭上，見何成正持槳要划，忽聽答的一聲微響，猛又覺臉上中了一下重的，一摸，

乃是一滴水點，不知怎會打的生疼，再定睛一查看，由岸側叢草裏，落下一根細長柳枝，正搭向船頭之上，那船便不再順流下淌。時當汛期，水漲流急，祇見船頭上，激起來的浪花，滾滾翻翻，順兩舷兩側，往前駛去，那船却似定在逆流之上，更不再動。匆促之間，沒看出是何原由。又見何成，放了木槳，停手欲起，心方覺異，正想問話，忽見何玉，笑嘻嘻朝着岸上說道：「你老人家，甚時來的？俺弟兄守了一早，怎未看見？來了不露面，不放船走則甚？」話未說完，便聽岸上有一老人聲口答道：「呸！你這個小鬼頭，我還沒有給你找到師父呢，先就說鬼話；你後來真沒看見我麼？你哥雖沒見我，後來你和他做鬼臉，已然知道，還要裝腔，以爲爲拿頂高帽子給我戴戴，就沒事了麼？我昨晚爲他找人，忙了半夜，就這樣酬謝我麼？你兩弟兄，一個都不是什麼好玩意；借船這小鬼，越發可惡，既敢惹事，就該有膽子；也不想，怎麼來的。尋人借船，原不妨事，就沒生着好眼睛，等主人上去，再上也不遲，冒冒失失，往上便跳，我從放完了人家的馬，就來此地，想釣兩條魚來下酒，好容易有魚上釣，吃他驚跑，如何能與干休，快對他說，他急我不急，快快賠還我老頭子一尾金色鯉魚，就放這船走，不然休想！」孫同康循聲注視，見發話那人，是個矮老頭兒，站在岸側叢草裏面，手持一根丈許長的柳條，枝梢一頭，搭向船頭，那麼柔細柳枝，竟和鋼鈎也似，將船搭住，一任洪波急流衝射，不會移動分毫，估量適才臉上，挨那一下水點，也是此老所爲，不禁大爲駭

異，情知遇見異人，因忖口氣，除似有點訛人外，不像是有惡意，也不像是仇敵一黨，暗觀何氏弟兄，眼望着自己，微笑不言，匆迫之中，祇顧脫身，也未詳審對方語意，忙接口答道：「我實是忙着上路，無心之過，老人家不要見怪。魚我沒法賠還，我用銀子折價如何？」一話才出口，老頭子已由草裏走出，手中柳條一帶，船便傍岸，老頭也款步走上船去，這一對面，孫同康見老頭，穿着一件半長的黃葛布短衫，足登一雙舊麻鞋，手仍拿着那根柳條，身材奇矮，人也又瘦又乾，清疎疎一部花白鬚鬚，眯着一雙小眼，看不出有一點異處。柳條一去，那船立時順流淌去，何玉搶過雙槳，微一撥划，船便橫過，直指對岸，亂流而渡。孫同康早從身畔，取出三兩多散碎銀子，未及開口，何玉側顧笑道：「昨晚俺便給你老，釣了兩尾鯉魚，足夠斤多重一條，再有孫客人，送你的錢，足夠你老人家一醉了吧？」老頭把小眼一瞪道：「小鬼知道什麼，我還替人取包子呢！能剩多少？」孫同康方想：人稱自己矮峴崙，已是夠矮的了，那老頭竟比自己還矮，真乃少見。及聽出老頭意似嫌少，暗忖江湖上異人甚多，何不做個十足人情，隨口接道：「老人家如不夠買醉，銀子還有，祇不叫我賠魚好了。」老頭怒道：「你當我用柳枝釣魚，是訛你麼？我好不容易，適才眼看釣上，被你驚走，却是不賠不行。不信，我先釣一尾，給你這不開眼的娃兒，見識見識。」口說着話，手中柳條，往水裏一搭，跟手往上一揚，便有一條長約三尺的黃鱗，隨手揚起，懸在空中，不住騰躍，亂掙亂迸，兀自不能

脫身。何玉笑道：「老人家，你釣錯了，是條黃鱔。」老頭道：「我祇叫這廝開關眼，我生平最討厭和蛇一樣的東西，誰耐煩吃牠。你釣那兩條魚，留給你娘吃吧，我不要，前日，所說那老朋友，本已多年不見，昨晚竟會無心相遇，他雖比我還窮，偏有兩個好徒弟。供他吃喝，酒吃多少，也有人會鈔，我要走了。」說時，手早撈起，祇一甩，便將黃鱔甩落，那做釣竿的柳條，也隨手扔掉。孫同康見這一老一小，都是那麼瘦小枯乾，生相醜怪，神情言動，無不滑稽，暗中好笑，早想請問姓名來歷，偏插不進口去，雖聽出老頭有了行意，因船已行至中流，水深浪急，其勢萬無回舟之理，正以為老頭也是渡往南岸，再行上路，沒有在意。何玉一聽老頭要走，忙把手中雙槳，朝乃兄一拋，緊跟着，身形微縱，已到船頭，同時口中急喊道：「老人家，你答應的事呢？」老頭回頭笑着道：「這老花子，自從前些年，他收了一個姓楊的徒弟，不爭氣，去往凝碧崖，現眼以後，覺着丟人，已然向我服輸，改了脾氣，不要你這樣淘氣小孩了。」頭兩句話才出口，人早由船頭上，往前一邁步，走向水上，人也沒往下沉落，那麼大的波浪，竟自從從容容，踏着水波，和走平地一般，往來路西北岸，橫渡過去。孫同康見狀，大為驚異，忙喊老前輩，暫留貴步時，說時遲，那時快，何玉一把，未將老頭揪住，見人已離船，踏波而去，越發情急，口中急喊：「你老人家，說了不算，那是不行！」一聲隨人起，腳登船舷，雙手合掌當胸，朝前面略微一伸，身子朝前一探，一個魚鷹入水的姿式，便全

身刺入洪波之內，夏汛期，水色甚清，何玉年紀，祇十二三歲，人又生得瘦小，刺向水內，聲息全無，水性極高，整個身子，沒向水面三尺以下，祇見他身子微一屈伸，雙手往外一分，雙足一登，立即竄出老遠，身法甚爲靈妙，隔水望去，活似一條人魚，在水面下，亂流急駛，好看已極。老頭仍在水面上，緩步從容，並看不出怎樣快法，何玉偏趕他不上，相差老是尺把遠近。這一老一小，晃眼到達北岸，仍是老頭先上岸；緊跟着，何玉也由水裏冒起，箭一般往上竄去，老頭也沒理他，逕自往上流頭坡岸間走去。何玉也不再發話，隨在後面，朝前急趕，一前一後，霎那間已走入叢樹之中，沒了影子，孫同康不禁看得呆了。人去以後，想起真個糊塗該死，先前明已看出老頭是位隱迹風塵的異人奇士，結局仍是失之交臂，正在越想越悔惜，忽聽何成笑道：「快攏岸了！我看你從外鄉來此，前行路徑，知道麼？」孫同康聞言，猛想起老頭固是異人，何氏弟兄，休看年幼，也非常流，他既與老頭相識，想必知道來歷，先不回答，轉問道：「弟台與適間那位老前輩，相交多年了吧？」何成笑道：「我弟兄也祇相識得三日，問他名姓不說，要俺們叫他矮子，俺弟兄不敢無禮，祇稱呼他老人家。他脾氣古怪極了，却愛俺玉弟，說要替他找個好師父。俺天沒亮便藏在樹上等他，那知他來了好一會，就在樹底下，會沒看見；還是玉弟眼快，一到便自看出，本心是想請他助你一勝，所以初見時，那等說法，玉弟使眼色，俺祇做不知，仍給看破。看老人家對你，好似有點意思，

但拿不準；他如不願管的事，任你怎樣求他，也是無用。俺知道的，也祇這一點。於今你要上那兒去呢？可否說與俺聽？」孫同康見何成意甚誠懇。料知無他，便說明自己要嵩山尋人，大小兩路，俱已聽朋友仔細說明，祇是適間往渡頭路上，所遇五人，似非善類，不知此行有無波折？又問何成，走那條路好？何成道：「這樣問法才對，其實你的事不說，俺也猜出幾分，好些話都不便由我口裏說出，此行你走對頭谷口小徑，較為穩妥。不過你的對頭，實在厲害，你走到谷口那一帶，如有什麼事發生，自覺不可力敵時，那裏俺弟兄常去採藥，有兩三處隱祕所在，足可藏伏。你祇今日能趕到嵩山雙松坪，或是雲林寺，就不怕了。俺早防到此，上岸的地方，便是抄山小徑的起點，以免前半截在田壩間跑，被人發現。」隨將孫同康前說途徑，略為指點改正。船已到岸，孫同康自是感謝心喜，一面殷殷執手，訂約話別；又以何家打魚為生，必甚寒苦，欲取包中銀兩相贈，何成低聲推謝道：「孫大哥，休看俺家打魚為生，那是沒法子的事，銀錢並不短用，再說不久也快好了，以後相見日長，承你不棄，當俺好朋友看待，不是俗人眼睛，請你不要這樣。過幾天俺弟兄還要找你去呢。」孫同康不好說明所去之處，外人不能前往，隨口應諾。本還想請何成將銀收下，嗣見何成面色，已然不快，祇得罷了。心中本甚喜愛這兩小弟兄，經此一談，越覺對方不特武功水性過人，便是談吐神情也迥異常，亟想結納，就使日後訪問那矮異人的行蹤；無如時延勢危，不敢多留，沒奈何祇

得致了謝詞，作別起身；才一上岸，何成把手一摩，便將船撥轉，仍和先前一樣倒划過去，孫同康嵩山從來未去過，所行又是山僻小徑，崎嶇曲折甚是難行，尤其前半望山亭，兩路口等地，歧徑四出，不易辨認，一個不巧，走入歧道，急切間，休想出來。總算運氣，所遇何氏兄弟，是名父之子，不特本領高強，嵩山更是常遊之所，路徑極熟，指點清晰。否則這條山徑，並無人家可以詢問，僅憑幾處山石林木之類，充作標記，一個疏忽，便落網中了。孫同康雖因昨晚所遭，和良友再三誥誡，有了戒心，畢竟年青膽壯，自恃武功機警，一點也不心慌害怕。初上路時，見遠近田隴，到處有人往來操作，還不肯快跑，仍和常人走路一樣，從容前行，直到走出三數里，上了入山路徑，人家田舍，被山石林木遮蔽，在遠方消失，方始施展輕功，加急往前飛馳，經此一來，自然又耽延了好些時候。在盜黨這一面，因昨夜孫同康傷人逃走，並將他最心愛的千里馬盜去，急怒攻心，恨如切骨；必欲擒回，致之於死。當時便發下羽令傳牌，偵騎四出，敵黨衆多，鄰近千百里內，爪牙密佈，那傳牌共有兩種，內中一種，是根小竹牌，長約兩寸。烙有火印，和水籙相似，非遇極緊要的事，從不輕發；一經發出，無論擒殺敵人，或辦什麼事，非成功不可。否則過了所限日期，奉命行事，和當地主持徒黨，均有嚴重處分，可是並不算完，一撥不行，又派一撥，甚或頭領夫妻，親自出馬，遲早如了心願，才將此牌請回，傳遞之法，尤爲神速巧妙，不消一日半功夫，便遠佈千里以外，逃人除

是飛仙劍俠一流，休想逃出網羅，毒辣已極，如非另有高人，暗中愚弄作梗，上來便錯了方向，引上歧路，逃入早已被擒回去了，其實孫同康所遇五大漢，雖也是敵黨中的健者，但均另有去處，無心巧值，就與同渡，祇要不現出形跡，即使被看出是個會家，至多借詞探詢幾句，照孫同康的機智也必能應付得過，並不妨事。偏因初經奇險之餘，有良友先入之言爲主，又看出對方不是善類，無端讓路改渡，於是引起疑心，幸而這五人，此時尚未得到發下傳牌的信息，規條又嚴，如在境內，發現所疑人物，在沒有看出來人心意以前，不許無故生事；加以自恃太甚，以爲對方一個初出道的嫩娃，還能有什麼技倆？到處都有同黨，潁水兩岸更有好幾個高手，不生事是他運氣，如要生事，豈非自尋死路！自身有約會，忙着上路，理他則甚。一時大意，見船已開，在舟中略爲談說，譏嘲了幾句，就此放過，如在平日，早令舟子回船，跟蹤上岸查探。再停片時，盜首便自省悟，心疑逃入故佈疑陣，將各路緊急傳牌，一齊發下，這五人必然得信追截。就勉強渡過潁水，也早被敵人追上了。孫同康那知厲害，沿途留心，不見五大漢的蹤跡，往來均是安善農商，並無敵黨追趕，末了再走上僻山小徑，心越放定。他脚程本快，走到中午便行抵嶺頭，那是去嵩山必由之路。再行三十里，便入谷口山峽，正順着半嶺上一條山路，朝前疾走，猛一眼瞥見，前面不遠，一株大樹底下臥倒一人，近前一看，那人身材甚是瘦小，穿着破舊，足登一雙麻鞋，却是新的，在樹陰之下朝天仰臥，身側放

着一根柳枝，却將所穿舊葛布衫的前擺撩起，蓋住頭臉，露出一排又瘦又乾的胸肋骨，窮得連件小褂都沒有。知道由此去往嵩山，尚有一百多里路，常人脚程，不問是來路是去路，半日光陽，決趕不到當地，這窮漢必從遠處，連夜奔馳而來，想是行抵此間，疲勞已極，倒臥在此，又恐蚊蠅飛蟲煩擾，故用前擺，將頭蓋住，似這樣顧頭不顧身，却也可笑。因見那人瘦弱窮苦，意欲喚醒周濟；反聽得呼聲震耳，知他困極，自己又急於當日趕到嵩山，去應友人之約，便由囊中，取出幾兩銀子，放在窮漢平攤的右手之上。又恐別人走過發現，偷取了去，復將他衣襟拉出，搭向上面，再尋一小石塊，壓在一角，以防風吹現出。匆匆弄好，仍就前行。剛往前了幾步，猛覺脚底一絆，其硬如鐵，脚骨絆得生疼，去勢太急，忙中收不住勢，越直竄出去丈許遠近，幾乎跌倒。孫同康曾得名家傳授，身手輕靈，又練就極好目力，所經均是平坦途徑，並無樹根塊石之類阻礙，這一絆又在腿際，直似有什麼東西，或有功夫人的脚腿，等自己過時，冷不防由橫裏突伸過來，絆這一下。否則走勢甚猛，如是現成樹根石塊，早被毀折，踢飛起來。料知有人暗算，不禁大駭，趕忙縱向一旁，定睛四望。除來路相隔，已有兩丈；大樹之下，所臥窮漢，仍是原樣熟睡，絕對不像敵人；餘者不論人獸蛇蟲，俱無蹤跡；所經之處，平坦空曠，別無異兆，適才雖被絆竄出去老遠，應變頗速，動作甚快，不問那東西，是人非人，斷無不見形蹤之理。又仔細查看了一下，終無跡兆可尋，祇得戒備着，重又加急

前行。等到走出里許，越想越覺事有蹊蹺，憑自己目力武功，就是黑夜，前路有什麼阻礙，也能看見，何況白天，想來想去，祇有樹下窮漢，相隔最近，或者是他所弄狡獪。但是自己初次出道，此人素昧平生，並無仇怨，要是敵黨，又決無祇絆這一下就此拉倒之理。再者，當時應變甚速，足才立定，便即回身查看，明見此人，酣臥樹下，原樣未動，真是此人的暗算，這一絆一踢，有好幾百斤力量，連自己脚尖，和腿腕等處，都被撞得生疼，尋常腿腳，固禁不起，非斷必傷，就算對方一個會家，初次相遇，不會交手，即便看出自己是個能手，也想不到會練過金家飛鷹十七式鐵手腳的獨門祕傳功夫，怎會撞上之後，如無其事，邊想邊走，實想不出是何原由。一會，又覺那人所著衣履，和身材的矮小乾枯，想起潁水借渡時所遇，用柳條釣魚，末後踏波而渡的矮老頭，頗與相似，祇惜頭臉，被衣服蒙住，不會看出，不禁心中一動，疑是先遇異人，故意相戲。所經恰是一條嶺脊，再往前行不遠，便入山峽，細尋路望去，適才所經山麓，林木無多，天氣清明，一眼望出老遠，細一查看，祇剩那樹，矗立當地，樹下所臥窮漢，已無蹤影。祇與前路並行的斜側面林莽之間，似有三數人影，出沒隱現。因那一带，山勢紮迥，地形低窪，林莽茂密，風露未晞，陽光剛照上不久，到處烟靄霏微，霧影浮輝，彷彿有帽影衣角顯露其間；也祇閃了兩閃便不再見。當時心目中，專注在潁水岸側，所遇矮老頭，與樹下蒙面而臥的矮瘦窮漢，是一是二，僅僅覺得那出沒烟靄中的三數人影，

行動迅速，有異常人，並未往下細想，略爲觀望，依舊加急前行。不多一會，便走下峽谷中去，這時旭日照空，山光明麗，相隔去嵩山少林寺祇有五里路程的五乳峯，已不甚遠，休說去往良友所說之地，便趕到五乳峯和少林寺兩處，也不妨事。一路仇人並未追躡，可知是自己多慮。上了歧途，眼看不久到達地頭，心情大爲鬆快，覺着飢渴起來，猛想起昨日見那酒樓包子好，本已定做了幾十個，錢也付清，說好今早往取，準備作入山時路上點飢之用，不料一時仗義拔刀，陷身惡人網內，幸得好友相助，半夜裏盜馬飛逃，彼時情勢，萬分緊急，除隨身小包裏，是好友由店中取來外，那還有心緒再管吃的？誰知山路荒僻，過嶺以後，連登高遠望，都看不到一點人烟；此時飢渴交加，縱有銀錢，也無買處，祇好先尋一點水喝。正打算尋覓山澗取水，忽見一羣山雞，由左側林莽中，突然飛起，往右側山坡後急竄下去，好似原伏之處，突然受到外來侵擾情景。孫同康孤身行路，又聽人說：這條路上，不特強盜出沒，便見虎狼蛇獸，也時有發現，忙朝那羣山雞飛起之處，回頭側顧，原來那一片地勢較低，野草雜生，甚是繁茂，高林灌木，綿亘不斷，乍看去，並無異狀，細一注視，果有一簇林草，由遠而近，往自己這一面，不時閃動過來，其勢特急，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草林裏行進。先當是猛獸蛇蟒之類，還未十分在意，正邊走邊回顧間，那東西忽然走過一片疎林，現出身形，乃是六個壯漢，全都是手持兵刃，一身急步，神情匆遽，腳底甚快。再定睛一看，在渡口所遇五

大漢，俱在其內，並還添上了兩個，看去身手矯捷，尚在五大漢之上，料他們多半是爲追趕自己而來，打量着不但衆寡難敵，而且又當長路奔馳，力乏飢渴之際，不由心怯，忙往路側大樹後一閃，一面審度形勢，暗打主意，總算還好，所有恰是峽谷中間的一條附壁岡脊，路寬丈許，靠外一面，盡是一株接一株的槐柳之類，又長着不少野麻，高可過人。他身材矮小，由下望上，不易發現，即使他居高臨下，如非走向崖畔，也觀看不出，料着還不妨事，籌思之下，覺得前進必與敵黨斜路相逢，不如往後退走，等尋到泉水，解渴之後，再作計較。時正口渴心煩，以爲易進爲退，已與敵黨背道而馳，當可無礙。因來路並未發現溪澗，雖然要等些時才能上道，但後退多了，總是冤枉，便祇退行了里許遠近，正待覓路往側面尋去，忽由一株古樹後面發現一處斷崖缺口。一面斜對着一片盆地，便是剛才六敵黨的來路，缺口左側，亂石草樹之中，有一巖凹，彷彿幽深，也未進去，缺口右側，有一山夾縫，繞將過去，見有一小徑，可通峽後，也是一片山凹，祇沒先見盆地寬大。前面並有一橫嶺擋住，好似無路可通，當時急於求水，逕往那條小徑，走了下去；先當低窪之處，易尋水泉；到後查看，那山凹僅有百畝方圓，一片盆地，四外山環嶺抱，俱都高不可攀，下面却是怪石羅列，野花盛開，細草蒙茸，幽芳襲鼻，景物頗有幾分清趣。不似先見盆地，草莽叢雜，令人望而却步，祇是水仍不見一滴，並且除來路小徑外，山均壁立陡削，更無出路，心中老大失望，口渴愈發難耐，勉

強尋到對面嶺脚，發現一條小溪，已然乾涸，知道這類小溪，多隨山洪漲涸，既有此溪，水源必不在遠。細撥溪草尋視，果然發現兩處溼泥，不禁生了希望，便沿小溪尋去，尋到盡頭處一看，竟是來路左側，一片危崖之下，果然下有水潭，只是早已乾個，成了污泥，因被大片怪石擋住，先未發現，仰視危崖缺口處，居然還有水泉，零星下滴，足可用以解渴。先頗高興，精神爲之一振，再一查着，竟是可望而不可及，原來那危崖，壁立二三十丈，綠油油滿佈苔蘚，無法攀升。下面泥潭大有一畝多，率性乾透，也可立在潭底，仰承泉滴。偏是一潭極深的稀泥，無法令人立足。想了又想，終是望梅止渴，無法到口，立望了一會，實在渴得難受，才想出一個法子，身立潭左，端詳好了，對岸落腳之處，仰覷殘泉下滴，似飛鳥啣食般，仰面張口，縱將過去。稍停再用同樣方法，縱將回來。那泉源已將乾涸，祇剩一些，殘泉細流，稀落落時斷時續，往下滴去。再加山風吹動，落勢不穩，並非降在一定地方。潭面又寬，孫同康既要顧到上面，又要防到下面，仗着武功有根，雖未失足，無如泉滴既少，又有風吹，有時迎撲一個正着，還能得到一點殘滴沾潤。一個不巧，不是撲空，白費許多氣力心思，便是打向頭面衣服之上。幾個來回縱過以後，仗着泉滴甘涼，渴雖少解，連夜跋涉之餘，本就腹飢，再一劇烈勞動，肚子益發餓得難受起來，當時一賭氣，暗罵自己真駭，先遇五人，素昧平生，無仇無怨，焉知不是行路的。就算是敵人黨羽，憑自己的武功脚程，也並非不能應付

。怎從昨晚一來，便成了驚弓之鳥，怕起事來？先如上路，此時也快到了，平白耽延時刻，留在這裏，受這活罪不說，此時飢疲交加，真要遇上對頭，反到難辦。那七個匪人，已早走遠，還不上路，留在此地作什麼？正打算緩一緩氣，起身上路，忽聽崖壁裏面，有人說話，心中奇怪，站在潭邊，側耳一聽，祇聽一個極粗暴的聲音說道：「這事真怪，方才明明看見那小賊，往前正走，大哥看出他脚程不慢，特地抄小路趕了下來，滿想到大松口，準可截住，怎會不見呢？」另一個山東口音的說道：「適才趕到黃牛巖時，如若依我，登高一望，他無論走向何方，絕跑不出老九那雙快眼，偏你粗心，認準這廝走的是去五乳峯的道路，在他以為由小路走，又抄道，又背人，那知這一條路。通沒岔道，我們走的這條路，外人不知。再說，必須經過老五那裏，外人也不能隨便通行。當時懶了一懶，我想必是我們由淺水灘經過時，走向草林裏，給他着破行跡，生了疑心。不過照這廝昨晚的口氣，非去少林寺不可；退回來路，遇上我們的人固是送死，改路也沒個辦法，此時不知閃向何處？寨主的脾氣，大家都知道的，這廝手底，雖還來得，昨晚已有人，和他接過，並非我們幾個人的對手，要被滑脫，如何交代？何況這次又去了他最愛的那匹好馬，誰吃得住？」前一人接喊道：「大哥話固不差，可是我們先前並不知道昨晚的事，祇在過渡時，覺着這廝，形跡可疑，爲什麼好端端快要上船又縮退回去，直到路上，接到飛鴿傳書，方始得信，立刻會同五哥，往望台看明去路，追將下

來，小賊業已走遠，焉知不是他，脚程太快，此時已然投向少林寺，我們沒有追上呢？固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要尋他不到，祇有落脚地頭，我們回報寨主，派人去和少林寺要人，料他們也未必敢得罪我們。」少年一聽，這夥仇敵，竟連自己先前，所要投奔的少林寺，都不在心上，飢疲之餘，自非其敵，心方驚恐，忽聽另一人接口罵了句不要臉，語聲蒼老，好似上有一點年紀的人。緊跟着，便聽有三數人，由近往遠，急縱前去之聲，底下便沒有聲息，模不清是怎頭路。當時不敢出視，等了一會，再聽不到別的聲息，好似人已走去，接了一點殘泉餘瀝，口渴稍解，肚子却更饑餓起來。又等了片刻，覺着飢腸雷鳴，實忍不住，祇得把隨身軟兵器解下，暗中戒備，試探着順來路繞走上去，見那地方，果是適才下時，所發現的崖洞，地勢隱僻，洞口迎面丈許，有一片兩丈高的怪石，恰將正面遮住，兩側松杉矗列，叢草怒生，不走近前，決看不出。祇由崖夾縫上落，却極易發現，洞口內有一磐石，旁邊列着兩塊尺多高的石塊，可以坐人，遙窺石上，還放着一把酒壺，和一篋盤包子，心疑有人在內，不敢妄入，仔細傾聽，終無動靜。再由石旁，掩向正面一看，洞並不大，眼可以望盡。後面洞頂，還有缺孔，陽光自上斜射而下，光景並不黑暗，枉耽了好些心，全洞空空，那有一個人影，為防萬一，先縱向外面經行之路，往來去兩面，攀高查看，僅去路方面，有一處是高峰險阻，祇能看出十里左近。右側洞壁後面窪地，峯嶺高險，無路可通而外，俱可望出老遠，到

處靜悄悄的，見不到一點影跡，飢渴之下，難得洞中，還有現成酒食，忙卽縱落，趕進洞內，就向石旁坐下，一摸包子，甚是新鮮，底層包子，還有餘溫，似新出籠不久；拿起一個，正要往口裏放，忽想起生平耿介，不輕取予，怎到飢渴之時，竟會偷吃人的東西。念頭一轉，手剛放下，兀自聞得酒香，和包子裏的蔥肉香味，直往鼻孔裏襲來，由不得饞吻大動。繼一轉念，空山無人，相隔城鎮又遠，適才明聽敵人，在此聚議，後來不知有何急事走去，顧不得吃，遺忘在此。既是敵人之物，吃他兩個何妨！孫康同出身世家，文武雙全，素常光明磊落，雖料是敵人之物，上來還不肯多吃，僅想分他兩個，略爲點飢便罷。那知飢者易食，入口香腴，食量素大，三兩個包子，如何能夠？心想，反正敵人遇上，必不干休，此時何必拘這小節；先吃飽肚子恢復好了體力再說。於是不再客氣，連酒也一齊享受，一路大吃起來，爲恐敵人趕回，急於吃飽上路，邊吃邊往洞外，留神傾聽，不多一會，便吃了十之八九，飢渴頓止。又歇息了些時，精神體力，重又振起。暗忖適聽敵人語氣，明在窮追自己，怎會帶了酒食來，却又不吃，留與自己享受？越想越怪。好在仇敵所遺，樂得充飢。飽餐之後，體力已復；正打算把餘剩的兩個，吃完上路，猛聽有人梯他梯他，拖着鞋皮。似來路匆匆走來。驚弓之鳥，知道出去必與來人撞上，意欲看清道路再說。剛往壁角一閃，來人也行抵洞口，且不走進，而向外自言自語道：「我老頭子，半月來，通沒吃頓飽飯，今天偏走好運，先在路上打地鋪

，遇見一個小騾子，送了點銀子與我，隨後又往城裏，冒名頂替，把人家花錢定做的包子，蒙騙到手，又和別人討了半壺酒，準備在這裏打尖，再回山去，尋白矮子的昔年老伴，磨他請客，我向來愛這小窟窿清靜，每次騙來酒食，怕白矮子搶嘴，總是躲在這裏來吃的時候多。那知今天，剛走到這裏便遇見三條野狗在裏面亂叫，我怕小騾子冒失走來，被狗咬死，祇顧追狗，又怕帶在身邊麻煩，把包子和酒，都存在這裏。如今狗是追跑了，可是一條也沒有打死。再說，前面還有幾條等着呢！那小騾子，又不開眼，白矮子更要看他不上，早晚不成狗口裏的食嗎？這却怎好？」說着說着，忽然一屁股坐向當地，好像是尋思什麼的情景。孫同康聞言，才知那包子和酒，竟是來人所存。聽口氣，人家也藉以充饑。先當敵人所遺，全給吃光。空山之中，無法買來賠還，生平自愛，不輕取予，怎適才這等不檢點，拿起就吃。本主正攔門而來，拿什麼話和人去說？深悔冒失，又急又窘，也未細詳對方語意。待了一會，覺得祇顧僵在洞內，也不是事，再一視詳來人，是個瘦矮老頭，不禁又想起清早渡潁水前，所遇用柳條釣魚，後來踏波而渡的，也是一個矮瘦老頭，背影身材，以及衣履色質，與此人無不相似。暗忖如此老，正是求之不得。則便不是清晨所遇異人，丈夫行事，須要光明，酒食既非仇敵所遺，便應與之明言，告歉賠還才是正理。念頭一轉，立由老頭身側背過，繞向前面一看，那老頭雖然身材矮瘦，衣履也有好些相似。貌相却較清癯，與清早所遇異人，迥乎不同，

祇得躬身施了一禮，陪笑說道：「老先生貴姓呀？」老頭把一雙迷縫着的細長眼睛，朝孫同康上下細一打量，冷冷的說道：「你這娃兒家，好不曉事！無故問人的話，你準認得我老頭子是誰麼？」孫同康聞言暗笑，我如認得，還問你姓作甚？對方詞色，雖然不遜，無奈吃人東西理短，仍自暗笑道：「先生不要見怪，我因趕路心急，忘帶吃的，行至此間，饑渴交加，無心中發現洞中石上，放有酒和包子……」話未說完，老頭條他跳起，指臉急口問道：「你，你，你把我人命的東西吃了麼？」孫同康見老頭情急之狀，越發不好意思，羞得臉漲通紅，扭着應道：「我實是出於無心，當時曾登高四望，並不見有人跡，祇當遊山的人遺留在此。又當飢渴難忍之際，心粗疎忽，做出沒品行的事，人地生疎，無法買回奉上，祇好奉賠幾兩銀子請老先生多多包涵，恕過這不知之罪吧！」隨說，隨取了一塊銀子遞過。老頭先是在旁插口道：「你這娃兒，淨說假話。你如當是遊山之人所遺，也未必肯吃他了。」孫同康把話聽完，他接口又道：「其實幾十個包子，所值不多，何況我還是白得來的，原是小事一件。再說我老頭子素來愛作好事，肯提拔人，救苦救難，如任你餓着肚皮，有什力氣，去逗狗熊玩呢？你這塊銀子，是賠給我買包子的麼？」孫同康見老頭面轉喜容，匆促之間，也沒細辨對方口氣，以為給錢便可喜了，口答「正是。請老先生不要見怪。」方自暗喜，不致糾纏，老頭已把銀子接過，拿在手裏，掂了掂分兩，忽然笑道：「我把你這不開眼的小鬼，不論走到那地，總

是拿錢當先，彷彿天底下，祇要有錢就好，沒有錢辦不到的事，這銀子要當包子用，你把他吃下去，也不用偷了。別的不說，祇要有這牙口，我就不要你賠。沒告訴你，我此時餓得心慌，再沒東西吃，就要犯羊角瘋嗎？我正餓得難受，你却教我啃銀子，分明成心嘔人，真氣死我啦！」隨說，揚手就朝臉上，一掌打來。孫同康武功，頗有根底，平日那快身手，不知怎的，這一掌，竟未躲過，拍的一聲，脆生生打了個滿臉花，不由也有了氣，心想有話好說，爲何動手打人？怒火剛往上一撞，繼一想：本是自己不對，對方又在餓極之下，情急拼命，自所難怪。一個窮老頭子，何值與他計較？祇得一面後退，口中說道：「老先生，我不知是你的東西，事出無心，空山之中，無從購買，你便打死我，又有什麼用？此山我是初來，人地生疎，無計可施，莫如我再添送你一點銀子，你自己想法，買吃的去，如因餓極無力，行路艱難，如是去嵩山五乳峯的道路更好，便一繞走點路，祇能買到吃的，我便送你一程。也不妨事，你意如何？」老頭哈哈大笑道：「你到說得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自己都未必能有本事，走到地頭，還要揹我？再說憑你那兩下子，準揹我得動嗎？我叫你不要一不來，就動銀子，你偏不肯聽，透着你有錢似的，越想我越有氣。不教訓你，你也老改不了。」隨說着話，提手又是二掌，這次孫同康因老頭瘋瘋癲癲，語漸激烈，早留了神，及見老頭越說越有氣，趕急閃架時，不知怎的，依然沒有躲開，仍給打上，反而打得更重了些，半邊臉疼得火辣辣

，腫起老高，便是泥人，也有土性。正欲喝問，話未出口，老頭忽然急喊道：「不好！我要犯病」。話還未了，單腳跟立在地上，旋風般，滴溜溜連轉了兩轉，條地手撈前襟往頭上一蓋，跟着身子往後一仰。孫同康一把抓住，老頭人已叭的一聲，仰面朝天，跌在地上，人事不知，羊叫一般，哼將起來。孫同康先祇當老頭，發了羊角瘋，因聽先前，一餓就要犯病之言，覺着老頭孤身一人，病倒荒山，如若丟下走去，難免不飽虎狼之口。加以這一病倒，證實前言，可是適才打人，委實是因情急拚命，這一來反把怒火消去，祇沒個解救之法。正在進退兩難，打不起主意，一眼瞥見，老頭嘴裏不住的打呼嚕，把臉上蒙住的，衣服前襟沖了個起伏不停，猛想起來路嶺側樹下，所遇蒙面而臥的怪人，正與此人相像，當時祇當是個尋常行路的窮漢，還給他留了一點銀子。那知走不多遠，恍惚被人用腳，絆了一下，幾乎跌倒。憑自己的本領，休說平地，便多崎嶇難走的路，也無絆跌之理。後來想起奇怪，曾疑心是樹下怪人。有意所爲，無如走出已遠，登高查看，人已無蹤。適才匆促之間，沒有在意，此時想起前情，再一細着，不特身材衣着，如出一人，連那用衣蒙面，和仰臥的形勢，都與前人一樣，祇面貌不曾見過罷了。自己脚程本快，心急趕路，自更迅速，途中回望原路，此人並未趕來，再聽他說，曾往城內賺取了包子，方始走來，自己黎明渡河，一直加急飛馳，並無停歇。就是避敵耽延，也祇半個時辰，此老竟能往返城中，就算他不似自己避人繞越，也要經過兩路口，大

小郭村，飛雲堡，連山橋，小口，嶺頭等地，來去好幾百里，包子舖內，多少還有耽擱，除非會飛，那有如此快法。如說是假，那包子味道，明明與昨日所吃一樣，並且還未冷透。莫非此老，和穎水所遇，同是異人不成？再一細看，那病相明明是眞，實不見有什麼異人之處。又疑人是高人，祇牛這樣病，就此丟下一走，心實不安。反正同路，身子這等瘦小，便揹走了，也不吃力，就便還可試他一試。等尋到前面，有人家水泉之處，再作計較，想了想，把隨身小包軟鞭擊好，扶起老頭，向背上，先覺甚輕，還在暗幸，照此輕法，就尋不到人家，也可揹往五乳峯去求救。那知繞向洞外岡脊路上，走出沒有幾里來路，背上分兩，漸漸加重。先還當是行路力乏，未揹慣人所致，救人救澈，何況事由己起。就多爲難，也須揹了同行。那知又往前走了幾步，到一地較空曠的疎林以內，竟是越揹越重，通體汗流，連慢走都正艱難。心中奇怪，方想老頭莫非有詐，忽聽腦後哈哈怪笑，震耳欲聾，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回顧，原來老頭，本是呼嚕亂響，雜着一片羊叫，忽然怪笑了一聲，人却未醒，重又呼嚕亂喊起來。正想放下，試探真假，就便緩一緩氣，放時，覺着老頭，輕得簡直沒什麼分兩，不知揹在身上，怎麼會那等重法？記得前襟，已經代爲放下，不知怎的，又會蓋向頭上。孫同康心裏。不由越發驚奇，二次又把前襟掀起一看。仍是面如土色，牙關緊閉，雙目微瞪如死。試用細草，朝他的眼睛和鼻孔裏，拂探了兩下，連眼皮都未震一下，看來眞個已經犯病暈死，好生愁急；

想要重攆起來上路，那知老頭，先前身軟如棉，任人擺弄，等二次再攆，不特全身僵硬，臥在地上，和生了根一般，孫同康那大力氣，竟不能移動分毫，方覺有異，忽見老頭喉中，怪聲勿止，喘吁吁低聲說道：「該死的小鬼，我正犯病，快不要動我。一動，我活不成，還在其次，那些狗熊，也玩不成了，多麼可惜，我雖犯病，心裏明白，你方才如不動我，到時自會醒轉，你這一攆，白害我多受好些時罪。再走一段，我就死了。我口說不出，心乾着急，壓得變成一塊石碑，壓得你走不動，祇好放下。怎麼你又要攆？想謀害我老頭子麼？等我醒來不要你的命才怪。」孫同康心正煩亂，見老頭醒轉發話，甚是高興，也不想已經犯病，失去知覺，如何還能用千斤大力法壓人，聞言以為老頭氣忿頭上，打算安慰幾句，老頭忽又後悔道：「我罵你駝石碑還不要緊，怎把我醒來要你命的話，你說出來，一害怕逃走，這裏狗熊又多，無人守在旁邊，準定跑來，把我吃了，這不是自己找死嗎？這病又急不得，一着急，再犯比先前更厲害，不死幾條命不完這却怎好？」孫同康見他說時，雙目上翻，喉中呼喚亂響，又是先前犯病神氣，忙安慰道：「老先生放心，此事實怪我不好，你不回醒，我決不走如何？我雖不才，對付幾隻野獸，還堪自信決不會使你受傷的。」老頭強掙着冷笑道：「憑你那兩下毛手毛脚，要對付幾隻狗熊麼？那還早着呢？」說到末句，緊接一聲：「不好！」兩眼一翻，口中呼嚕亂響，人又犯病死去，孫同康見這情形兀自覺得奇怪，當下決心不問老頭醒後，是否

高人，也決不與計較。滿擬老頭已能發話，祇自逆他發急，心氣一平，少時不會復原。見狀惶急，剛喊了一句：「老先生，千萬不可氣急。」忽見老頭前襟，無風自起，重又搭向頭上，和先前一般神氣，心又一動，猛聽身側不遠，有人連聲喝道：「小狗在這裏了！」聲隨人到，日光之下，同時瞥見兩片寒光，帶着兩條人影，由斜刺裏樹林之中，飛縱過來。孫同康從小好武，至今猶是童身，軟硬功夫，均得名家傳授，耳目靈警，應變神速，知有強敵到來，聞聲首先縱開一旁，一手忙取下身帶軟鞭，一手問了問暗器，口中大喝且慢，一面注視來敵，見來者兩人，已自縱落面前，另外林中，還有一人跑來，祇一紫面身材較矮的，沒有見過，前面大漢正是渡頭所遇敵黨，分三面站向身前，各用兵刃，指着自己，其勢洶洶，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冷笑一聲，喝問道：「我與你們，無仇無怨，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不可乘人於危。我在中途，遇到一個剛才認識的老先生，現犯羊角風，病倒在地，休看你們人多，便憑本領，來定高下存亡；祇是這位病人，與我並無淵源，實是初遇，連姓名也不曉得，你們却不可傷天害理，無故乘人於危。還有你們來歷，不敢說出便罷，否則，說明再打，也還不遲。」內中一個，一臉橫肉，紫面刀瘢的怒喝道：「你不最自稱姓岳的小狗麼？不問你姓名真假，是什麼路，本來沒有仇怨，我家寨主，寬洪大量，就你不懂本地規矩，念在你是外鄉來的無知小輩，也不值和你計較，你偏多管閒事，有人在旁打招呼，你也不聽，反傷了我們的人，寨主見

你太已狂妄無知，無異上門欺人，這才出手。被擒之後，寨主見你會點毛手毛腳，是條漢子，好意收你爲徒，偏不知好歹，出口不遜，又將旁立弟兄，打傷了兩個，恰巧來了兩個朋友，便宜你多活些時。你單人逃走也罷，竟敢膽大包天，把寨主愛馬小白龍盜走，行時使出聲東擊西的鬼計，以爲可以逃脫。那知到處都有本寨弟兄，開頭雖然受騙，一會發覺，一聲令下，不消個把時辰，多遠也能傳到，插翅也難逃走。現在查知你，並不姓岳，連往洛陽訪友，都是假話。本應當時殺死，因寨主料你是個有心尋事的奸細，吩咐擒回，拷問明再殺，才容你再多活半日，你的真實姓名來歷，到時不愁你不說，暫時我也不問。你說我們倚仗人多，還要殺你同行病鬼，直是放屁。別人奉令行事，他們怎樣對付你，我不管，憑我金氏三熊，擒你這樣的小狗，還要人幫麼？」孫同康原因敵人勢盛，後面還有來的，恐連病人，一起傷害。又想那老頭會千斤大力法，就不如自己所料，本領也必不差，多俟上一回，如能挨到老頭病好回醒，豈不多一個好幫手？一聽自稱金氏三熊，想起好友齊良，曾說對頭手下金氏三熊，和一個使判官筆，又精地趟刀，名叫十八手追魂太歲姚旺的，最是厲害。難得他肯單打獨鬥，正好再拿話拖上一會，一面乘機把他引開，便不等話完交手，故意冷笑一聲，攔道：「我名孫同康，我師父湖南善化大俠羅新，實是你們那些無知爪牙，欺人太甚，因而生事，本無仇怨。你既肯單打獨鬥，不傷我這生病朋友，足見高明。你們要我回去，祇要打得過我，也非難事。不

過我知金氏三熊，最享名的一個，名叫神刀七煞，又叫紫飛熊，雖然極惡窮兇，心狠手黑，武功却是不弱，可是你麼？」孫同惠經人指教，一見紫面刀癡自稱金氏三熊，便知他是老二，故意如此說法。金氏弟兄中，祇老二性暴力猛，有人無我，弟兄間各不相下，兇橫已極，却喜奉承。這幾句話，正抓癢處，自覺威名遠振，又知羅家門下，不是好惹，如非寨主令嚴，要是自身的事，早借此收風，交朋友了，便答道：「你果然是條漢子；既這樣，我們也不難爲你，祇你必須隨我回去，寨主見你是羅家門下，也許交個朋友，不去却是不行。」孫同康口裏問答，暗中留意觀察，聽得老頭怪吼之聲更急，難以痰喘，病勢反到加重得多，其勢不能再宕下去，沒奈何，祇得笑答道：「恐怕沒那些容易罷？我那邊空曠處領教如何？」身隨人起，一縱三四丈高遠，往側面空地上斜飛出去，身還未落，似聽耳側，有人說道：「早該這樣，逗幾條狗熊，也費這多口舌。」心中一動，人已落地，旁立兩盜黨，見二人祇管問答，早已不耐，無奈二熊性暴剛愎非常，凡事專斷，不許過問，正是忍氣靜聽，忽見敵人驟起，疑心乘機欲逃，暴喝連聲，一同趕縱過去，剛把兵刀一揚，二熊也自縱到，大喝：「由我一人交手，素來說話，永無更改，如打不過，你們再上，省他說我以多爲勝。否則，休怪我嘴直傷人，誤了時限，都有我呢！」兩盜黨一名天狗星王德，一名雙刀小花榮吳開泰，未及答話，忽聽身後有人發話道：「不要臉的狗賊，打不過，便改車輪戰，還說不以多爲勝呢！」兩盜聞言，以

爲對方還有幫手在側，忙卽循聲回顧，日色漸斜，疎林晴日，天氣甚好。祇先見患羊角瘋的病人，仍臥地上，痰喘不已，此外空無一人，大家都聽得當真，知道此人，必選是個勁敵，金傑話已說出，不便爲此破險。料定孫同康未必是他對手，金傑真要勝，後面助手，也必趕到，然後合力上前，將人擒回，還可以堵上金傑的口，滅他氣焰，少出平日惡氣也好。便向左近搜索過去，一面打呼哨，招呼同黨，前來會合，孫同康和金傑，也動起手來。那金傑手便一柄寬刃厚背的鋼刀，甚是勇猛。孫同康看出他力猛刀沉，自己所用九節十三環軟鞭，雖得高明傳授，用百鍊精鋼，精心特製，把手內設有機簧，一旦使用起來，端的可剛可柔。鞭梢上更附有兩寸多粗，四寸多長，前鋒尖銳，專破外家氣功的棗核形鋼球，解數精奇，變化無方；平日未遇敵手，也頗以自負。無如曉夜奔馳，不曾停歇，恐鬥久了，不免力乏，敵黨又衆，昨日固然此鞭未帶身旁，又吃了人多的虧，畢竟內中有幾個，都是不經見的能手，金氏三熊，是成名人物，必有幾手煞着，與過人之處。卽使打敗，身後還有不少黨羽，上來佔勝，定被圍攻。反易吃虧。必須沉穩了氣，耗到老頭回醒。就不同仇敵愾，也可相機行事，或能耗出一點生路，不過對方人極驕狂兇橫，也須給他看點顏色，挫上一點銳氣。念頭一轉，故意賣個破綻，一個飛燕窮雲，往斜刺裏縱去。這一縱躍，差不多有兩三丈高遠。金傑久經大敵，成名多年，兩三照面一過，早看出對方，並非弱者。明知暫時難勝，祇爲素性剛暴，單打獨鬥。話

已說出口，無法改悔，心正急怒，忽見一刀斫去，敵人揮鞭一擋，好似氣力不濟，手臂已被震痠，手忙腳亂，慌不迭往側縱避神氣，不由高起興來，暗忖敵人雖然輕功甚好，縱躍輕靈，怎奈我金家獨門連珠蓋花，三十六手快刀，祇一使上，便一刀緊似一刀，潑風也似，手法神速狠辣，本給你逼住，所用軟鞭又長，急切間還不易全數施展，這一賣弄輕功，豈非給我機會。不問你這一退縱，是真是假，有無設計，都是自投羅網。如非頭子定要活口，休想活命！說時遲，那時快，雙方動作皆速，身隨念動，早追蹤趕將過去。武家對敵，應變瞬息，動作如電，緊湊非常。最忌門戶大開，受人以隙。這等縱法，休看居高臨下，一則縱得太高，上落耽延，二則身子懸空，無從着力，難於變化，敵人却在實地上面，或施暗器，或是覷準要害，伺隙而動，實有好些吃人虧處。不是情急脫身，冒險縱逃，輕易不用。金傑滿擬敵人，弄巧成拙，縱不舉手成擒，獨門刀法，一經使用，定必殺得對方，手忙腳亂，無法應付，終於受傷倒地。那知孫同康成心使他上當，故作情急防身，又似吃那一刀，將鞭盪開，無法收勢情景。就着那一鞭之勢，暗中運足力氣，隨手將鞭舞起，剛剛凌空下落，還未到地，金傑已自趕到，爲想生擒，易斫爲拍，一扁刀背，枯樹盤根，照准孫同康雙腿打去，因料對方，未必易與，假使一刀拍空，就勢變格，把三十六手連珠蓋花地躺快刀，施展開來。百忙中，看出對方落時，身形搖晃，好似少林派中，風颭花落的身法解數，心方一動，疑其有計，手中刀已發出

，準備應變換格，已自無及。就在這出手微瞬之間，猛瞥見一條黑影，急逾電掣，由上而下，橫掃過來；不等招架，鞭梢上棗核形的鋼球，已打向刀上。孫同康這條軟鞭，專門以輕禦重，尤其前面鋼球，對方兵刃如被打中，十九脫手磕飛。還算金傑，本領高強，見來勢萬分緊急，知道不妙，本來是想橫刀去擋，一面倒縱退避，總算便宜，身未受傷。可是這由上甩下，一鞭之力，不下千斤。金傑力猛，也吃不住，又不合緊了一緊手勁，祇聽噹的一聲，虎口震裂，半臂全都酸麻，手中的刀，也幾乎被人震飛。總算刀猶在手，同黨他去，不曾當中丟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慌不迭倒縱出去。百忙中立定一看，右手鮮血直流，疼痛非常。敵人在丈許遠近的大樹下立定，戟指笑道：「原來金氏三熊，不過如此。如非念你得名不易，我又不喜與人結怨，你早沒命了。我不逼你，祇管歇息，等手痛稍止，再行領教如何？」金傑見他立處不是下落之地，才知敵人，不特鞭法奇妙，本領高強，並還得有少林真傳，明見搖晃身形，由空下落，實則中藏無數變化。幸而未想殺他，祇朝腿腳打去；如施殺着上斫，更要上當，正自心驚，聞言不禁愧忿交集，怒火上攻，向孫同康大喝道：「小狗休狂，老子與你拚了。」說罷，強忍手痛，縱起身來，照頂一刀斫去，如二人論本領，原是不相上下。孫同康長路力乏，勢孤情虛，比較吃點虧，總算運氣不差，這個巧招，居然使上。金傑稍為輕敵，致將右手虎口震裂，雖然明知難於取勝，羞忿情急之下，仍想施展毒手，準備一刀斫下，就着敵人架

隔之勢，一面施展獨門刀法，一面發出特製七步追魂連珠飛弩，將敵人打倒，碎尸萬段，任憑寨主怪罪，先報一鞭之仇再說。孫同康上來佔了便宜，本心不想傷他，早看出對方，情急拚命的心意，竟不肯上套，知這一刀，虛實兼用。祇把雙目注定來勢，先不躲閃，眼看離頭部不過數寸，倏地單臂運足全力，將手中鞭柄倒轉，由橫裏往敵人刀背打去，噹的一聲，恰巧碰個正着。同時借勁使勁，身形一晃，人便由反手方縱出，到了敵人身後，兩下一個直勁，一個橫勁，金傑發刀時，見敵人橫鞭而立，以爲是欺他痛手，想用軟鞭硬架，正自暗罵：「無知小狗，我這獨劈華獄的刀法，曾下多年苦功，誰也不敢硬架。這一刀就不把你劈成兩半，這條打狗鞭，休想拿在手裏，手臂也非震傷不可。」於是不再打變招的主意，痛手一緊，反到加了力量，萬沒料敵人身法靈巧，竟敢使用這等險招，此時雙方勢子奇快，不容思索，手已震裂，負痛急斫，用力越猛，反應越大，又是一個冷不防的橫勁，刀雖仍未震脫，立被往左盪開，後身整個交與敵人，一隻右手，更是傷上加傷，痛極麻木，不能再有施爲。更須防到敵人施展辣手，慌不迭就勢刀交左手，朝左側面反身倒地，獅子翻身，連打兩滾，避逃出去，就地回看，孫同康並未追殺，戟指笑道：「你也和姚旺一樣，會地趟刀麼？你本領並不算差，祇吃了心粗氣暴的虧，以致我一着下好，步步佔先，我要殺你，兩次都沒命了，惶急則甚？」金傑本就急怒攻心，又一眼瞥見天狗星王德，雙刀小花榮吳開泰，站在相隔不遠，一株樹下，故

意作出一臉怒容，手握兵刃，躍躍欲試，目光却注定自己，意似等一開口認輸，立時一擁齊上，報仇殺敵情景，知道二人，本領較低，平日不和，又恨適才把話說瞞，表面同仇敵愾，實在幸災樂禍，心越愧忿，把牙一挫，也不答話，仍想拚命，改用左手，滾殺過去。忽聽老頭急喊道：「你這小鬼，真個可惡，該殺不殺，如今把我幾個送命的對頭，全耗來了。如在平時，這夥子窮兇極惡的狗強盜，我祇一伸手，便和捏臭虫一樣，全都捏死。偏犯了羊角瘋，祇會吐兩口痰，身子全不能動，你又打不過人多，被賊羔子宰了也好，要被擒去，受那賊頭非刑，死活都難，不是你害我的麼？」孫同康聞言一怔，方想你既回醒，再挨一會，等復原了，再說也好，怎在此時發話？三賊聽你罵人，又是對頭，如何能容？心念才動，猛瞥見王吳二賊，聞聲已自趕去。老頭仍是前襟蓋頭，一動未動，臥在原處。心中一急，不願迎敵金傑，仗着身法輕靈，口喝：「狗賊無恥！敢傷病人。」聲隨人起，飛縱過去，相隔較遠，眼看一賊手中刀，已先朝老頭斫下；方想萬難免死，忽見老頭前襟往起一揚，那賊條地仰面翻身，倒跌出去。旁一賊正是吳開泰，剛舉鐵棍，還未下落，孫同康人到鞭到，一鞭打去，將棍兜住，用力一抖，吳開泰吃不住這猛勁，連棍帶人，剛往側一歪，老頭又急喊道：「我非把這口痰吐出，沒法起來，不然着急，又要犯病。對頭來了這多，如何是好？」孫同康見老頭身形未動，強敵便自跌翻，早已心動留神，聞言不覺又微一怔神。吳開泰已乘機縱退出去。一面金傑，已

左手持刀趕來，方喝：「吳老弟暫退一旁，等我真個不行再說。」猛又聽嗖嗖連聲，由林內和右側土坡下，接連縱上七人。孫同康見內有三人，也是渡口所遇盜黨，又添了若許能手，方自心驚，待要迎禦，爲首一人，持一支上插羽毛的小箭，朝金傑晃了一晃道：「寨主久候無音，說那廝曾經會過，如何有這多人，還擒不到，連發兩次鴿令，並命我請了臨時羽令，主持會局。這不是平日爭鬥比併，寨主法嚴，何必意氣用事？」說罷，轉向孫同康道：「朋友知趣些，你多大本領，也寡不敵衆，當真還要我們動手麼？我家寨主，已用飛鴿傳書，又下轉牌羽令，限在黃昏前，把你請回，插翅也難飛上天去。如能好好和我們走，不誤黃昏期限，到時我們必有一分人心。」話未說完，忽聽地下老頭，又插口罵道：「不要臉的狗賊，他是我好朋友的徒弟，憑你也配請得他動？再說現離黃昏，還有老一會，你們準能活到那時候麼？」羣賊原因盜首法嚴令急，連倒地受傷的同黨，均未及照看，上來先向孫同康發話，本未留意到那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又是倒臥在地的老頭。一聽發話傷人，立時一陣大亂，齊聲暴喝，待要動手；畢竟爲首兩人，多歷場面，沉穩得多，一面止住衆人，正待上前查看，忽有三盜，同聲喝道：「這不是前半天一路和我們搗亂那老賊麼？怎在這裏，與小狗一齊，倒地裝死？老鬼可惡已極，二寨主千萬不可放過，以免留下大害。那爲首一人，是個中等身材，一雙鷄眼，隱射凶光，背插雙拐一刀，腰懸鏢弩之類的暗器，貌相陰鷲，甚是老練，這時已看出老頭身

前，倒着一個同黨，行家眼裏，一看形勢，便猜是吃了老頭的虧；匆匆趕去一摸，人已閉氣身死。急切間，並還不知解救之法。斷定此人，絕少生望，同時又見金傑，朝老頭一努嘴，聞言情知事有蹊蹺，枉自在江湖上，縱橫多年，眼前另放着一個大強敵，竟未看出，見衆人還在怒聲喝罵，有兩個已舉刀待斫。餘人把孫同康圍住，似防逃跑，便連忙縱身，便到了老頭面前，口喝：「且慢！」手揚處，那持刀正待下斫的兩同黨，立被擋退；因勢太猛。出於意外，又震出去好幾步，才行站穩。另一方面，孫同康瞥見盜黨行兇，雖早看出老頭是個異人，到底不知所犯的病真假，適才打傷一人，身仍臥地未起，似此身不能動，祇憑氣功禦敵，驟出不意，自可成功；第二次便吃敵人看破，不由正面下手，人不能動，不死必傷，不由也着了急，一揚手中鞭，大喝一聲，趕縱過去，見爲首的一個，已將同黨喝住，便自停手注視，靜以觀變。衆盜黨見他持鞭縱起，也紛紛趕首上前。爲首兩人，互看了一眼，大衆使個眼色，說道：「好朋友能否賞臉？雖還難說。但我料他，決不會走。你們這樣，到顯我們小氣了，大家暫且一旁歇息，待我二人，向這位老朋友請教幾句。」衆盜才知老頭必是高人，有心做作，惟恐倚仗人多，冒失上前，轉易吃人的虧。想單獨上前，給他叫破，盤詰來歷，看能將同黨救醒不能，再作相機應付。表面大方，令衆散開，實令暗中戒備，以防說翻動手時節，能勝固好，如不能勝，便各取暗器，四外夾攻，多厲害的強敵，也便難於湊手，聞言俱各會意，忍氣退

下。金傑還想將倒地同黨，捧向一旁，試行解救，吃那背插雙拐的一個，攔住說道：「金二弟，你今日行事，怎也糊塗起來，這能動麼？」金傑紅了臉退下。爲首二人，便走向前去，對着老頭說道：「老朋友尊姓大名？因何至此，與小弟兄們爲難，請起一謔如何？」老頭本已醒轉，謎縫着一雙細長小眼，躺在地上。二人連說兩遍，全未理睬；內中一個身材高大的紫面漢子，兩道濃眉，往上一斜，面帶怒容，朝老頭剛要發話，孫同康暗中留意，在側旁觀，瞥見那人右手中指上，戴着三個五角星形鐵環，業已旋向中指尖上，知這兩人，看出老頭身有絕技，又疑犯病是詐，意欲先禮後兵。及見對方不理，越知難惹，打算相機下手暗算，方想喝破，使老頭留心戒備，話未出口，老頭倏地把小眼一翻，已先向大漢發話道：「你們這一羣，不是狗熊，便是長蟲一類的東西，也配問我老人家的姓名來歷麼？本來不值我親自收拾你們，祇因我老朋友，有一個還未入門的記名徒弟，因昨晚打抱不平，又寡不敵衆，給你們賊頭捉去，後來有人助他盜馬逃走，被我遇見，幫了他一點小忙，走到此地；原想帶他去拜門的，誰知人到急時，祇顧救急，便做了沒品行的事；當我逗狗玩時，他見我放的酒和包子，誤以爲是追他的狗賊所留，竟自吃掉。我知他那未來師父，人最古板方正，最恨人品行不端，我想不帶他去投師吧！話早說了；帶去投師吧！又怕他日後，學了本事，背人爲惡，丟我的人。一着急，犯了老病，總算他品行不佳，心眼還好，將我搗到此地，我算計賊羔子要來，並且此人

心已試出多半，不願再罰他受活罪，停了下來。就便看看他，會什麼毛手毛腳，敢於一個人和一羣畜生賊羔子相打。加上我口痰堵住咽喉，暫時還無人承受，我不吐這口痰，也起不來，祇得躺在這裏，一半看熱鬧，一半等機會吐痰，好容易盼來了一個小賊羔子，拿刀斫我，偏又軟弱得和紙紮的一樣，我痰還沒顯得吐出，才一張口，他便跌倒，爬不起來。我看你長得這麼長大惡相，身大力不虧，想必承當得了，待我把這一口痰，奉送與你吧？」這爲首兩人，紫面大漢，名叫飛天小蜈蚣秦標，那背插雙拐一刀的，名叫賽李拐羅明，都是本領高強，行事陰毒，久經大敵的有名巨盜。秦標雖然性情較暴，畢竟見多識廣，一見對方神色從容，始終躺在地上，一動未動，知非易與；今日一個不巧，不特人擒不回，還要丟人折將。雖想冷不防伺隙暗算，並未輕舉妄動。聞言反而住口靜聽，中間兩次想要發作，俱被羅明暗中禁止，知道對方深淺難測，旁邊還有一同黨被其制倒，好些顧忌，祇得強捺怒火，靜聽下去，後來秦標，越聽越不像話，暗罵該死老狗，你雖像個會家，急切間，摸不準你來歷深淺，又因有一弟兄，不知被你用法點倒，我們投鼠忌器，想拿話僵你，把人解救回生，或是探明點穴路數，自行解救還原，再行動手，誰還怕你不成？就算你本領高強，休說還有羅二哥在場，軟硬功夫，全都到家，雙拐一刀，更是神出鬼沒，便我秦標，這一身功夫，和這專破內家勁氣的鐵星環，由南到北，縱橫了多少，年也未遇到過敵手，難道見不待你？正越想越有氣，忽見金傑，

暗打手式，知道傷人已然無救，不禁怒火中燒，再按捺不下，恰在老頭說話將完之時發難，大喝道：「老鬼忒也手黑可惡，與他素無仇怨，却用暗算，傷我們的弟兄，此仇不報，回去也無法交待。既不肯起，待我送他歸西便了！」秦標雖是兇暴，畢竟見過許多高人能手，有了經歷，口裏發話，一雙兇睛，始終照定老頭，防其暴起，施展殺手，一面伸手去拔兵刃，一面暗將手力運足，準備發那專破內功的五星連珠鐵環。老頭却始終縫着一雙小睛，望着秦羅二人，面帶不屑之容，因等秦標手中的刀已拔出，向老頭分心刺下，那老頭仍還未有動作。孫同康見那刺法，和那立處，便知內行，不是易與。老頭內功勁氣，已被識破，一個不巧，便要吃虧，這一刀看去未使什麼力，實則敵人想試深淺，虛實相生，與前賊恃力猛斫不同，並且另一手上的鐵環，也在蓄勢待發，必更厲害，心中一急，揚鞭一掃，就在這雙方動手，時機一瞬之間，猛瞥見老頭口張處，一團酒杯大小的白影，電也似疾噴將出來，當時祇閃得一閃，誰也不曾看清，祇聽叭滄連響，大小十餘點寒光，星飛四射中，又是噤的一聲巨震過處，秦標手中一柄吹毛過刃，明光耀影的鋼刀，前半截已成粉碎，人也仰面翻身栽倒。孫同康鞭梢過處，敵人刀已粉裂，祇帶起一片殘鐵，甩向天空，映着日光，隕星一般斜瀉下去，羣賊立時又是二陣大亂，搶向前去一看，秦標胸前一洞，血水激射，人已萬無生理，這一來，全都激怒，紛紛怒罵，一頭殺來，羅明最是狡計兇毒，先覺老頭，不可理喻，頭子和自己，都有

多年威望，照此說法，決無善法，因看不出對方深淺，早知秦標，定被激怒，口中仍不住攔勸，實則暗中準備，也是打着乘隙下手的主意。及見老頭，人未起身，祇張口噴出一小團白影，便將秦標打死，刀裂粉碎，這等驚人本領，從來未見，不禁大驚，身爲一行表率，勢已至此，說不上不算來，見衆盜黨，同仇敵愾，刀槍並舉，紛紛上前，明知非吃大虧不可，但又無法禁止，並還不能袖手，坐觀成敗，心中叫不迭的苦，無計可施，祇得把雙投取下，捫了捫腰間暗器，暗中加緊戒備，意欲相機而動，稍看出敵人一點破綻，立施殺手，祇把老鬼除去，剩下孫同康這個嫩娃，還怕擒他不了。起初以爲同來盜黨，俱是亡命之徒，內有幾個和秦標結盟兄弟，秦標一死，犯了衆怒，羣起拚命，又均不是弱者，人多勢衆，老鬼如是傳說中的劍俠一流人物，自是白送，否則這許多能手，再加上自己，其勢也非可輕侮。對方既已決心破臉，必起迎敵無疑。那知老頭，仍臥原地，毫未移動，祇口中急喊道：「賊羔子急了，我此時病未全好，不能起來。孫同康你這小鬼，還不過來，騎在我身上，和賊羔子打；既保了我，又保了你。如不聽話，我運了半天氣，好容易運出一口痰，打死了一個小賊頭；再叫我運氣，得多少時候？這許多狗賊，內中一個最厲害的滑賊，還在旁邊，等我的空子想下毒手。我要讓賊羔子殺死，你更活不成了。」孫同康自從羣賊一亂，早揮鞭搶向前去迎敵，將手中長鞭，使了個風雨不透。老頭躺處，地勢又好，身後兩三尺便是一片高約丈許的石筍斷椿，羣賊急

切間，攻不過來。孫同康也以爲老頭連傷二賊，真相已露，必要起立，冒言好生驚疑，暗忖此老行事難測，所說如假，怎從倒地起，並未見他動過？當此羣賊夾攻緊要關頭，何以還不起立應戰，所說如真，自己心裏的話，如何告人？豈非使敵壯膽，授人以隙？正自奇怪，忽聽老頭怒罵道：「沒出息的小鬼，叫你過來，將兩腳跨在我的身上再打，偏不肯聽，要我死麼？再不聽話，我不給你找師父了。」孫同康見他發怒，祇得口中應話，稍退兩步，姑且依言，將雙足分立老頭的身側，那一雙瘦小枯乾的腿腳，便由孫同康跨下穿出，顯露在前。孫同康覺出這麼一來不特多出好些破綻阻礙，自己也不能隨意移動。諸多吃力。但料老頭必有用意，仗着武功高強，長於以靜制動以少敵多，運全力迎禦，暫時還能應付。可是這等打法，時候久了，必吃大虧，卽或本人，還能勉強支持，稍一照顧不到，所保的人，也非傷不可，羅明本測不透老頭真假虛實，惟恐所說是詐，又有別的殺手，驟起發難，休說受傷，一個抵敵不住，半生英名，敗於一旦，因此不敢冒失。見此情形，正好藉以觀望風頭，便和衆人打了手式，一使眼色。羣賊本是激於一時血氣，有一發難，爲示義氣，誰也不肯落後，一半仍仗羅明在場之故。及見他始終遲疑不上，已然想起兩同黨，死得奇怪，羅明那麼更事最多，本領最高的領袖人物，尙且如此，除兩個冒失鬼外，全都把盛氣，餒了一些。緊跟着再見羅明，連使眼色，帶打手式，漸漸明白過來，知他心意，是因敵人勢孤力弱，奉命生擒，不能弄死，祇老頭扎

手，想叫衆人，先不急於求功，一面用車輪戰法，耗到對方力竭神疲，看老頭是否受逼發動，便知所說真假，如真臥地不能起立，氣功多好，也祇迎面傷人，不能行動。如虎落阱中，怎麼也有殺他之法。一面再由三兩個手法最准的，分三面各用暗器，去打老頭身上要穴，看其有無異樣，真要遇上飛仙劍俠一流異人，便即退逃，日後再打報仇主意，免得白送性命，於事無補。於是多半會意，羣賊剛往四外一分，老頭急喊道：「這事要糟，小鬼你不要祇顧頭不顧尾巴呀！沒見這夥小賊羔子，受了滑賊指點，想拿那些破銅爛鐵，暗害我老頭子麼？我生得矮小，祇把你那打狗鞭，舞長一點，就不怕了。」孫同康跨在老頭身上，立於當地，腳不能動，全仗手中長鞭，護人護己。偏生老頭全身臥在跨下，前後多出半截身子，稍一疏忽，不必敵人兵刃。自己的鞭，便要掃向老頭身上。本來應付吃力，累得身上冒汗，羣賊往外一散，當頭祇剩金傑和吳開泰，一個右手有傷，一個本領不濟，方覺來勢稍鬆，不料竟是詭計。自己或者無妨，敵人如專打下三路，向老頭四外夾攻，如何應付？正惶急間，猛一轉念：老頭那高本領，竟會犯病倒臥，還把短處明說出來，真要這樣，適才措他時，怎又會施千斤大力法來壓人？越想越覺有詐。無如生性誠厚，祇管看出老頭故意做作，總恐萬一是真犯病，空自發急受累，依然盡力抵禦，不敢稍懈，正想不出用何方法，使其自顯身手，老頭又急叫道：「小鬼，你敢疑心我，想不管麼？祇敢離開一步，不要你小命才怪！叫你把打狗鞭，舞得長些，賊

羔子那些碎釘爛鐵片，打不了人，偏不聽話，真想挨上兩下麼？」說時，旁立三賊，已看準下手之處，將慣用的珠連鏢弩，發將出來。孫同康鞭法，得有真傳，仗着耳目靈警，手法神速，一路盤花蓋頂，架隔遮攔，把一條長鞭，上下翻飛，舞成一片光影，看去雖覺功力精純，無如身立當地，不能縱躍閃避，老頭又臥在兩腿之下，礙手礙腳，大敵當前，身側兩旁，又來了暗算，人不上前，祇用鏢弩，望空亂打，雖照老頭的話，施展師門狂風掃雪的解數，將手中長鞭，盤身飛舞，心裏叫不迭的苦，正打算這等情勢，時候久了，老頭如再不爲羣賊暗器所傷，可知裝病無疑，萬一受着傷害，率性縱身出去憑着自己能耐，和羣賊拚命，把原定良友所勸，暫不把仇結深，能避則避的念頭打消，殺得一個是一個。到底報了點仇，出了一口烏氣，比平白累死，總要强些。心念才動，老頭罵道：「小鬼，你又想丟我走麼？」忽又嚷道：「賊羔子要想打我，怎麼拿破銅爛鐵，往小鬼長鞭上碰呀？他鞭梢上那個玩意結實，一撞就碎，再不趁我病還未好，將我打死，少時你們那些破釘子爛鐵片全都粉碎，沒法害人，我老人家再一病好起來，你們都沒命了！」說時，羣賊鏢弩飛刀之類，早如雨點雪片一般飛來。孫同康聞得耳際勁風颼颼，越來越急，情知不妙，一面暗運內家勁功，以防打中，一面護着身上兩處要穴，也無暇分心回看，祇把長鞭飛舞，滿擬敵人以靜制動，看準下手，又多精於連珠手法，怎麼已窮於應付，誰知事情真怪，有時照那勁風來處一鞭擦去，固然鞭到鏢飛，敵人暗器

，立被搗退，這還可以說是帥門隔山打牛，聞聲禦敵的心法，裨自己學了點來，湊巧用上，無如這等極高的內家功夫，連師父也未學全，似此身後來的幾下夾攻，連珠打法，如何能行？可是有時一鞭朝後盤舞過去，明知無甚大用，猛覺鞭梢上，好似被人一扯。或是被什麼東西盪了一下，就這微一掣動之間，必聽叮噹之聲，立有打箭鏢弩之類，隨聲飛起，映着晴日，寒光閃閃，激射出去老遠，分明被鞭磕飛無疑，爲數甚多，四下橫飛，勢甚急驟。老頭仍在臥地笑罵，一件也未被打中，便對面抵擋，也無如此準法。何況身後，最奇是前面還有兩個強敵，雖因盜首之命，未下毒手殺招，祇想軟困生擒，但那來勢，也甚猛急；稍爲疏忽，便給打翻擒去。而每次向鞭禦敵時，不論二賊，用什麼手法，那怕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同時來攻，也必恰好擋開，其間時機不容一瞬，那等巧法，往往出於意外，彷彿鞭有靈性，成了活物，一到危急，無須主人指揮，便以己力應付情景。這一面，羣賊也發了毛，頭一個羅明，先見孫同康武功甚好，偏居敗着，無故聽了老頭幾句風話，跨人獨立而戰，祇管示意羣賊，如何下手，心實疑怪，覺着此人，就算爲友情切，也不致於如此老實。及至打了一陣，覺出老頭，真病難起，分出人來，各施暗器夾攻。滿擬老頭，任是多好內功，身上穴道，總有練不到處，這些暗器，一件厲害，有的見血，不滿周時必死，又都連珠手法，百發百中，敵人一個無異廢物，一個力難兼顧，怎麼也有幾分指望。老鬼一除，大功立成。羣賊無他心細慮遠，更是必勝。

之想，那知暗器發出，明明看準，必要打中，偏巧一鞭舞來，掃個正着。不特沒打着人，反給這一掃之勢，激盪出去，撞向同黨所發暗器上去。或是刀箭相碰，或鏢弩互擊，兩下一齊撞飛，斜射出去老遠，墜於地上。先還當無心巧值，便把手法加急，連珠也似，大片發出。不料任勢多急，還無用處。那條長鞭，竟似一條具有靈性的活蛇，分明鞭空已撩，不是左右上下，條地折轉，便是猛然掉頭拐灣，用那鞭梢上的鐵球，朝暗器打來。而且每一打中，別人所發刀箭鏢弩，也必被自己的暗器撞飛；暗器發得越快越多，互撞越密越盛。有時敵人爲要應付前面同黨，鞭已甩向前去，自己人的暗器，還自互相激撞不休，直似同黨互鬥暗器爲戲，偏又無此奇準，機勢本極迅速，晃眼之間，敵人鞭又舞到，長鞭掃處，一齊亂飛，往往十幾溜寒光，做一窩蜂激射空中，斜飛出去，耀日生輝，散落如雪，好看已極。呆得一呆，敵人鞭早掣回；等重施暗器再打，長鞭又到，仍是原樣，祇聽一片叮叮噹噹之聲，串珠相接，刀光弩影，四處橫飛，人却一下也未打中。這類暗器，每人不過帶上兩三種，一套連珠刀鏢，至多不過十二件，像飛籃弩之類，細巧易帶的，至多也祇三十支，如何經得這等打法，這一夥賊黨，上來時十分盛氣，祇顧傷敵，儘量施爲；件數多的，還不覺得，內有一個名叫掌上飛蝗陳俊，祇有七隻小梭標，十二枝連珠用手飛箭，性又急暴，當先動手，不多一會全數發完，一則手中空空，二則所有暗器，均是特煉精鋼，輕靈小巧，無堅不摧，非常趁手，雖然當地全

是自己人，終恐遺失。又以同黨暗器，無一件不是精功特製，也將用完，想乘空代拾了來，再試夾攻一回，不信就會傷這老鬼不了。念頭一轉，立往羣賊暗器擊落之處尋來，先尋到自己的一看，已然全毀，不是鋒頭撞折，便是齊腰斬斷，不禁大驚。再尋到別人的一看，也是如此，無一件能夠再用，這才知道厲害，偏又毛包情急，用黑話急叫起來。羅明早已看出事情奇怪，意中之事，還不怎樣，羣賊一聽，全發了毛，暗器恰也發完，其勢又不能罷休。剛呆得一呆，老頭忽又叫道：「小鬼，我快好了！你不必再騎着我，上去和他們打吧，都有我呢。」孫同康已然大悟，知無差錯，心胆一壯，氣力自增，手中長鞭，龍蛇也似，舞起一道鞭花，縱身一躍，便往右側空地上，斜縱出三丈高遠，口中大喝道：「無知狗盜，我本不想殺傷你們，偏要苦纏，現奉師父之命，為民除害，一個也休想逃走！」說時，耳聽老人道：「小鬼得了便宜賣乖，現成師父不去找，却想做我徒弟，你知道我是誰麼？」孫同康原因看出老頭是個異人，弄巧還許劍俠一流人物，照那行逕分明有心暗助。自己終年在外，尋師訪友，這等一世難逢的機會，豈可失之交臂，故藉喝罵羣賊，發話試探，聞言心方一動，羣賊本沒料他突然縱起，又為老頭所懾，進退兩難，沒法落場之際，由不得紛紛喝罵，追撲過去，竟不約而同把老頭拋下。這期間，祇苦了一個羅明，料定今日之事，凶多吉少，休看孫同康一人勢單，老頭必加暗助無疑，無如盜首法令如山，無論親疎，不容違背，同黨已然死了兩個，再不把仇人

擒回，就算自己是他久共患難的得力死黨，處罰從寬，衆目之下，也是難堪。想了又想，且不隨衆上前，先倍着一臉苦笑，覘向老頭身側，躬手說道：「老前輩，愚兄弟有眼不識泰山，適才多有冒犯，望之恕過不知之罪。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敝寨主法令素嚴，現已過了時限，孫朋友沒請回去，反又死了兩人，我們全有妻兒老小，實在沒法交代。我知前輩是位奇人，對於敝寨主，和一般弟兄，決不放在心下，既然本領高強，有意光顧，何妨連孫朋友同往敝寨一叙，率性使全寨弟兄，見識見識，我們祇要全拜下風，從此全數洗手，決不再往江湖走動，你看如何？」老頭斜睨了一眼，罵道：「你這滑賊，暗算人不成，又想鬧鬼激將麼？你賊窩子，想請我老人家光降，也配？再說我從沒受人欺侮過，適才那幾個賊羔子，欺我犯病，拿些破銅爛鐵，朝我亂用，我這人是賤骨頭，真能打中我兩下，我看他有點本領，也許還可商量。他偏沒準頭，祇管在我面前亂晃。小鬼鞭再會拐灣，全給打落，一下未中，分明拿我當小孩子逗弄着玩，我這口氣就生大啦！自己還要養一會神，懶得起來，難得小鬼聽話，才叫他出去，把賊羔子們宰掉拉倒，省我看了惡心，留着現世。我知你那狗的心思，以爲賊窩子裏，埋伏了好些玩意，今早又來了兩個會使障眼法的禿賊，賊羔子又多，祇把我們騙去，便可報仇，又有交代，你此時在作夢呢。我日前由青城山，回轉少室，聞說賊頭，近十年來，無惡不作，本要除他，爲有一事，遲了兩天。昨夜白矮子知道了，埋怨我怎不早辦；你們多活一天，

便多害好些人，說完分手，他比我勤快，此時大約已尋了去，定非給他宰完不可。你
那條狗熊，祇不自己尋死，許還能苟活些時，下餘賊羔子，一個也跑不掉。小鬼的鞭，
祇一撈灣准死，不信你看，那鞭不又撈灣了麼？」這時孫同康，和羣賊打得正急。羅明
自光到處，已有兩人，打倒在地，內中一個，名叫雙頭獅子尤彬的，恰是生死之交，亂
子越大，再不上前，太不像話。事已至此，即便老頭真是劍俠一流，也須與之拚個死活
，何況寨中，今早恰有高人到來，身旁現有信火旗花。正好求救，丟人也說不得了。

第二回

嵩嶽門羣凶劍氣縱橫寒敵膽
滄江逢絕艷眉痕縹緲見仙山

於是大喝道：「小輩休得猖狂，衆弟兄暫且退下，待我獨自會他。」話還未了，祇聽老頭喊道：「又拐彎了！」敵人長鞭揮處，又有一人倒地，雖知敵人以一敵衆，同黨又均好手，不應如此，萬分急怒之下，把心一橫，未暇尋思，匆匆取出求救信號，照准山石地上一擲，立有一道五色煙火，沖霄而起，到了空中，爆散開來，化爲一股濃煙，一蓬火星重又向上激射，日光底下，火星尙不顯亮，一閃即滅，那煙却是又濃又黑，祇管裊蕩空中，半晌才被吹散，信號一發，羅明早一擺雙拐，飛身縱去，就這瞬息之間，戰場上祇剩了三人。原來孫同康，雖恃老頭壯胆，自身本領，也還不弱，無如對方俱是綠林中的能手，又因連受傷亡侮弄，個個情急，怒火上攻，拚受違令之罰，想把對頭，亂刃分尸，已不再打生擒主意。顧忌一去，來勢比前要猛得多。孫同康上手才知厲害，也把全身本領，施展出來，祇管鞭法神妙，仍是衆寡不敵，一會便被羣賊看出破綻，內中一賊，便是尤彬，最是狡猾，上來故示鬆懈，一有空隙，便下殺手，舉棍亂攻。孫同康知道這種打法，萬不能使賊近身，仗着手中鞭長，能剛能柔，身法輕靈，運用如意，還能應付。於是竄高縱矮，擋後返前，一路架隔遮攔，舞出全身鞭影，勉強應付一時，

方想異人並不起身相助，如何才能取勝。手法略鬆，瞥見一賊，手持鐵棍點到，因早看出此賊守伺在側，棍法厲害，同時前後左右，還有敵人圍攻，剛用一個金龍鬧海，暗藏飛燕翔空的解數，擋避過去，又被一棍點到，知他欺負自己用的是軟兵器，特意用棍來點，內中必還虛實並用，藏有殺手，不敢怠慢，忙就勢一緊手中鞭，長蛇出洞，化爲怪蟒翻身，意欲略擋來勢，就便用鞭梢鐵球，將棍擊落，那知尤彬却刁狡異常，故意借這一棍，去分孫同康的心，自己並不真上，却使同黨乘虛而入，伺隙下手。他這裏棍頭才撤，側面兩賊，和身後二熊金標的刀棍，也同時襲來，吳開泰也自趕到，一橫鐵棍，往下掃來，成了五下夾攻之勢。孫同康先就嘗過這種味道，當時形勢險極，幸得招架過去，縱向一旁，不料敵人，見他縱躍如飛，急切間打他不到，早已想好地勢，比先一次厲害得多。雙方動作極快，時機瞬息，不容一髮。孫同康一鞭掃空，忽見刀光晃眼，腦後身側。一齊風生，知道上當，仗着武功精純，機智絕倫，人又矮小輕靈，見勢不佳，並不回身招架，身形微側，往下一矮，雙足頓地，再往起一拳。同時手中長鞭一緊，顫巍巍抖起半丈方圓鞭花，身也平斜伸長連人帶鞭，活似一條搶上水的大海蝦，直朝前面尤彬衝去，這一來，羣賊全都打空。內中吳開泰，本領稍差，身法却快，一棍沒有掃中敵人下三路，雙腳一點，首先持棍追縱過去，正趕尤彬見詭計未用上，敵人反朝自己衝來，知道那鞭厲害。如被絞住，手中棍非脫手不可，百忙中往側一閃，避開來勢，再反手

一棍打去，孫同康也早已知道他必有此着，凌空一翻，身早蜷回，靈猿獻果，回鞭一擦，剛剛擋過。吳開泰和一個名叫張三倚子的，也各持刀棍，相繼殺到，忙橫鞭一擋，本意先將敵人的棍磕開，就勢擋刀還攻，這一鞭足用了八九成力。吳開泰由後發棍，想佔便宜，沒料敵人回身這快，兩方勢均急驟，鞭沉力猛，怎吃得住？右臂先被震凌，緊跟着鞭稍鐵球，毒蛇反噬，倒捲上來，噹的一聲，手中棍立被抖落，虎口崩裂，鮮血直流，身子也被震退出好幾步，隨聽鏘鏘連響，刀棍橫飛中，叭的一聲重響，張三倚撒手丟刀，翻身栽倒。原來尤彬，隨時都想取巧，一棍被人擋開，跟着同黨夾攻而來，敵人橫鞭招架，又有破綻，自然不肯放鬆，忙又用棍，朝孫同康腰間點去，準備如點不中，立卽變招，猛下殺手。偏巧吳開泰的鐵棍，給孫同康長鞭一架，再給鞭稍鐵球，兜住一抖，由上起改爲下落，唵手斜飛下落，兩棍正好撞上，勢子極猛，勁頭一直一橫，恰又撞向棍的前頭，如何能當？立被盪出老遠，幾乎脫手，方自一穩身形；孫同康雖將敵人鐵棍打落，鞭稍一抖，未免稍爲延遲了些，張三倚子又是一個粗勇悍賊，手中厚背寬刃的大板刀，早朝孫同康左肩，斜斫下來。武家以一敵衆，固仗手巧心靈，目銳身輕，最重要還是氣定神閒，以動中之靜，來禦羣動，把心身手眼，連成一體，祇管跳躍縱橫，矯捷如飛，但是時時刻刻，都要守定中心，絲毫不慌不亂，務使精氣目光好籠蓋全場，發手出去，嚴絲合縫，恰到好處，給他各個擊破，沾着便倒。對方人多，反更吃虧，才是

萬手，古稱萬人之敵，祇是一接卽斃，不使近身。對方前鋒一挫，後隊胆寒，聲威所震，自然瓦解罷了。飛仙劍俠，又當別論。如其真個以一敵萬，休說打，擠也被人擠死。就是不眠不休，挨個斫去，也須斫上十天半月。才能斫光，人也累死，所以不怕人多，最忌急躁。對方再有勁敵好手，一着稍鬆，立被乘隙侵入，步步全錯，非遭慘敗不可，孫同康先前頗能守着師門中靜兩字口訣，無如對手太強，仇恨又深，連經兩次圍攻奇險之後，所指望的大幫手，又未發動，祇知這等局面，必須速戰速決，先打倒兩個，使其氣餒勢衰，才有勝望。否則時候一久，累也累死。又老想縱遠一些，佔住上首方，將獨門騰蛇七十八式鞭法，全數施展開來，把敵人一齊逼向鞭影圈外，先不令其近身，乘隙再施殺着取勝。那知羣賊，久經大敵，武藝高強，見他手中鞭，龍蛇也似，有無窮變化，早已留心，並不似尋常對敵，刀槍並舉，一擁齊上，時分時合，聚散無常。非有便宜，決不圍攻。甚或跳出圈外，旁觀不動，一有破綻，立卽潑風也似，前後左右，一齊殺來，每人均有極厲害的殺手，更有兩個輕功好的，目光專注，不論縱多高遠，老是如影附形，跟蹤追到，連口氣都無法緩，如何施展，情急求勝之下，用力過猛，心氣便浮了些。敵人鐵棍，雖被打落，但是長鞭下垂，鞭頭也自着地，急切間不由現出絕大破綻，幸而尤彬一殺手棍，吃吳開泰落棍撞開，另兩敵人，趕來稍後，未及下手，好些湊巧。否則這一刀雖被擋開，手法一懈，尤彬那一棍，先被點中，同時後來二賊，也自殺到，

乘隙齊下殺手，安有幸理？總算運氣，瞥見敵人雙棍同飛中，忽有一片寒光，挾着一股勁風斫到，另外二賊，也自右方殺來。吳尤二賊，尙在身後，必要乘虛而入，暗道不好，急中生智，並未向右閃躲，忙一緊手中鞭，就着鞭頭着地一振之勢，反手橫撩上去；同時身子一矮，反往左側敵人右手方竄去，初意左右前後皆敵，羣賊中此賊較劣，左方攻勢，似強實弱，祇擋開這一刀，便可稍緩敵勢，略佔地步，不致手忙腳亂，窮於應付。明知對方力猛刀沉，此着絕險，作說被他斫中，人成兩片，就因鞭是鐵線蛇筋所製，決不會斷。力氣稍弱，一個擋他不開，吃他連鞭硬壓下來，也是不死必傷，萬無生望。無奈危機四伏，除了死中求活，更無善策，時機迅速，不容一瞬，心動手發，也無暇熟計，事後心寒，已過去了，本是實逼處此，那知長鞭起處，祇聽答的一聲，刀鞭相撞，方覺力大非常，猛聽「拐灣」兩字，聲纔入耳，鞭頭一彎，蝎尾也似，飛起半截鞭影。順敵人刀背，反搭上去。一心避敵，能逃毒手，已是幸事，敵人力大，并未想到去他兵刃，此舉大出意外，現成便宜，如何不貪！百忙中用力去抖，鞭上鐵球已先擊中張三倚子頭上，當時一聲急吼，腦漿迸裂，仆地跌倒。這一抖又恰是時候，對方人死手鬆，用力太猛，一柄寒光凜凜的板刀，立即隨鞭而起，電也似激射出去，無巧不巧，金標同另一賊金源長，恰巧各持兵刃，雙雙殺來，萬沒料到變出非常，一眼瞥見刀光耀眼，迎頭飛到，想躲已自無及，金源長首當其衝，不及招架，祇急吼得一個噁字，便給那刀由左

肩頰間，斜穿進去，一直透向胸右，斫進了一尺來深，當時鮮血狂噴，仰身翻倒，鏗的一聲，刀頭由右肋骨穿出，給在地一擋，方始止住餘勢。金標人高，正在左近，灑了滿頭滿身的鮮血，不禁大驚，人也往斜刺裏縱開。孫同康無意之中，連傷二賊，一賊鐵棍，又被打落，精神勇氣，重又大增，雙方都是捷如猿猴，急同雷電，盜黨死了兩人，越發仇重情急，也祇一晃眼間，第一個尤彬，舉棍先自打倒，孫同康剛橫鞭一架，金標順手用衣袖，略拭血跡，左手持刀，怒吼殺來，吳開泰也乘機搶了鐵棍，跟蹤齊上，聲勢仍是猛惡，尤彬在羣賊中，比較年長，地位也高，見幾番使巧未成，反傷了兩個同黨，連急帶氣，便把全付本領，施展出來。孫同康以爲五賊去了二賊，總要好些，那知來勢並不稍懈，尤其老賊難鬥，一根鐵棍，招式靈巧，又陰又狠，先前幾乎吃了氣浮的虧，便把心氣放平，沉着應戰，也把全力，施展出來。知道急切間，難於取勝，想把內中手法較軟的吳開泰，先行去掉，偏生尤金兩個勁敵，手中刀棍，狂風暴雨一般，對方又吃了一回虧，處處留心，不易得到他的破綻；正打不起主意；金標報仇求勝心切，見敵人鞭法，已然使開，老攻不進，平日心高逞強，想起適才會和敵人約定，單打獨鬥，結局變成五打一，不特未勝，反被對方，連傷弟兄，休說被他脫手，祇不親手將此人殺死，以後便做人不來，被他打敗，更不必說，反正你死我活，非拚命不可。這等打法，幾時是了。老羅又怕極那老病鬼，既不動手，又不過來相助，看神氣殺這小賊，還許有望。

那老病鬼，明是難惹，不趁此時報仇一走，再挨下去，老病鬼再一起身。出手更是凶多吉少。自恃一身硬功，又兼天生大力，竟把心一橫，大喝：「小賊休狂，老子與你拚命了。」聲到人到，目光注定鞭稍鐵球，不令打中，一面暗運氣功，豁出肩背雙腿等處，挨上一鞭，飛縱上前，揚刀便斫，那尤彬手快眼快，見他情急拚命，反正攔止不住，既不願失此下手機會，又恐他上來，便挨一下重的，忙把長棍一斜，覷準敵人鞭稍鐵球點去，心想敵人鞭一點開，金標刀法甚好，必可成功無疑，那知惡貫滿盈，孫同康沒料到對方不怕死傷，以命相拚，恰巧尤吳二賊，左右夾攻，剛剛擋開，事出意外，竟被攻進圈來，暗罵這等打法，豈非找死。忙用長鞭往外一擋，本擬將刀架過，就勢將他打倒，百忙中瞥見尤彬鐵棍，驚蛇出洞，突向鞭頭點到，勢子又急又猛，知道不好，收勢已自無及。金標的刀，也迎面斫來三下裏全是一個猛勁，心中一急率性單臂運力，仍就橫鞭飛去。心想此鞭，刀斫不斷，軟硬由心，就算被老賊點中鞭頭，仍可用後半截鞭身，擋這一刀，不致被他斫中。這一鞭足用了八九成力，金標又知對方勁敵，雖想衝進圈去拚命，終防鞭稍鐵球厲害，心有顧忌，一面用刀猛斫，一面仍在準備改式變招，一見敵人橫鞭架到，力沉勢猛，以前吃過虧，手傷未愈，惟恐鐵球反捲上來，又蹈前轍，匆促之間，沒看出尤彬取巧暗助，忙把刀一撤，避開長鞭，本想攔腰斫去，一眼瞥見鞭頭，吃尤彬用力一點，向上甩起，敵人門戶全開，心中大喜，大喝一聲，改上爲下，照准敵人

胸擲去。孫同康不料金標刀法這樣好，那猛來勢，竟被撤退，鞭頭已被鐵棍點中，向上盪起。另一面吳開泰的棍，又往下三路掃來。三方受敵，如換稍差一點的人，也非敗不可。尚幸身手輕靈，得過真傳，長於敗中取勝，一見刀撤棍到，長戶大開，知道不好，更不容下手，雙足一點勁，立即縱身飛起兩丈多高，因是急中生智，猛然高起，來往遠縱，下落仍在原處。敵人圍攻更急，不特沒有收鞭，反就那一蹤之勢，就空中用起一個大鞭花，驚虹也似朝地面上掃去，人也隨同飛落。說時遲，那時快，長鞭到處，第一個遇見吳開泰，覺着先向當衆吃虧，想撈回一點面子，難得遇到機會，意欲等鞭掃過，金標也是一樣心思，乘隙進擊，誰知孫同康練就險招，看去迅急，實是虛勢。長鞭剛用成大半圓，自地掃過，瞥見二賊，刀棍齊施，迎面殺來，右臂早就蓄力相待，身形一閃，右手緊握鞭柄，猛然使勁一抖，長鞭立似毒蛇掉首一般，猛然掣轉，恰好壓向二賊刀棍之上。雙方勢子都急。金吳二賊，俱知厲害，不願傷人，雙雙奮力一架，金標刀背，正擋向鞭梢一帶，力猛刀沉，鏗的一聲，前半截鞭，便被連球反振向上，尤彬立即乘隙進身；攔腰一棍打到。孫同康見金標恰巧擋向鞭梢，將鞭激起。尤彬又刁狡異常，知這一棍，好些變化。正待縱身閃避，耳邊又聽遙喊拐灣，一聲急吼，老賊人已倒地，原來尤彬一生，陰毒險詐，因知敵人鞭法神奇，這次雖是直起直落，大現破綻，斷定金吳二賊，必要乘隙進攻，打着一發必中的主意，先不動手，等到雙方兵刃，架隔忙亂，敵人匆

追中，萬難還手之際，然後突然發難，向前猛擊。滿擬一棍成功，誰知人未打成，死星照命，孫同康長鞭，橫落橫起，尤彬早已閃開正面，按說萬無打中之理，不知怎的，鞭梢竟會自行折轉，朝尤彬左太陽穴打來，容到聞得腦後風生，已自無及，一聲急吼，打個正着，翻身栽倒，死於就地。金吳二賊，搶救不及，祇得咬牙切齒，殺上前去，那旁羅明，也自情急，捨了老頭，縱身追來，方在急喊，待我會他。吳開泰見同黨中，三個好手，全數死在鞭下，心胆已寒，微一疎神，給孫同康一鞭打中後背，口中狂噴鮮血，死於非命。羅明見狀，越發情急，心想老鬼也許不會出手，傷人太多，下手須急，就老鬼不肯受騙，好歹先把這小狗殺死，回去才可稍爲交待。一面喝住金標，把手中雙拐一橫，指着孫同康，大喝道：「且慢動手，聽我一言：今日我弟兄，傷了好幾個，休說先那兩個我在那旁看見，便這麼四位弟兄，也死得奇怪，你們如會什麼邪法，趁早說出，我羅明和這位金二弟，在江湖上，也成名多年，情願甘拜下風，後會有期，再來尋你。如其不然，也請言明，我再因這雙拐一刀，各憑真實本領，奉陪幾個回合，我向來爽脆，不似別人死纏，一向單打獨鬥，祇有一招照顧不到，便自知學藝不精，當時認輸一走，日後學好本領，再行請教，以免耽誤彼此時光。還有你那位老朋友，脾氣古怪，問他什麼話都不肯說，一味支吾，却用暗算傷人，未免有失英雄本色。我看你少年英俊，人還爽直，那老頭叫什麼名字，是那路上朋友，可能明說出來麼？」孫同康早看出羅明，

羣賊之首，是個勁敵，聽他獨自發話，打了半日，樂得借此緩氣，聽完正要回答，忽聽唳唳之聲，十分勁急，遙見日光底下有兩點白影，飛星過渡一般，由適才羣賊來路，一面橫空斜射而來，飛得又高又急，晃眼便離頭上不遠，乃是兩隻極神駿的鴿子。二賊面上，立現驚異之色，同聲撮口，一聲呼哨，二鴿飛勢忒急，本已飛過，聞聲倏地折轉，銀羽盤空，略一迴旋，一隻仍就往嵩山一面飛去，一隻凌空飛墮，落向羅明掌上。金標似防孫同康，驟然動手，一面搶前，持刀戒備，口中喝道：「你且稍待一會，我羅二哥還有話說。」隨聽老頭喝道：「狗賊放心，我早說白矮子，比我性急，不容你們在眼皮底下逞強爲惡，現在賊窩子已然瓦解，賊頭和妖道妖僧，惡貫滿盈，全都數盡，你兩個蠢賊，還能勉強活上兩年，小鬼不似你們陰刁，決不乘人於危，各自夾了尾巴快滾，如不服氣，祇管約了人到嵩山少室尋我，或少林寺，問你們認識兩個小和尚，打聽明了再去也行，心慌作什麼？我們也快走了。」老頭出口滑稽，瘋瘋顛顛，這類話孫同康已然聽慣，少年心性，見那鴿子朱目金瞳，健羽如霜，啓盼神駿，却是異種，以前原曾養過不少，但都不及對方所有，祇顧注目細看，聞言並未留意。那鴿子口中，啣着兩寸長，一根帶有羽毛的竹籤，雙脚各綁着一根帶簧的小竹筴，飛時發聲，便是此物，羅明取下一根竹籤，略看了看，立時面容大變，隨由懷中取出兩九豆大般的紫丸與鴿子吃了，另外取一根竹籤，令鴿子含向口中，將手一揚，鴿便冲霄而起，往回路飛去，然後強斂滿面悲

憤之容，說道：「孫朋友，我知你本不願打，但你此時，佔足上風，不能由我，姓羅的今日雖因有事料理，但我生平，從未纒過眉頭，適已說過，你如有興，仍由我和你二人，單打獨鬥，奉陪幾招。否則，今日之事，也不算了，暫且告辭，後會有期，你看如何？」說時，金標瞥見那個地上的怪老頭，忽然不知去向。初意此人，是個神鬼莫測的勁敵，這一病愈起身，自己這面，決無幸理。及至留神，四面查看，老頭已走出兩三里路，正在朝前飛跑，大有獨自溜走神氣，不禁又生希人冀，便用黑話，告知羅明，老頭已走，羅明知他心意，仍想爲死人報仇，暗罵夯蛋，也不理他，見孫同康正要開口答話，忙搶說道：「我不知你和那老朋友，是何淵源？也請見示一二。」孫同康不懂對方獨鬥黑話，背向老頭臥處，也不知人已走去，使笑答道：「本是你們持強欺人，苦苦尋仇。我也有事，誰願和你們動手？暫時承讓，彼此方便。那位老前輩，實是初遇，不知名姓。」羅明道：「我看孫朋友，人甚光明，不過武藝雖好，我未動手，暫且不論。方才衆弟兄向你夾攻，你卻未必能夠應付，居然連傷我們三人，以我觀查，必是你那朋友暗助無疑。少年人難得有此奇遇，不可放過。今日之事，使我羅明灰心，也許從此洗手。但我早晚總須尋你，領教一次。既然承讓，休看你那朋友已去，我們也決不反覆，各自請罷。」孫同康一心想等事完，問過老頭姓名來歷，拜師求教，聞言側顧老頭，已不知去向，大吃一驚，不禁情急道：「羅朋友行事光明，不愧英雄本色，可看見他往那一方去

麼？」羅明朝前一指道：「好似這面，此人難測，是否改道，就不知了。」孫同康既欲尋找異人，又想踐好友之約，匆匆舉手作別，道聲多謝，容再相見，轉身就跑。不想就在此時，忽聽身後有人大喝道：「往那裏走！」孫同康側身回顧，見那金標，似乎十分忿氣，打算追來相併，卻已給羅明攔住，正在暴跳喝罵。心切上路，難得敵黨，爲己阻住追兵，那還有什心腸，回身對敵，脚程又快，便不理他，略爲回顧，便加急向前馳去，心想老頭，神出鬼沒，行必如飛，十九追不上，怎會這等疏忽，一連兩三次，把高人奇士，失之交臂。心在悔恨，向前急追，猛瞥見老頭，坐在前面路旁一塊山石上面，好似歇乏神氣。當時喜出望外，忙喊：「老前輩，暫留貴步，容後輩拜見，有話奉告。」一話還未了，老頭便自起立前行。孫同康恐被滑脫，一面施展全付輕功，連縱帶跑，急追下去，一面口中急喊。誰知老頭，竟似不會聽到，頭也未回，看去步履從容，和常人走路一樣。以孫同康的脚程功力，分明晃眼追到，祇接連幾縱，便可越向前面，偏是追他不上，用盡方法，相隔總在二十丈左右，老是可望而不可接。連夜急駛，不曾歇息，又和羣賊惡鬥了好些時，精力所耗已多，再一情急猛追，用力太過，紙得通體汗流，氣喘口呼，志終不懈；仍就奮力前馳，非將人追上不可，脚程本快，又當情急之際，不消多時便越過五乳峯，連經閻王壁，鎖心峽，烏龍脊梁，連雲棧諸險。快到少室半峯，眼看老頭，繞峯而過，相去越近。少室本是高山最險峻崇高之處，後峯一帶，更連樵徑都

峯危刺天，壁立千百丈，起初孫同康緊隨老頭身後，窮追急趕，還不怎樣在意，後來越走越無路可通了，全憑縱躍攀援，上上下下，偶然回顧，自己直似一隻壁虎，附身崖腰藤樹之間，雖有着脚之處，大都寬不過尺，山高風景，又當峯陰，夕陽既西，景色森晦，稍一失足，立墮重淵，粉身碎骨，休想活命，這才看出險來。祇管輕功甚好，也是大意不得。雖無退志，卻也驚心。便把勢子穩住，氣沉下去，加了仔細，因老頭始終不理，已不再出聲求告，祇是尾隨不捨。一見相隔祇得丈許遠近，不禁心中一喜，山勢奇險，恐彼此失閃，將人撞落，前面又無適當落脚所在，不敢縱越向前，祇盼稍爲現出一點路程，或是大一點的危崖突石，立可搶向前面，跪拜求教，正希冀間，忽聽老頭自言自語道：「我以前爲收徒弟，找了不少麻煩，早灰心了。不知怎的又會無端多事，引鬼入室，被人逼得把路走錯，轉過崖角，便是藏珍崖，除非送死，誰也過不去。要上少室峯頂，必須退回二十多丈，才能設法上去。我向來不肯走回頭路，白矮子也不知回來沒有？祇好捨這老命，試拚一下吧。」孫同康隨在後面，時刻留心，聞言方欲答話，剛改口喊出：「師父可憐弟子……」老頭已轉過崖去，以爲相隔這樣近，終於不難趕上。及至撥藤附壁，繞過崖去，目光到處，前面危壁如削，直下數百丈，除脚底相隔數十丈，有些藤蔓老松之類透出外，更無着足之處。明是臨到絕地，老頭貼身站在一片尺許寬，半丈長的，天然石埂上面，好似進退兩難。回顧孫同康追來，忽然回怒罵道：「你這小

鬼，敢跟我來！」話未說完，那石埂本來又滑又仄，石面向下傾斜，絕難立足，其上老頭想是盛怒疎神，脚底一滑，反手一把石埂未抓住，立似斷線風箏，手舞足揮，翻身下墜，從那千百丈深的壑底，直落下去。孫同康這一驚，真個非同小可。自己立處，正當崖角，也是險滑非常，不敢大意，尤幸壁間藤蔓堅韌，忙用一手攀藤，朝下尋視時，風淒日斜，暗壑沉沉，下面樹林森羅，雲霧滃鬱，看不甚真，那有人影。方想此老異人，難道真個失足隕身，忽聽脚底嘆道：「這小鬼累得我好苦，這怎上去？」聽出老頭聲音，相去並不甚遠，心中大喜，忙喊道：「老恩師在那裏？可能上來？」老頭在下面喝罵道：「都爲你這小鬼。差點沒掉到底下去，我就在離崖頂不遠的老松盤上，你的眼睛瞎了麼？怎麼會看不見，你不下來，我如何能上去。」孫同康低頭仔細一看，果有一株盤松，方圓丈許，樹上滿是藤蔓女蘿之類纏緊，還開着不少紅花，形如一柄平頂的傘，撐出危壁之上，老頭就落在上面，正昂首向上喝罵呢。上下約有七八丈距離，認定老頭異人，急於拜師，失而復得，心中狂喜，信賴太甚，也不想想下去還可，這等險的削壁，人懸孤松之上，少時如何上來？聞言忙答：「恩師不要生氣，弟子遵命下來就是。」話未說完，老頭又喝道：「小矮鬼，要下就下，我不等了。」孫同康聞言，心中一慌，更不尋思，急喊：「恩師開恩，千萬等我一等。」隨即將氣一提，面朝外，先坐向石埂邊上，然後身形微挺，兩手反拊，身子筆直，貼壁往下滑落，看準小松縱去。降勢本速，

耳際風生，晃眼臨迎，眼看老頭，面帶笑容，仍坐松枝交互之處，方自喜喚恩師，就在雙脚踏到松上的當兒，許是心喜氣懈，着脚稍重，松樹一震一搖，老頭坐下松枝，好似吃不住勁，身子一沉，人便由松盤中，直墮下去。耳聽老頭喝道：「底下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了。」同時微微響過一片極輕微的爆音。驚慌匆迫中，也未聽清，是否松枝折斷之聲，連喚恩師，那有回應。脚下相去數十百丈，光景昏黃。暗霧沉冥，就有人在，也看不出。再看老頭坐處，松粗半抱，松枝藤蔓，互相纏糾得密密層層，甚是堅實，祇當中有一極小空隙，枝藤如鐵，既堅且韌。下面更有好幾層，休說是人，連隻小猿，也鑽不過去，不知怎會由此穿落？略爲定神以後，心疑老頭，故試自己膽勇誠毅，必非真墜。少時或是來援或再發話指點，必有下文，一點未生悔意。及至坐在松盤之上，喊了一陣，從無回應，仍不灰心。一味苦喊恩師憐鑒，求告不已，喊了一陣，終無應聲，心想此老必非真墜，素無仇怨，自身又無惡行，怎會如此捉弄？又把老頭前後所說的話，仔細回味，一時福至心靈，暗忖老頭見我一到，便往下落，他是熟路，當無自投絕地之理。現在無法上去，不往下尋，也許所居就在老松之下。心念一動，因上層松蟠太密，忙卽提氣凝神，試探着手足並用，由松盤邊翻將下去一看，松身甚高，盤下枝葉較稀，再由疎枝中穿越而下，目光到處，着根之所，竟是一個丈許方圓石洞。脚踏實地，心料老頭必住在內，先整衣冠，在洞口禮拜通誠，然後走進，入口便聞到一胞清香，也未在

意。及至走進，石壁整潔，不見點塵，才進兩丈，便到盡頭，目力本好，新月東升，又剛照入，看得畢真，見全洞方圓，祇兩三丈，當中一個石墩，前面一條矮石條案，此外空無一物，也不見一個人影。心方失望，又聞清香，細一尋視，石案後還有一盤粗如人臂的異藤緊貼地上，似蛇蟠一樣，將頭翹起尺許，無枝無葉，梢頭上挺生着一個長圓形的異果，色如黃金，清香襲人，心神爲爽。先因果形奇特，還不敢就摘吃，走出洞外一看，月光漸上，崖高壑深，靜蕩蕩地，脚底月光不到的暗影中，彷彿似有一條斜長黑影，隱向霧中，看不真切。心想照洞中香案佈置，和那清潔，決非無故，怎又不見一人一物？金果生自石地也是奇怪。尋思無計，人漸飢疲，便去石墩上坐定，意欲熬過一宵，候至天明再作計較。那知坐了些時，腹飢更甚，金果香味越來越濃，直往鼻端透入。最後實忍不住，伸手摘下一看，果並無蒂，連柄生於藤頭之上，斷處蜜乳涔涔，汁作銀色，並不粘手。就口一嚐，竟是又香又甜。用手一捏，便分裂成六瓣，彷彿天然削成。試咬一口，甘芳涼滑。無與倫比，並還帶着一點酒香，不禁食指大動，一口氣把六片全吃下去，腹飢立止，週身舒適，好似飲酒半酣，有了睡意，以爲連日疲乏所致，身子一歪，不覺安然入臥。也不知經了多少時辰，醒來日光已交正午，覺着身心輕快，精神大健，迥異尋常，當是疲勞恢復，並未覺異。偶聞清香，想起昨晚吃金果時，藤梢尙自挺立如蛇，怎的不見？低頭一看，人臀粗的六尺異藤，已往石地中自行縮入，祇剩半尺許一

段頭梢，露出地面，好生驚奇。隨手一把抓緊，覺出那藤還在微微下掙，似有靈性，越發奇怪，扯了兩下，覺藤性堅韌！彈力甚大，稍爲扯起一些，手略一鬆，依舊掙落復原。隱聞異香透鼻，自下發出，與昨晚所食金果一樣，味更芬郁。又見昨晚斷處，乳汁已乾，用舌微舐，又甜又香。心裏暗想：難道根上，也有可吃之處，山石太堅，無法攻掘。一時興起，雙手緊提上半截藤幹，雙足登地，運足力氣，奮臂往上一提。當時並不知道巧服靈藥異果，人已醉死過去兩日夜，醒後神力大增，性又強毅，這一下，足用九成多力，那藤生根之處，又非土裏，佔地不廣，祇爲所附之物，深陷在內，一頭被碎石擋住，急切之間，不易拔出，先扯兩次，已將碎石掙裂，有了搖動。再稍用力，立可扯起。孫同康不知細底，又因此藤，一向深藏在內，非到結果，不肯透出地面。果熟之後，一經採摘，便即縮回，天性如此，以爲奇怪，打算查看究竟，末次用力太猛，雙臂振處，耳聽地底，錚的一聲，一條丈許長的藤身，隨手而起。同時瞥見一道銀虹。緊跟着追將出來，明如電掣，閃光雪亮，耀眼生花，飛出之後，略一騰挪閃動，便自迎頭飛來，倉卒之間，料是妖物出現，大吃一驚，雙足一點，便隔着石案，往洞口縱去。怪藤也是隨手而出，聲如龍吟，噠的一聲，同時吶吶連響，火星四射，銀虹立隱。當時也未看清，驚慌匆迫之中，祇覺縱時身子格外輕靈，因洞祇兩丈方圓，本心是想縱出丈許遠近，避向側面，再取長鞭對敵，那知竟縱起兩丈高下，照此縱法，一個不巧，過頭太多，

好在能夠撈住洞口古松，還可不死。否則，便要落向洞外絕壑之下，萬無生理。所幸人甚機智，身法靈巧，一見身起太高，相隔洞頂，不到一尺，便知縱過了頭，喊聲不好，忙伸雙手，就勢一撐洞頂，借勁一擋，直落下來，總算運氣，落處相隔洞口，近有尺許，不是這一撐，非多越出洞口一丈以外失足下落不可，情勢端的險極。一面還須應付洞中妖物，驚魂乍定，不暇尋思，一面忙取兵刃，朝洞中注視，發光怪物，不知去向。祇剩怪藤，懸向壁間，滿地碎石四濺，一頭似已穿石而入，釘向壁上。心疑怪物，便是怪藤所變。上來還不敢造次，在洞口張望了一會，那藤仍似蛇盤，根插壁上，前梢下垂，別無異狀，巧服靈藥之後，飢渴早止，並未想到飲食，祇想此洞，孤懸峭壁之間。仰攀俯躍，俱所不能，今日不知能否脫身？萬一異人還要再試定力，須在此多住兩日，有一怪物在此，隨時皆有性命之憂，上下前後，俱無一條逃路。除了一拚，將他除去，更無善策，虹光雖極強烈，寒氣逼人。滿地滿壁亂鑽，並未追人情勢，許是草木之靈，技倆有限，或能手到成功，也未可知。想到這裏，胆力一壯，試折了一枝松枝，望準藤梢打去，祇略顛了兩下即止。心雖稍放，終因虹光太奇，從來未見，存有戒心。後見連打四次，俱無反應，方始走近。又取長鞭，打了一下，滿擬此藤必斷，惟恐怪物，情急反噬，打時先防退路，還格外加了小心。那知鞭梢鐵球到處。那藤祇激撞起老高，依舊好，好，毫末斷落。倒是用力太大，將左壁打裂了一大片，火星亂迸碎石紛飛。空洞回音，

半晌不絕，這才覺出氣力大增，迥異往日，但仍不知服了靈藥之效，暗忖這一鞭便是塊鐵，也被打扁。石壁打成這樣，藤却無傷。是什麼東西，如此堅韌？便不敢再用手拔，走近壁間，剛用鞭一擦，忽然瞥見一片銀光，甚是耀眼，疑心怪物，又要飛出，不由嚇了一跳，趕即抽身戒備時，待了一會，並無動靜。二次撥開藤盤一看，那光仍在裏面，光雖奇亮，祇嵌在石壁深處，並無飛騰之勢，不禁引起好奇心性，暗忖這東西，已然深陷石內，即使通靈變化，也有防禦之策。主意打好。握住小半截鞭頭，緊貼裂孔之外，一面用手，往外扯拔，以爲藤身粗蠢，毫無靈性，稍有警兆，一手握藤內抵，再用鞭梢鐵球，緊塞裂口空隙，便可堵住，不會竄出。及至試探着，往外一扯，那光立隨藤根，徐徐扯動，祇是快慢由人，手停即止。試了兩次，拔出約有二尺，到了裂縫寬處，光現較長，前頭形式，也自看出了些。再定睛往裏一看，立時省悟，祇還拿它不定，驚喜交集之下，惟恐神物化去，口中不住祝告，仍以全力戒備，緊握藤柄，緩緩往外拔扯。一會功夫，便現原形，果如所料，原來是口從未見過的珍奇寶劍，那藤根便生在劍柄之上。惟恐有失，不等全身出穴，忙丟手中長鞭，一把先將劍柄握住，拔出一看，那劍長僅二尺，精光耀眼。劍尖上有三寸許長一段銀光，奇亮如電，隨着手勢快慢，微一舞動，便似長舌吐銀一般，發出丈許數尺不等的銀虹，火焰閃爍。那歷堅厚的石壁，稍爲挨着一點芒尾，立如腐削，端的神物利器，仙府奇珍，不禁喜得心頭怦怦亂跳。祇是美中不

足，劍柄上帶着那麼粗長一根藤根，連用鞭球猛擊，祇聞昨日果香，陣陣透鼻，偏打不掉。再用身邊所帶小刀，暗器之類，連切帶砸，全無用處。藤又彎曲做兩盤，累贅已極，急得無法，勉強雙足踏緊一頭，仗着神力大漲，勉強抽直了一多半，回劍一試，銀芒閃處，應手立斷。當時鼻子便聞到一股異香，忙將這藤拾起一看，兩頭斷處，俱有銀色乳汁冒出，知是靈物，服之有益，就口一嚐，果然甘芳滿頰。再稍用力一吸，立有一股清涼香氣，隨着乳汁，吸入腹內，於是周身皆覺舒暢非常。忽然想起，昨夜便覺腹餓難耐。自服金果入睡，醒來日色已高，現更下午，不特未覺飢渴，反到精力瀰滿。必是此果靈效無疑，藤是果本，必更有益，見劍柄所附下半段，乳汁更多，且漸流出，上半段已然吸盡。隨手放落，又把下段，貼唇猛吸，一直吸到汁乾香竭，猶恐廢棄，正想設法吃那藤心，猛然手中一鬆，藤根靈氣已盡，竟與劍柄脫離，這一喜又出意外，細看斷藤，已和枯木差不多，試稍用力一拗，便自斷折，與前堅韌，大不相同，暗忖無意間，連得到兩次奇遇，定是恩師，有意成全，引來此地無疑。這劍明是奇珍異寶，看去劍長雖祇二尺，但他本身，已是明光雪亮，犀利無比。劍尖上，更拖着一段芒尾，削石如粉，任憑如何堅硬之物，挨着便折，並能伸長縮短，如無劍匣，不特難於佩帶，並易引起奸人覬覦。一個不巧，就許因而受害，連試舞了兩次，地勢仄小，未敢十分用力揮動，劍上芒尾，已伸長到一丈以外，銀虹如雷，神妙無方，不可思議，越看越珍愛，祇想不

出一個佩帶之法。即便拿在手裏，帶向山外，用精鋼定製一匣，這等神物，也是歸鞘必裂，照樣不能合用。想來想去，祇有先前藤根帶出之處，也許劍匣在內，但已看過數次，藤根入地，約有四五尺深，因在洞的深處，又有那石案遮亮，看去黑洞洞的，連用長鞭入探，祇有鞭石相觸之聲，不似有什劍匣在內，想是不知何年，神物自己飛來，穿入地下，隱藏不出。地底靈氣上穿，生出這根異藤，如是有入，連匣埋藏，似此堅厚石地，恐也不易刺下這深。何況祇此一個筆直小洞，四外渾成，並無痕跡。雖料十有八九，劍匣不會在內，此外更無指望，不查看個水落石出，心終不死。石地又極堅厚，手伸不下，因見劍芒奇亮，末次忽然打算伸劍入穴，姑再看一下，到底有無跡象。不料劍尖剛剛指向穴口，猛覺手中一震，往下一沉，那劍竟似要自行掙落，往地底鑽去，幾乎脫手，不禁大吃一驚，仗着手快力大，趕急將手一緊，劍仍掙了兩掙，忙即離開穴口，方好收勢靜止，匆迫中劍芒已掃向穴口，鏗的一聲，事後一看，穴口在地，已吃劍芒斫了一條尺許長的裂痕，當時省悟，暗忖此劍，無堅不摧。現成利器，祇消把穴開大，便可查明劍匣有無，何不試他一試？因恐劍又入穴，無法取出，便向穴旁，試用劍尖一刺，果然應手立碎，連力都不須用，這一來越試出那劍威力，不再力刺，祇用劍鋒，朝四外連劃，再改成半尺方圓的小塊，就邊上一挑，便自斷裂，隨手挑起，取向一旁，如法泡製，一會把石穴開大了二尺多方圓，快要到底，人已可立下去，方始停手縱落。一手緊握

寶劍，手伸穴外，以防有失。穴底黑暗，不敢用劍挨近，用左手一摸，近底處本未開大。觸手盡是石沙，先疑開時所落，撈起一看，石色迥異，連撈幾次，祇有兩三小塊裂痕猶新，餘俱灰沙，漸漸摸到實地，方在失望，忽有一物觸手，甚是柔軟，一頭緊陷穴底，用力一扯，祇聽吶吶連聲，好似附有一物，由穴底拔將出來，聽去非金非石，心想難道下面還有寶物不成？念頭才動，已自取出穴外，劍光耀處，正是劍匣，不禁心花大開，忙即縱上，不顧再看別的，剛把劍尖對着匣口，手還未放，劍柄一震，錚的一聲，便自脫手入匣，更無他異。這才明白先前劍指穴口，便即掙脫之故，原是劍匣的吸力。仔細一查看，匣身滿佈三角形密鱗。比劍身長出三寸，分量甚輕，形製古雅，好似蛇鱗之類皮鱗所製，那長芒尾，不知怎會刺他不透？匣口沿上，繫着一個非絲非皮，光滑柔細，長約尺許的軟囊，囊口甚小，可以鬆緊，內有一面，刻有星辰雲物，篆符的古銅鏡，和兩柄長約五寸的古錢刀。因那圓鏡，形製古雅，朱翠斑斕，深浸入骨，分明入土已逾千年，偏又瑩滑煥光，溫潤如玉。正愛玩辨認間，猛瞥見腳旁，銀光奇亮，宛如一團明月，落向地上，不住閃動。剛把正面一翻，立有一股銀光，照向臉上，奇寒透骨，耀眼難睜，當時毛髮皆豎，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不禁大驚，趕忙翻過，知道無心中，又得了一面寶鏡。錢刀上面，滿佈符篆，鋒口不利而薄，式甚奇詭，從來未見，想必也非常物，且等尋到恩師，請教來歷，便知用法，不敢再看鏡的正面，連刀一同裝入囊內，將

劍佩好，隔一會，又把寶劍拔出，仔細觀玩，越想越喜，志得意滿之下，把寄身危崖古洞，上下無路，無飲無食，處境之危，俱都忘掉。延到日色偏西，才想起久留非計，看神氣，恩師祇是引來此地取寶，不會自來，尚須尋去。昨日曾見恩師下落，後來發現左側，似有一條磴道，斜行向下，黑夜中也未看清。醒後爲取此劍，待到現在，一直不曾出洞覓路。還有今日，好似格外身輕力大，當是異果之力。那磴道相去才六七丈又在側下面，許能縱將過去，也說不定。想到這裏，立時心急，出洞一看。果然沒有看錯，乃是危崖中，突出的一條天然殘道。祇是臨壑附壁，最寬處，不過二三尺，相去似還比預計遠些。不特形勢奇險，並且彎屈盤轉，又陡又斜。最仄之處，不足半尺，通體長祇十餘丈，不能到底，還有中斷之處。雖具一身本領，看去也覺膽寒，此外全是寸草不生，猿蛇都難攀援的削壁，更無法想，欲前又卻。盤算了兩次，暗忖不到水窮山盡，那有柳暗花明；昨日窮追恩師，如非捨死忘生，一念堅誠，那能有此諸般奇遇。恩師既把我引來，明是期許甚厚，決無視死不救之理。心念動處，膽子漸壯，再回到洞內，試用輕功，直立地上，提氣上拔，照這等平地拔起，往日至多不過四五尺高下，這時身子挺立不動，祇把兩掌心向上，前腰平端，調穩真氣，突然反手向下一按，初意試試，祇想比往日稍高二三尺，便能多縱出三兩丈。於願已足。那知這一按，身子竟和箭一般，朝上射去，高出一丈以上。心中狂喜，落將下來，二次又照自己學而未成的穿雲十八縱，如法

施展，等縱到丈許高下，不等下落，兩手作半圓形，黃鵠展翅，往外一分，收到腰間，就勢再往下一按，因未學成，又不知氣力大了多少，身子輕了多少。本是祇能凌空，再竄起二三尺，少時萬一失足墜落，便可就空中變勢，緩氣略停，再望準地方，提氣下降，不致照直墜落，跌倒震傷，用力未免太猛，這二次一按勁，竟比初縱過高，一下便竄達洞頂，幾乎把與頭相撞，經此一來，寬心大放。立時跑去洞外，知道自己驟漲神力，必須謹慎行事，先相准落腳之處。然後運好力量，將氣調穩，身子往前一探，就在松樹幹上，雙足一登，弩箭脫弦，往那石棧道上縱去，落處地勢較寬，也祇不過二尺，人由相隔十來丈的絕壁危崖之上，往下斜飛，直似一隻燕子。乘翼穿雲而下，姿式好看已極。孫同康試出自己功力，越發歡喜，一到便順石棧，往前趕去，連越過兩處斷石棧，忽見壁上，有一條裂縫，因算計師父，必在下面洞中，急於往見，匆匆走過，也未留意。等到盡頭一看，全崖祇那一截石棧，附壁孤懸，上下俱都無路，下面雲霧又起，暗壑沉沉，其深莫測。雖然膽大身輕，看去終覺眼暈心寒，連喊恩師求告。均無回應，幾次想要犯險縱落，俱因壑底霧濃，看不到底，欲行又止。待了一會，眼見夕陽在山，光景漸入黃昏，如往原洞回縱，一則去來易勢，要難得多，中途限於崖勢，更有不少阻礙，一個失足，立墮重淵，還不如拚了性命，往下縱落呢，想了又想，無計可施。末後一想，即時命懸絕壁，進退不得，立腳都須謹慎，何況坐臥，除却下縱，還可死中求活。明知

恩師，決不坐視，怎臨事又膽小起來？當時把氣一壯，二次賈勇，正待縱落，忽聽崖上，有一少女聲音喝道：「壑底卑濕，更有無數怪石，挺立其中，你縱巧服靈藥，力大身輕，由暗霧中縱落，也是不死必傷，如陷泥中，更難活命。朱道發現在少寶峯頂洞外，與人對弈，不在下面，你往回走丈許，由那崖夾縱中想法便可上來。少時無論遇見什麼人，形跡務當隱秘，不可出聲。」聽去語聲不大。却極清柔。暗忖由此往上，最少也二十丈以上，常人大聲急呼，也未必聽得出，來人怎說得如此從容清晰，知道又是一位異人，聽那稱謂，必還是恩師同輩，既來指點，自有深意，不敢怠慢，忙喊：「仙師，恩師可許弟子拜謁麼？」連問幾句，終無回應，知己走去，明是奉命而來，心中大喜，立照所說，尋到一看，那崖縫又深又仄，寬祇容身，好似五個開山神斧中劈，祇看不到上面天色，不知能否直達崖頂，好在上去容易，略相地勢，身靠右壁，腳登左壁。手足并用，往上揆去，約有刻許功夫，仰望還有兩丈，就到頂上。正愁頂石渾成，無法往上穿出，忽見前上方暗影中，似有黃光一閃，跟蹤趕去一看，竟有一個寬長均不滿一尺的出口，因為給崖頂矮松野草遮住，不近前諦視，決看不出。仗着一身輕功，勉強可以擠鑽上去，出路已得，前路明坦，步入順境，自是高興。剛把出口處，所附草根泥土拔去，將洞開大了些，探出頭去，忽聽有人說道：「照死鬼臨死時所說，白陽真人，立功圖解，原嵌在白陽山絕頂，右洞壁上，以前進洞容易，並無人知。自從老乞婆崔五姑，把峨

眉派賤婢凌雲鳳引去，參習圖解，學成之後，助凌雪鴻轉世的賤婢楊瑾，殺了古墓妖尸，取走九疑鼎後，老乞婆便將洞壁圖解隱去，外加極利害的法力禁制，聽說我們旁門中，休想進去。祇那口白陽仙劍，始終不曾出現，雖有人見過當年真人遺偈，有在嵩山少室之言，一因有白朱兩矮鬼，盤強在此，無人肯去招惹。二因說話那人，語多揣測，真人封劍之處，禁制神奇，威力必大，到手不易；一個不巧，便爲靈符風雷所化；地點又拿不定，誰也不願打草驚蛇，也就無人提起，近數十年，朱矮子大創青城派，白矮子又移居衡山九華，兩地往來，少室已難得一到，正是機會。可恨死鬼，既知細底，又常和我二人一起，偏不明言。直到目前，受傷臨死，偶露口風。被你行法強逼，才吐真情。據說近三年來，每屆酉初前後，月光正照時，必現怪光，還有異香透出，他背人去了兩次，均爲禁法所阻，一到那古松前面，便被迫退回。你看此時，酉正已過，既未見松樹上面，有什麼光烟騰起，更未聞到一絲香氣。不是死鬼恨你，不該臨難威逼，便是仙劍被人取走；我此來祇助你成功，劍祇一口，無法分潤，你何不下去查看一回，省得在此久等。日前已聽人說，嵩洛路上，發現有兩矮鬼的蹤跡，萬一久延遇上，却沒便宜呢！如換先前，孫同康必當這等荒山月夜，千尋巖之上，怎有常人足跡。就非連日所遇矮仙師，無疑也是他的友人。聞聲早已鑽出拜見，那却非糟不可。這時因先聽崖上少女，曾有預誠，又因說話那人，聲如梟鳴，甚是刺耳。先前窮追恩師，不曾追上，有時終現

，反倒驚走，聞言停了一停，後來越聽越不對頭，並還像是白朱二仙師的對頭，不過法力本領似差得多，所尋仙劍，正是自己所得，如何還敢冒失出去。恰巧面前，草樹遮蔽，便屏息靜聽下去。待了一會，又聽一人厲聲答道：「你以為我怕那禁制風雷，不敢下去，想誘激我去試驗麼？你休以為我迫令賊道吐實，彷彿沒什麼朋友情分便生異心，這事實是他先無同門義氣，並且他今生已自絕望，臨死時還要藏私，太已令人氣憤，我才下那辣手。我早和你說過，白陽真人，法寶靈藥甚多，好些均無下落，藏珍如果在此，決不止一口仙劍，明人不說假語，劍我必要，如有別的法寶靈丹，必定和你平分，事前坐觀成敗，事後白得現成，却是不行，話須言明，此時光怪不現，也許賊道死鬼，話有出入，我已觀查好了形勢，想好方法，但須一人，助我成功而已。如說劍寶，已然被人取去，那決不會。此事隱祕，向無人知，死鬼人雖刁狡，從無虛言，並且開頭，他還感我搶救之情，彼此尙未變臉。是我不該心粗氣暴，自露口風，才使生恨，至少前半截話，總是真的。他五日前，尙且來此，形勢地點，無一不對，怎會他隱祕了好幾年，此地均無人來尋取，才隔幾天，便有人來搶先，那有如此巧法？對崖未去，雖祇由上望下，你看松樹，那麼繁盛，並無殘折，如有禁制，被人破去，多少也有一點痕跡，不過白陽法力高強，這等不現形的禁制，最是難測，對崖相隔太遠，必也看不出什麼端倪，我想由你先下，不必深入，祇將埋伏引發，我爲接應，憑我法寶威力，除去禁制，或由旁邊

，破壁而入，到手之後，除那劍外，一切由你挑選，你看如何？」先說話那人，好似識得同伴奸詐，笑答道：「自來捷足先登，當仁不讓，因我法力，遠不如你，故此自甘落後，照着死鬼說那禁法的神情，引發之後，已能抵禦，人必難當，如今事尚難知，萬一我竟破禁而入，毫無所獲，嫌疑之際，你却不能多心呢？」隨聽答話道：「你既不肯助我，此劍志在必得，決不讓人，我且先往一試。」說罷，黃光一閃人即飛下。孫同康已從草樹縫中，看出這兩人，一穿黃色道裝，尖嘴縮臉聲如梟鳴，一穿紫花道袍，赤足芒履，大頭肥軀，面黑如漆，生就一部絡虬短鬚，滿頭髮髮虬結，背插一鏢，貌相神情，甚是醜怪，已縱黃光，往下飛落。人才離開，黃衣人微微冷笑，隨由身畔，取出五面七寸來長的小旛，分朝地上一攤，隨手一溜黑煙閃過，便即不見。跟着嘴皮亂動，將手亂劃了一陣，又作一個詭笑，彷彿志得竟滿神氣，隨去山石上，坐定相待。停了一會，黃光飛上，紫衣人才一現身，便暴跳道：「洞中果然藏有法寶飛劍靈藥之類，可恨死鬼，先不肯說，晚來了兩日，已全被人取走了。」正說之間，忽見黃衣人。微微竊笑，好似看出這同伴，不懷好意，厲聲喝道：「不信你自看去，難道生疑，還想把我怎樣？」說時，又發見對方手上，捏有訣印，越知不妙，剛把左肩一搖，一道碧森森的光華由身後向頭上飛起。黃衣人已搶先發作，口喝我要去看看，手揚處，立有五股黑烟，由地上激射而起，互相交馳，觀如結繩，一見眼便把當地佈滿。紫衣人見狀，慌不迭回轉碧光，

將身護定。一道暗赤光華閃過，黃衣人已然不見。急得那個紫衣人，陷身黑煙之中，頓足暴跳，咒罵不已。黃衣人來去甚快，一會便自飛上，戟指喝問道：「你說的話果然不假，雖未瞞心昧己，但我爲人你也知道，向不受人利用，也不輕易與人結怨，可是我一出手，決不空回，尤其不受人欺，死鬼雖是你師兄，也是我的朋友，他重傷臨危之際，你不該用毒手刦制，奪他法寶，更不該有眼不識泰山，想我助你掘取寶劍藏珍，偏又貪橫無禮，巧支我去犯險，打算獨吞，却不想想，我豈是好惹的，今天實在是是自作自受，應有之報，你此時陷在我五鬼陰索埋伏之內，暫時雖能支持，脫身却是萬難。我不似你粗心，洞中藏珍，雖經人取走，白陽禁法尚在，不知何故，暫時失了靈效，洞也不會封閉，如是常人所爲，一則危壁千仞，無法下上，那劍深藏地底石穴之內，劍又靈異，出時滿洞橫飛，洞壁尙被穿透，取他頗費手脚，不是有法力的人，決辦不到，照着傳說，白陽禁法的利害，人一衝入禁地，除非法力真高，或是他本門行家，百里以內，必爲追上，如影附形，難有倖免，我二人能出入禁地，已生感應，也許白陽賊道，算就取劍人，與他有緣，故意到時停止半日靈效，來人法力又高，到手以後，又不撤禁封洞，誘人入伏，照此形勢，禁制遲早終要發動，亦自無妨，你必遭殃，似你這樣蠢物，留在世上終必現眼，爲峨眉青城賊道所殺，本由你去。姑念以往相識情分，曉事的，快將你昨晚強奪來的法寶現出，我便放你如何？」紫衣人早急得兩眼通紅，在黑煙中厲聲罵道：

「你這無恥狗賊，我和你相交多年，雖也覺你爲人陰險，因你一直奉承，遇事退讓，以爲對我尚好，法力也比我差，誰知你人面獸心，胸懷險詐，昨日調唆我凌逼死鬼，今日還是甜言密語，到此不肯先下，也祇當你胆小，原來另有奸謀，知道白楊法力靈異，我如陷身禁網，你便相機而行，我如取得珍藏，你便乘隙奪取，及見空手上來，既恐我言不實，又想將昨日愚弄我得來的法寶，暗算逼去，照你本心，必不容我活命，因見我有法寶防身。祇能困住；無可奈何，加以五鬼陰索，是你最得意的法寶，輕不示人，連我也是今日，才得見到，防人發覺，不敢久留在此，我又成仇，必不干休，想借白楊禁制嚇我，將所有法寶，全逼了去，再行殺害，當我蠢，不知我也有計算。我法寶不失，決不會受你害，此山上面，便是嵩山二矮鬼的老巢，日前已有人見到朱矮子，就許回山在此，你困得我時候久了，吃他發現，全都不了，你那五鬼陰索，也必被人破去，何況還有你說的白楊禁制，也要發動，你雖凶狠陰毒，我也不是好惹的，如念相交多年事出誤會，卽速放我，仍是朋友。否則，我甯兩敗俱傷，也決不會屈服，再受你騙，如再脫出，更非報仇不可。」黃衣人冷笑道：「你當我制服不了你麼？已然出手，例無空回，休說兩矮鬼的話，出諸傳聞，就便是真，我閔氏兄弟，何懼於他。不過老二今日未來，多費手脚罷了，再如不允，你悔之無及。」紫衣人聞言，亦發暴怒，毒口咒罵起來。黃衣人並不動火，還口祇把一雙凶光閃爍的三角鬼眼，冷冷的望着他，條地揚手一指，黑煙驟盛

，漸漸成了有形有質之物，齊向紫衣人，緊壓上去。紫衣人的黃光已然不見，全仗肩上短鎗，所發青色寶光，上下飛舞，勉強抵禦，別的法寶，並無大用，四外已被迫緊，雖仍毒罵，時發時止，好似力禦危機，無暇分心神氣。黃衣人更是凶狠，一見歷久無功，便擇一山石坐下，故示暇逸，不時冷嘲熱諷，引逗幾句，並說對方，自先乘危賣友，應遭此報。無如愚蠢得可憐，一直落在自己的算中，毫無覺着，現已入網，豁出耗上兩日夜也必成功，此時現出法寶，也難活命等語。紫衣人先見黑烟勢盛，也頗惶急，後以全力應付，勉強敵住，心已稍定，嗣見烟勢，時衰時盛，不知仇敵欲擒故縱，誤以爲寶鎗威力。仇人正以全力相迫，稍爲分神，勢便衰退，深知仇人陰毒，向不吃激，咒罵無益，反而有害，便停了口，也想以退爲進，聞言還當正合心意，表面故作不支，任其在離三尺以外圍定，不再強抗，暗中運用全功，蓄勢相待，等其時久勢懈，冷不防，轉身衝逃而出去。不料那五鬼陰索，乃千百凶魂厲魄，經邪法苦煉而成，黑氣絲毫沿身不得，一被侵入，便難倖免，所持寶鎗，乃玄門奇珍，雖以初得，不能發揮全力，祇要靜守當地，仗以防身，尙可無害。這一想逃，正落對方套中。黃衣人心毒手黑，本意仇怨已成。逼他獻寶之後，再下毒手，沒料到寶鎗威力甚大，對方竟能壓住怒火，任憑譏嘲，末了連罵口也不開，無隙可乘，於是故意把勢子，做得時鬆時緊，誘使上當。紫衣人性爆猛烈，逃念一起，本就心焦，幾次想逃，俱因事機瞬息，稍縱即逝，事後想起，適才

明可逃走，偏自錯過，正後悔間，忽聽仇人低語喝道：「你聽破空之聲，天邊已現金光。也許矮鬼回山，再不獻寶贖命就悔之無及了。」紫衣人本是嵩山二老，手底漏網妖人，一向聞風膽寒，對方又說得極像自然更添上一層煩惱，由不得心神一分，同時四外黑烟壓力大減，以爲仇人也怕兩個矮對頭，此時必在留神查聽，機會正好。百忙中，更不尋思，手指靈訣一指，右肩鏢上，寶光驟盛，人也隨同轉身，待要衝烟逃去，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身形略移之間，霹靂一聲，一片光霞，由崖岸電也似爆起，直行空中，祇閃得一闪，便由分而合，化爲一座光幢，將黃衣人罩住，同時猛又聽離頭數十丈高崖上，有人慢騰騰話道：「你活見鬼呢！我老頭子，早看了半天鬼把戲了。似你這類么麼小醜，不值我們動手，自有人來爲世除你，想逃無用，何苦自費力氣呢？」頭一句才入耳，便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一條黑影，已乘自己將要轉身，寶光着重開路，脚底稍現空隙之際，激射進來，晃眼加大，搭向腿上，身子立被束緊，忙指寶光迎禦，已自無及。雖因仇人，也遭了報，陰索剛剛上身，便失主馭，沒有當時昏死，外面黑烟，仍吃寶光隔斷，可是下半身直似上了一道深嵌入骨的，無形銅箍，不特奇痛無比，周身如墮寒冰，冷戰打個不停，這活罪也是難受，逃生絕望，反倒心橫，聽完前言，因料仇人，必無善狀，仔細定睛一看，身外黑烟，勢已散漫，祇聽鬼聲啾啾，如在哀泣，仇人已是面容慘變，在光籠罩之下，正以全力苦掙，此外更無二人，此時如逃，再妙沒有，無奈

事前，被仇人陰索暗算，寸步難移，深悔冒失，急得強忍奇寒奇痛。顛聲人罵狗賊：「你用毒計害我，不料害人害己，白楊禁制發動，將你困住，還不將你那鬼索收去，我還可以設法救你，休看我遭你暗算，我仍可保命待救，你這神氣却要形神俱滅，快些放我，縱然無力破禁，也可尋你兄弟請人來破，莫非至死不悟麼？」說了幾句，不聽得回答，細一注視，仇人面色慘厲，嘴皮亂動，但聽不到一毫聲息。知道連聲音全被隔斷，越發心膽皆裂，正在苦掙，孫同康隱伏地穴，探首外視，看得畢真，見狀大是高興，無如身是凡人，又想起先聽少女之言，待了一會，見二妖人，仍自行法苦掙，並未身死，也未見有人出現，暗忖先聽發話老人，甚是耳熟，極似穎水渡岸所遇，用柳釣魚，踏破亂流而渡。那位姓白的老仙師，妖人又有白朱矮之言，接引自己得劍的那位朱仙師，想必也在峯崖之上，還有那劍，竟是古仙人的藏珍，想不到禁法無人主持，照樣神妙，發出這大威力，自己曾在洞中，過夜久留，又由松樹上下去，劍還是已取走，並服了劍頭靈藥，全洞都被踏遍，斷無不觸動禁制之理。妖人被困，堪堪待斃，自己反倒無事，那有這等便宜。分明恩師，預有安排無礙，此事決非倖致。祇是妖人，邪法厲害，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在困中，終非人力所致。女仙曾有預誠，不能冒失走出。看神氣，妖人不會就死，久耗下去，萬一二位仙師他去，深山寂寂，何處尋蹤，不禁發起急來。勉強換了一會。實在心焦難耐，一面祝告：「恩師和諸位仙師垂憐，千乞等弟子出去拜見。」

「一面正打算試探着，走出查看，忽聽先發話的老頭，在岸上說道：『你兩個妖孽，在我和朱矮子的眼皮底，還能討得了便宜去麼？本來你們，惡貫早盈，祇朱矮子，還有道閒心；如換我時，照你們所行所爲，日前早除去了，何必容你們，多活半月，又多造孽，固如受害的人，是你同黨，並非善類，各由自取，視此行爲，終該萬死。你們求告無用，你們已然自投羅網，我二人一向不落水狗，好在這口劍，照例得時，須要掛紅，在前古諸仙，所遺神物利器之中，煞氣最重。既將此劍留賜後學，事前早已算定，必有安排，無庸我們多手。朱矮子祇把他那禁法，略爲倒轉停歇，並未下什麼別的埋伏，你祇聽我便了。』孫同康推詳語氣，此劍既有掛紅之說，想既應在這兩個妖人身上，不禁心中一動，再朝二妖人注視，各帶滿面苦痛，愁急仰望崖岸上，一個在精光霞影，籠罩之下，嘴皮亂動，神情更爲獮厲，似在求告。又似在憤急咒罵之狀。一個身外黑烟，早就飛散無蹤，祇剩腿際，那條黑影，不知怎的，一會功夫，竟會蔓延上去，將身纏緊，並還深陷下去，疼得頭上直冒熱汗，身上却是顫抖不停，也在低聲說話，祇是聽不真切，身後短鏢，依舊青光奇亮，妖人初被陰索纏綁時，曾見他滿身飛舞，似想將那黑烟斬斷，不知因何沒有下落，鬧得全身綁緊，分毫動轉不得。暗忖細查妖人情勢，好似智窮力竭，縱令妖法還能行使，妖人身已被困，也許能夠趨避，和用仙劍抵禦，二位仙師，俱在岸上，也不會坐視自己，爲妖人所傷害，念頭一轉，心膽立壯，回想妖人，曾誤

認取劍人，是個中高手，對方失勢之際，正好就此蒙他一下，無如本身不會法術，劍上芒尾因勢長短，便覷准前面妖人。乘其未覺，悄悄鑽了上來，恰好身後，有一石筍，草樹擋在前面，後是石地，不致礙足出聲，輕輕掩向石後，先把寶劍拔出，不令光華外映，然後蘇秦背劍，身立石後，將氣調勻，聚精會神，看准落腳之處，將真氣一提，悠地飛身縱起，到了空中，將身後的劍，猛力朝前一揮，連人帶劍，往下落去。孫同康已比日前身輕力大了好幾倍，這一縱，是有七八丈高下，那劍又是舞得愈急，劍尾愈長，經此一來，直似一條十來丈長的飛虹，隨同一條人影，自空中飛瀉下來，驟出不意，又在對方惶急之中，妖人眼裏，猛然瞥見，祇當是正教中能手，駕了劍遁飛來，決想不到是個門外漢，自然吃了一驚，當時被震住。同時孫同康快落地時，又聽崖上，男女笑聲，內中一個說道：「你看小鬼好麼？」分明渴欲一見的恩師口吻！不禁心神微分，收劍不及，劍芒正掃在右側一塊突石之上，收的一聲，應手立折。丈許大一塊山石立即墮地。巨響聲中，人石同落。震得碎石激迸，山搖地動，石如星飛四射，崖上浮土，簌簌亂落如雨，益發壯了威勢。孫同康差點沒被打中，雖也吃了一驚，人却機智絕倫，並不張皇回顧，知黃衣妖人，語聲爲仙法所隔，一落地，便戟指紫衣人喝道：「何方妖人，敢來此偷盜白楊真人仙劍，擾鬧仙山？急速通名受死，免我將你碎尸萬段。」其實孫同康初遇妖人，心存戒慎，不敢驟然下手，原是借此試驗，查看妖人詞色，相機行事。那知妖

人此時，祇想逃得元神，死生已置度外，先因來勢神奇，孫同康根器本來就好，服了靈藥，益發錦上添花，極似此道中的高手，當時更被震住，以為不是白朱二矮門下高弟，也是一個制命凶星，方自驚惶，及聽說到末兩句，再細一觀查，來人的根骨神情，和手持寶劍，立被看出，來人祇是質美未學之士，並且那劍也是新得，絕望之餘，心生希冀，竟忘了崖上發話的對頭，又沒想到來人，早已偷看多時，冷笑一聲答道：「你就是那得劍人麼？你一個凡人，雖然巧得一口仙劍，一點不知用法，心靈未與相通，用時一個疎神，便被飛去，弄巧你還爲他所傷，却想用他，殺一道術之士，豈非作夢？」說着，又接下去道：「不過我受惡人暗算，痛苦異常，又脫身不得，實不想再活下去，你這樣殺我，決殺不成，我又恨那惡人不過，此人名叫鄔都，有名陰毒險詐，其弟鄔光，更是兇惡，他現受了活報，在白陽真人禁制神光，包沒之下，一則白陽禁法，祇他所留仙劍才能侵入，你先殺他，比較容易，二則，我死前看他遭報，也可快心，這斷心毒無比，你這口劍，已落到他的眼裏，此時又將他殺死，萬一時久，禁法滅了靈效，或是被他，行法求救，召來能手，破禁而出，當時你固難活命。就是你此時避開，也是後患無窮，並且你如殺他，還有好處，他法寶甚多，囊內有一鬼旛，上附凶魂，你別的法寶，全可取走，此旛萬動不得，可先用你寶劍，不要橫斫，祇照中心刺入，必有靈效。殺他以後，再用劍尖芒尾，將他寶囊，裂爲兩半，以防手取，有什麼失閃。末了將此旛斬碎，如

見黑氣冒起，再舉劍連揮，畫一十字，即可烟消。事成再用此劍，助我兵解。我隨身法寶，俱行奉贈，並先傳你收用之法，以酬爲我報仇之勞，你看如何？」孫同康見二妖人果然無力與抗，心胆越壯，祇覺所言，有點不近情理。雖然二妖人仇恨甚深，適才也曾經見，自己也於他有殺身之仇，不特不仇恨，反而盡心指點，處處討好，同黨妖人，向他強索的法寶，也肯傾囊相贈，那有如此便宜的事？方自尋思，側顧黃衣妖人，似知來人於他不利，在光圍中不住口張手比，暴跳不休。那冒黑烟的小旛，本是五面，暗算同黨時，曾見他隱插地上。後來禁制發動，妖人被困，並未見他取回。祇有一條黑烟，緊纏紫衣妖人身上，餘烟也早消散。這時妖人手上，竟又現出一旛，比前似乎更小，通體黑烟，環繞如帶。再看紫衣妖人，本來面有喜容，妖旛一現，立轉憂色，猛想起此人，並未受什麼仙法禁制，祇爲黑烟所縛，深嵌入骨，痛苦異常，不能脫身。此旛必與他有關，莫要中了鬼計，代他破了妖旛算法，脫身爲害，豈不大糟。何況他身後寶鏢，又是一件異寶，本可到手，反連寶劍糊保不住，自身還有性命之憂，豈不太冤？念頭一轉，故意詐他道：「無知妖邪，你認錯人了。豈我不知你那鬼心計麼？你明是身爲陰索所困，意欲愚弄我，殺死你的仇人，爲你破了妖旛，你可脫身逃走，休說我不上當，朱恩師和白老仙師，現在崖上，也不容你鬧鬼，你休不服。就作爲所說是真，你也甘心願死，祇將身後寶鏢送我。由我先把你殺死，然後再殺姓鄔的，與你報仇，不一樣麼？」紫

衣妖人面色驟變，厲聲喝問道：「你竟是朱矮子的門徒麼？罷了罷了！此是我該遭之報，死也無虧，殺我容易，法寶也願送你，常言得人的手短，請你念在苦鍊多年，與送寶鏢的分上，與我多一鬼緣，你殺我時，任憑下手，那怕碎尸萬段，也是無妨。祇我死後，不論什麼烟氣形影飛出，切不可用你寶劍去撩，下手之前，再能通知我一聲，說出所斫處，更感盛情。我先前也非惡人，祇爲向道太切，資質不夠，性又太暴，以致誤入左道旁門，致有今日，此時悔悟已晚。但是此番轉劫，誓當洗心革面，改歸正道，以求仙業。如蒙憐我修爲不易，網開一面，我隨身法寶飛劍，俱有邪氣，你是嵩山二老門人，決不會要，也用不着。倒是我身後寶鏢，乃我近日，巧取豪奪而來，先也是一個同門惡人所有，可惜我尙不能發揮他的威力妙用，否則我也不會受人暗算，你師又必知底細，你如允諾不傷我的元神，便以奉贈。你休以爲殺我容易，此寶也無異囊中之物，手到拿來，我如不加指點，你仍危機四伏，近身不得呢。還有禁光中所困妖人，千萬照我行事不可放過，休說是人，便元神逃走，你也不了，你意如何？商定速即下手，以免夜長夢多，我固難活，你也受害。」孫同康本就覺出紫衣人雖然兇惡，心性却較粗直，又見語氣誠懇，與初見時，大不相同。心想所說，也是實情。自己是個外行，樂得應諾，再相機行事，如有危害，二位仙師，當不坐視。祇是素來好勝，不願受人要挾，故意喝道：「我念你修鍊不易，網開一面，並非不可，無須再說鬼話要挾。朱白二位仙師，現在崖

上，看我行誅，你二人的行逕，我早在旁看明，縱有鬼蜮伎倆，能奈我何。」紫衣人哭道：「罷了！罷了！想不到我再寅會有今日。看你資質也不枉得此便宜。這五鬼陰索，乃妖道採取歸藏峽中，千萬凝聚的窮陰極穢之氣所煉，上附五鬼，也是極惡窮凶，左道中的生魂，端的陰毒無比，這廝奸險異常，我雖與他，交往多年，還是初見。他昨日用巧語誘激，勾起我的舊恨，迫一死友，得了此寶，今日却乘我無備，用陰索將我困住，想由我手中，再強奪去，把我害死，推說爲白陽禁制所殺，以免有人不服，用心真個歹毒。不料害人害己，我看出你心地純善，元神或許還能保住。他此時祇能勉強支持，萬無逃生之望，就無你得那口仙劍殺他，終於力竭，稍爲鬆懈，禁光一合，形神皆滅，除非你肯救他，斷無是理。你祇消朝我舉劍一揮，便卽了帳。不過陰索黑烟，適已破去四條，此時我正想逃，匆遽之間，也未看清是否禁法威力，還是崖上白朱二仙所爲。內中一條，恰巧搭向我的身上，這類生魂，受了邪法祭煉威迫，本性早迷，終年爲人苦役，一味效忠仇敵，祇知拚命，毫無理智，但他又陰又毒，見縫就鑽，挨不得一點，已被侵入體內，行動不得，我先當小心見難解脫，便想兵解。後來覺出元神也受暗制，無人相助，祇一飛起，便吃纏緊，與他同化，仇人不死，固是永淪苦孽，仇人如死，我也無力解免，遲早同歸於盡，才死了心，主旛尚在妖人身上，休看五鬼已去其四，威力大減，我一人死，他爲你劍光所隔，我又運用寶鏡防護，急切間，追纏不上，定必朝你飛去

，稍爲疏忽，被他侵入，當時深陷入骨，便仗白朱二老解救，你也受害不淺。我先想你殺完仇人再來，雖然逃生心切略有出入，並非虛語。你既旁觀於先，當知我決無救他之理。我祇妄想你先把妖旛破去，陰索失了主馭，或能放鬆一些，可以試行逃生，並無他意。現已看出仇人語聲法力，全被隔斷，就毀了主旛，我也無救，一樣遭報，便真仇人先死，有何快意？適我見你劍芒長逾十丈，大約尚不知用法，拜師也必不久，所以不用力急揮，劍光不長，其實此劍靈異神通，休說常人，便我們得到，也須費盡心力，才能制住，費過多時祭煉，才能應用，這還是劍主人不在之故。否則，一天也保持不了，你却隨便佩帶揮舞宛如故物，分明定數爲你所有，祇稍指點，不經正教中師傅，雖不能飛行絕跡，變化無方，在臨敵百十丈內外，必可隨心收發脫手無妨了。」孫同康聞言，因紫衣人，性頗爽直，漸生好感，未幾句尤爲中聽，不等話完，插口問道：「我實是新拜仙師，得劍之後，還未覆命，便遇你二人在此爭鬥。你身陷陰索，甚是苦痛，說話想必吃力，快些簡明說出，定不傷你元神便了。」紫衣人答道：「我先前欲以全力掙扎，防那毒氣侵入要穴，故甚痛苦。此時知道難抗，死在頃刻。又經我把下半身隔斷，元神避向安全之地隱伏待機，他急切間，決攻不到，故能暢所欲言。陰索厲害你下手越遠越好。那劍柄頭上，有一篆形符印，一見卽能記下，你用時祇消默念符印，將劍朝下手處，或是一揮，或是一指，立可隨心應用，長短大小，無不如意。就是脫手飛出，由你指

揮，在空中擊刺飛騰，也是一樣。你是初學，身劍不能合一，靈感未通，恐遇能手却奪，不到急時不可妄試罷了。你已拜在青城門下，既然引你取劍，定必器重，不日自會傳授，無須慮得，你記好訣印使用此劍，朝我遠遠攔腰一揮，無須用力，人必腰斬兩段，我下半身所纏黑氣也必離體飛起，勢本迅速；因我志在求死，現時不但不再拒他，反而拚受奇痛，驟出不意，以全力將他吸住。陰索乃靈鬼厲魄所附，刁狡無比，此舉幸而如願，初起之勢，雖比往常要緩得多，又有二老在上，仍是大意不得，最好尸首一斷，不致黑烟冒起，連朝挺立地上的下半身，連指劍光，劃上兩個十字，勢子要快，立可消滅。如見烟起，切忌橫裏亂斫，不問是什麼起勢，均要由上而下，迎頭斫過，再由左而右，劃成一個十字。如祇起勢略緩，尙未消滅，可照此法：先直後橫，左右却要交換，連斫十字，經一回，便減淡一回，終至消滅而止。話已說完，請下手吧。」孫同康見他，說完這一席話，人已疼得面容慘變，頭上汗珠，有黃豆般大小，語聲依然沉着從容，自稱孽重，可知惡跡多，雖屬咎有應得，總不失爲一個硬漢。如此法力這等慘局，心中好生警惕，便笑答道：「你人甚爽直，既如此說，我急於往見二位仙師，先殺你那仇人便了。」紫衣人面上微現喜容，忽又長嘆一聲道：「都是遭劫，本不在此先後，此人實是比我惡孽更重，你此時終非道術之士，不是賣好，有我看着，總可多上一層防備，你這人甚好，我此去，如不昧夙因，再世另有相逢之日，我看出你，雖蒙白朱二老垂青，多

年尙未入門，二老便在少室頂上，安心引渡，此舉必是試你胆力智慧，決不致捨你而去，無須心急。從容下手，以防有失，反被見怪，我臨別時，還有話說呢。」孫同康也知二老，假手自己殺二妖人，既恐去晚，人看着，又恐下手外行，半晌未聽崖上動靜，不知人去與否？不要惹出亂子，或將到手神物失去，豈不大糟？表面鎮靜，心實急着，聞言一想，情理甚對，恩師命己立功，決無見棄之理。心中一定，再看黃衣人，在光幢中雖仍施邪法抗拒，滿身妖光，也未減退，看去神情狼狽，威焰已殺。大約看明自己行徑，將要於他不利，一手運用法寶飛劍，與環身光霞相抗，一手頻頻抽空連搖，滿面惶急乞憐之色，知他險詐非常，自然不肯上當。便即默念符印，把手劍一緊，朝前刺去。因見光幢強烈，妖人周身，俱有烟光環繞，本拿不定能否刺入？不料那劍，竟是威力神妙，隨心運用，劍光芒尾，突然暴伸出好幾丈，直往光幢中刺入，黃衣人頭，立被斬斷，緊跟尸腔裏，飛起一條黑影，週身俱有烟光環繞，似要突圍遁去。再聽紫衣人，厲聲急叫：「黑影是他元神，萬萬放逃不得。」心裏一急，舉劍便撩，同時光幢，連閃兩閃，忽然爆裂，祇聽震天價一聲響，震過處，連黑影連影外烟光，一齊消滅。妖人尸骨，也自無蹤。孫同康驟出不意，到被嚇一跳，正自驚疑，滿地查看，忽又聽紫衣人喊道：「此賊已形神俱滅，想不到白陽禁制，如此厲害，連所用法寶，也全毀去。我總算因禍得福，此時苦痛難禁，雖還有話，也無心說，請就下手吧。」孫同康依言走過，憐他神

情苦痛，也未及盤問有什麼話，未顧得說，隨心答道：「我向來言行如一，現在斫你腰腹之間，決不傷你元神，放從容些便了。」說罷，遠遠一劍揮去，紫衣人聞言，面帶感激，似有什麼話說，未及開口，祇說得一個你字，劍光已攔腰而過，上半身立被腰斬，往後便倒，血光飛濺中，也是一條人影飛起。孫同康恐那陰索作怪，忙照所傳，一劍斫下，果然人影一現，陰索也由下半身向上飛起，形似一條粗如人臂的黑氣，勢力也頗急驟。這一劍，恰好迎頭斫中，分裂爲二，隱聞嘔嘔鬼叫之聲。孫同康更不怠慢，一緊手中劍，又往橫裏斫去，陰索勢大衰減，似這樣連斫了好幾個十字，終於影滅煙消。紫衣人元神，祇在空中，略爲拜謝，即便飛逝。下半尸身，也被劍光掃成一灘血肉，方趕過去，滿擬遺物必多，那知並無長物，祇那寶鏟尚在，由上半截尸身後，拿起一看，青光還在紫衣人死前隱去，通體長約二尺。除形製奇古，鏟柄上，刻有好些符篆外，鏟痕斑斕，並無他異。連用手揮動，也未見有光華現出。適才會經目覩他的神妙，二妖人便爲此寶，爭殺送命，料非常物，可惜忘了問明用法。心急才動，猛想起崖上有仙師，這些時，不聽動靜，莫又走去？心中一急，立即尋路，往崖上走去。又想起妖人不問多惡，自己總算得了他的法寶，似此血肉狼藉，任其自膏獸腹，心有未安。既蒙恩師垂青，決不以此片刻見棄，略爲盤算，便又回身，那劍削石如松，便在存尸之所，用劍掘起一塊大石條，再起下面，掘成坦穴，抱殘尸用樹幹撥入擺好，石壓其上，忙了半個時辰，才

漸停當。又取些泥土，去填四面縫隙，心正惶急，手脚並用，想早辦完，拜見仙師。忽聽身後有一少女說道：「無須着急，白朱兩道友，已赴川邊青螺峪，人早離去，否則白道友最是疾惡，也不容妖人元神遁走。我因你尚未往峨眉拜師，身佩白陽仙劍，不知運用，那黃衣妖人，邪法甚高，既恐白陽禁法萬一有什麼疏忽，吃乘隙遁出加害，你非其敵，更恐你走到路上，在未有仙緣偶合以前，將此劍和玄門至寶青乙鏡失去。恰巧閒中無事。把朱道友留與你的柬帖要來，暗中監防，果然見你，不特根骨頗好，心地尤爲謹厚，無怪朱道友格外垂青。你那朋友，因你巧服白陽真人靈丹保藏的藍田玉寶，不知服法，雖然功效一樣，却在下面洞中，昏臥了數日。他尋遍五乳峯少林寺等處，不見蹤跡，無心遇到堰師盜窟中，漏網的妖人。正在危急，值我來訪白朱二友，無心相遇，方得脫險，現已另有遇合，入川尋師去了，你不必相見，我略爲指點之後，無須留此，可照此柬帖往四川去罷。」孫同康早聽出是先前指點自己的，少女口音。及至聞聲回顧，見那少女，看去年祇十六七歲，容顏美秀，宛如良玉明珠，光豔照人，另具靜穆高華之致。穿着一身淡黃色的道裝，非絲非葛，薄如蟬翼，軟細光滑，好看已極。聽口氣，是和白朱二老同輩，那裏還敢看第二眼，早已拜倒在地，聞言先頗失望，嗣聽命他入川尋師，並還賜有柬帖，心方一喜，少女已取一柬帖，遞過道：「你請起來，我雖與你將來師長，都是兩生舊交，但和你一般同門師姊，也頗有交往，無須太謙。」孫同康依言稱謝

：接柬起立，恭身請問仙諱。少女笑道：「我名楊瑾，前生名叫凌雪鴻，乃川邊倚天崖，龍象庵芬陀大師弟子。六七十年前，與白朱二老至交，今生重返師門，雖因一願未了，不曾祝髮，已然皈依我佛，與二老並不常見。此來有事，與白道友商量，無心相值，也是前緣。我最喜忠實純善之士，適見你不羈妖魂，許人自新，心慈面軟，言諾無違，頗合我意，因此暫留指點。二老一名追雲叟白谷逸，一名矮叟朱梅，便是引你得劍的矮瘦老頭，昔年嵩山二老，威鎮羣邪，自我前生，開元寺兵解坐化，二老便離開此山，白道友往來衡山九華兩地，朱道友在四川灌縣，青城山，金鞭崖，開山重建青城派，均是前輩劍仙中有數人物。你們前兩生，原是五個異性骨肉，已然巧遇仙緣，拜在峨眉派，一位名宿門下。祇因一件無心大錯，逐出師門，此時一般同道，均覺此事，不能盡怪你們，認爲處罰得太重了些，朱道友更爲而力爭。無如令師風火道人吳元智，性情剛愎，聽了別人幾句閒言，一時負氣，不准人情，內中一人，見師父決絕，事由他起，銳身任過，當時自刎，餘人平日誓共死生，見此慘狀，一同自殺。比時你們對頭所派質問的人，隱身窺伺，尙還未去。你五人入道不久，元魂未固，一離當地，必爲所傷，事起倉卒，幸而現在峨眉派教祖，齊道友在坐，早就算出前因，有了準備，立用神光，將五魂護住，朱道友更是氣忿熱心，當衆聲言，非保五人，重返峨眉，拜在齊道友門下不可。爲此，你們一轉世，他便約了白道友，隨時暗中照應引渡，無如你五人，前世運數未終，

拜師以前，又多娶妻生子，情分甚好，各有前因，第一世難求深造，固然吳道友，比時在峨眉派中，功力稍弱，一半也爲了這些世情牽累，五人又是同居一家，死訊傳到，妻子全家隨以死殉，鬧得一面是世情糾纏，分割不開，一面是夙世強仇，難於應付，雖仗二老相助，終於冤孽相尋，未等峨眉開府，引渡入山，便受仇敵暗算，全數遭難，死時情形，更是壯烈。朱道友偶然疏忽，趕救不及，本在悔惜，偏又遇着吳道友，說你們世緣難淨，無法造就，二老祇是徒勞，語多譏笑。朱道友笑答：「你這等說，他們五人全家，罪已受足，我寧甘費盡心力，再生必使他特重行到峨眉門下，並還使其稱心如意，爲神仙傳留一佳話，祇不會在你的門下罷了。吳道友不知自身轉劫在即，朱道友語有深意，又爭論了兩句，拂袖而去。不久便在成都兵解，你五人也各自轉世，除內中一個姓李的，去年已經大方真人，先爲引進，拜在齊道友門下；爲踐朱道友前言，先積外功，現在川東巫山附近，一個名叫洞天莊的，世外桃源隱居，內外功行，同時修積，算是領了本門心法外，下餘四人，均未入門。就你此去，至多也祇見到令師一兩面，略得傳授，非俟五人聚道根基也都紮固，不能窺見凝碧宮牆，爲時尚早，途中如有什麼遇合，儘可由心做去。好在東帖注有時日，是關緊要的，多有預示，如不可行，定注出了。」孫同康一一謝諾，隨即叩問保藏劍鏢，及以運用之法。楊瑾笑道：「佛道兩家，降魔劍訣，本是不同，總算峨眉劍訣，我已知得，大概傳你不難，此一劍一鏢，大小可以由

心，收藏甚易，經我一傳，初學雖難發揮威力妙用，尋常妖邪，決奪不去了。」孫同康重又拜謝，楊瑾命起，將寶鏢要過，分別指點運用口訣，收藏之法，以及初步入門的功夫，並命將鏢藏起，不令外現，劍仍斜插腰間，然後笑道：「此劍已經我行法禁制，靈光隱斂，不用他時，外人看不出他的靈異了。其實你照我口訣，再習數日，便遇能手，也奪不去。你此生又不應凶折，本無可慮，不過你根骨雖好，尙未入門，終以慎祕爲是。」孫同康恭謹領教，又照樣演習了一回，果然隨心所如，並能脫手飛出，收發如意，自是感謝，喜幸非常。還想請問何時得與師父二老相見時，楊瑾祇說：「好自爲之，行再相見。」面前一片金霞閃過，隱聞頭上破空之聲，晃眼無迹。連忙望空禮拜不迭。心想二老雖未得見，且喜連遇仙人，拜師學道，也有了指望；自己本是富家之子，祇爲從小愛武好道，到處訪求異人，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武功雖有門徑，異人却一個也未遇上。這次偶往洛陽訪友，聞說少林寺五乳峯兩處，有三位負盛名的武家，欲往請教，行抵偃師，路見不平，一時盛氣多事，激怒當地盤踞多年的盜黨，幾遭不測，做夢也沒想到，會有此奇遇，聽適去女仙之言，好友齊良，已然入川，所拜仙師，又在峨眉，自應早日趕去，因出身富家，平日揮金如土，想起四川，相隔數千里的長路，從未走過，身邊雖有三四十兩銀子，知道夠用與否？意欲入潼關，走華陰，再轉秦嶺，順旱路入川，以便折回家中，多取一點銀兩備用。又想起朱仙師東帖甚厚，祇願學劍說話

，未及取視，也許指有去路，忙由懷中取出，恭恭敬敬，放在石上，跪祝之後，拿起一看，那開視月日，相隔尚早，自己從小生長家中，初次出門，連途向都不知道，天色已晚，出山也已來不及，二老昔年既在此居住，必有洞府，何不上去看看，如能在洞中，住上一宵，既可瞻仰仙蹟，又可溫習劍訣，天明出山，也方便些。便由崖側，繞上少室峯頂，先發現兩株姿態盤舞如龍的古松，當中一塊圓桌形的大青石，兩旁各有一個石墩，絕好對弈之所。石上留有「速去勿延，遇桐且止，眉頂雙棲，滄江一葦。」十六字，不禁吃了一驚；知道仙人不令停留，必有原因，又看出是走水路，連峯頂景物，也不願瀏覽，匆匆覓路下山，少室雖然陡峻，原有山徑可下，不似原上來處，除却峯腰一片危崖平地，四外無路。孫同康尋到山路，便即往下飛馳趕到峯脚，滿天星月，時已入夜，自服靈藥，昏臥數日醒轉，一直未進飲食，奔馳了一程，覺着有點腹飢，遙望前面，半山叢林之中，燈光隱現，趕去一看，乃是一座廟宇；敲門入內，問知是少林寺的下院，寺僧滌凡，武功頗好，看出來客，不似常流，接待殷勤，意欲留宿。孫同康恐有延誤，並未吐露來歷，祇說遊山歸晚，明早還有約會，與友一同入川，必須連夜趕出山去，祇討一點吃的，並打聽水路入川，如何走法。滌凡久跑江湖，聞言奇怪，先當他是個江湖中能手，此來此去，均有緣故。此時少林寺聲威正當盛時，向例不容江湖上人窺伺，一面款待齋飯，一面設辭盤詰。後來看出來客武功雖好，竟是一個富貴人家子弟，貌相談

吐，無一不好，並還初次出門，疑忌之心一去，反恐少年冒失、恃強吃虧，再三盤問有什麼急事？孫同康看出滌凡好意，素來不善誑語，又因日前所訪有本領的高僧，便是他寺中退居方丈，不好意思不理，祇得告以此次來山，原爲尋訪異人。不料來遲未遇，留字命我即速入川，去往峨眉相見，爲恐錯過良機，故此心急等語。滌凡問明所尋，便是白朱二老，不禁大驚，朝孫同康面上細看了看，說道：「這兩位老仙，我幼年曾見過他，到寺中來過，已有二三十年，無人見到，他既留字，命你入川，仙福不小，無怪乎你的目光，和常人大不相同呢。由此入川，水陸均可通行，所取途徑有三條，近來路上不大安靖，你雖不說，我已看出你武功甚好，遇事必能應付，無如上路心急，萬一遇上，豈不耽延？最好前半走一段旱路，由登封先到臨汝，沿途經過許昌，蘆台莊，南台，南陽到了新野，無須直赴襄樊，可由當地離城八里的棗林鎮，轉入光化的老河口，那地方是溪水上流一個大鎮，城西武當山，便是武當派仙劍發祥之地，我雖少見識，但聽老方丈說，近年峨眉，青城，武當三派，情如一家，白朱二老仙，常往武當訪友，明知你是關中人，陸行方便，却令你走水路，而附近數百里，無水可通，又無指定地頭，此舉必有深意。我們往日，均睡得早，獨今晚有一點事，本寺地僻，大殿燈光，爲密林所掩，外觀不見，今早恰巧近去殿側枯樹，燈光被你發現尋來，我想一切早在仙人算中，走這條路，不特方便，並且還可以一覽武當山仙跡。就許白朱二老仙，也在彼相待呢。」孫

同康竟被說動，又細問了如何走法，取出一兩銀子作香資，便要上道。滌凡聽他願去老河口，甚是高興，便將途向和所經站頭食宿之地，一一說出。對於香資，却是拒收，反取了一百兩銀子出來相贈，笑道：「你出身富家，孤身上路，行李不多，川資也不甚足，照你手面，必不夠用。我知你人極豪爽廉介，出家人的錢，決不肯收，此銀你先取用。我有一師兄空塵，現在峨眉伏虎寺，你在三年之內，代我交他如何？」孫同康自是不肯，幾經勸說，最後滌凡又出主意，把銀子加到二百兩，孫同康寫上一封家信，信上寫偕友入川，缺少盤川，現由少林寺僧暫借，由滌凡派人趕往西安孫家所開的一家商店中收取。店中掌櫃唐玉州，乃孫母舅，認得筆跡，這才解決。滌凡也在隔壁，寫了封信出來，連銀交過道：「這是我與至友，周鐵瓢的信。他出家已近百年，雖還不能與前說三派劍仙相比，可以算得玄門中，清修有道之士，我舊年承他忘年論交，幫過我師徒不少的忙，近聞他爲惡人暗算，在武當山南麓，鐵樹觀中養傷，他前本武當門下，祇爲少年時誤犯清規，在外傷人，才被逐出。雖經他悔過誠求，終未得重入師門。他久住武當山，固由於依戀師門，不捨他去，一半也爲樹敵太衆，可以託點庇蔭之故。三年前曾託我一直留心，不曾懈怠，近日方始有點端倪，仍拿不准是否如願，此信頗關重要，敬以奉託。我知你是正人君子，務求順路，給他帶去，感謝不盡。」孫同康因對方一見如故，相待至厚，再聽口氣此一僧一道，不說本領，單年紀便有這大，決非常人，平日遇上，

結交還來不及，順便的事自然一口應諾。行前又付香資十兩，滌凡却照收下，不再推託，也未再提峨眉帶銀之事，可見先前，純是設詞，專爲自己着想，好生感謝，隨又想走。滌凡笑道：「以我觀查，二位老仙，對你已有安排，本無須如此心急上路。不過，少年人志誠，總是好的，貧僧也不再挽留，你自請吧。」孫同康告辭起身，急於見師，所知又是驛路官道，一個人在路上急馳飛奔，覺着不像樣子，事有湊巧，剛到登封，便遇見一批由陝西轉來的馬販，內有一馬，性子奇劣，用套索絆倒地上，正在毒打，那馬痛得亂掙亂挺，馬目怒瞪，直閃兇光，長路磨折，駿骨峻嶒，四蹄已被綁緊，勒得皮綻見骨，橫身一迸，仍是老高，看去力大異常。另有兩馬販，手持刀槍，在側怒罵，準備一掙脫，便卽下手殺死。過去一問，才知是匹野馬，先被混入馬羣，在路上走了兩日，俱無什異樣，馬販張虎娃，看出是匹好馬，覺得便宜，想訓練好了，賣筆善價。這日抽空，給他上了繮勒。（西北東北馬販，均擅騎術，其最精者，一二百匹的馬羣，長途千里，山行野宿，隨地放青，僅由一二人率領，除自騎之馬外均不加羈勒。）打算先壓一程，試試口勁。那知馬性奇劣，上啣勒時，當人與他吃的。又是驟出不意，等人上馬背，立卽連縱帶跳，一躍便是十餘丈高遠，口勁之強，從來未見，張虎娃等幸是極有經歷的行家，用盡方法氣力，終制不住。知道不妙，祇得乘隙滑下馬來，人固幾乎送命，馬也勒得嚼口鮮血直流，由此馬便改了脾氣，始而馬販一近身前，連踢帶咬，未兩日，連所

帶馬羣，也被踢壞了兩三匹，偏又戀羣機警，一想收拾他，便被逃脫，一會又被混入羣去，常被鬧得河翻水轉，無計可施。馬販恨極，立意除他。到了登封市集上，先以美食爲餌，設計用套索擒住，就地上拖往曠場，意欲打死洩忿，知馬利害，路上吃過兩次虧，除周身綁緊外，並令兩人持刀戒備，脫綁便殺。尤其可怪的是那馬，本來一聲不哼，自孫同康一來，便相望長嘶起來，聲甚悲壯。孫同康知馬靈性，長路關山，前半途程，原用得着，可惜如此猛劣。平日雖精騎術，未必便能駕馭。祇是心中不忍，便止住毒打，問價想買。馬販也是久跑江湖，見來人氣度高華，神采照人，料非尋常商客，陪笑答道：「我並非不肯賣，祇爲此馬太劣，無人能騎，我們在路上，用盡心力，已然收拾過他好幾次，都吃掙脫逃走。先祇戀羣，近日苦苦相隨，竟因打過幾次，想尋我們報仇。客人如不能帶走，早晚是害，並有兩馬爲他踢斷腿骨，賠錢不少，今日好容易擒到，決計殺他出氣。」孫同康不等說完，插口攔道：「人何必與畜生計較，我多與你點馬價，不比殺死，平白虧本好麼？」虎娃陝西人，性情爽直，笑道：「尊客一定要買，不敢不依，馬價也隨意，不過話須當衆言明，如騎他不住，或帶不走，却與我們無干。再如因此傷了我們，那是我們自不小心。如傷別人却是尊客料理。」孫同康聽了因不知行情，再三問價，虎娃說：「尊客人好，我本平白得來，雖然傷我兩馬，那是時運，不能賴人。你給幾兩工夫錢吧！」孫同康見馬先在悲鳴怒嘯，一聽對方有了賣意，立時馴善起來。

，祇管皮開肉綻，並無負痛委頓之狀，越看越愛，仍強給了二十兩銀子。這等仁義交易，自然連旁觀人俱都贊美。虎娃接了銀子，便請衆人快散，再命同夥，各持套索刀槍，四面把住，以防暴起傷人，告以防禦之法。孫同康見他如臨大敵，笑着答道：「無須如此，馬能騎與否，我無把握，傷人還不至於，由我來放好了。」虎娃祇得聽之。孫同康自信，雖能將馬制住，但見虎娃，詞色緊張，暗中也加了小心。那知馬竟知得好歹，先放前蹄，和頭頸間的綁索，竟連動也未動。等後蹄的綁一鬆，忽然昂首挺身而起。衆馬販吃過他的苦頭，方持刀槍鞭索，暴喝發威。孫同康也拉緊勒口，準備應變時，那馬先昂首一聲極洪壯的驕嘶，跟着把頭一低，朝孫同康伸去。衆馬販疑心他要咬人，齊喊：「尊客留意他咬。」虎娃更將刀鞭，趕縱過去，意欲搶護，忽然噙的一聲，跟着日光裏影，飛起一溜刀光，虎娃也縱退回來，衆人定睛一看，原來那馬，並不咬人，祇爲孫同康人矮，低頭與之親熱。虎娃趕到身前，剛剛看出用意，未及退回，吃那馬身子略橫，撩起一脚，將刀踢飛，差一點沒被踢在手上。孫同康再一勸說，祇得怒罵畜生，退了回來。這時人馬正在撫摸依戀，衆人俱都驚奇不置。孫同康見馬，遍體鱗傷，又看出感恩擇主之意，不忍試騎，方想問馬販，如何醫治？虎娃已湊過去道：「這畜生，實是千里名駒，無如性劣兇猛，無人能制，不料竟能擇主，看在尊客面上，我也不恨他了，傷藥現有，三日之內准好，但他記仇心重，別人恐難近身，尊客自己與他調敷罷。」隨將傷

藥取來，又說了賣鞍轡的舖子。孫同康問明河流所在，牽馬去往河邊，將全身與他洗淨，託馬販代買了一牀蓋馬的布單，往後取藥，調敷傷處。那馬始終隨定孫同康，馴善異常，祇與他搽藥時竟兩次倔強，想用嘴把藥拱掉。孫同康知他心意，不願用仇人所贈傷藥，便勸他道：「你休記恨，他們下手雖狠，你也有自取之處，你身受多傷，又經水洗，如不敷藥調治，必爛無疑，此後長途千里，就我不忍騎你，到底苦痛，你既通靈性，能知擇主。便應聽我勸，將藥敷上，使你早愈，以免牽了同行累贅才是。」馬忽鳴嘯了兩聲，將頭連搖，孫同康不知何意，想試給他強制搽藥，馬竟未再抗拒，敷好藥後，孫同康細看那馬，身量不算高大，通體白色，更無雜毛，最奇是生就一雙，通紅火眼，精光閃閃，顧盼之間，隱有威稜，看去神駿非常。暗忖此時刑傷之餘，毛多殘落，一經洗刷，已如此好看，等過兩日，傷愈復原，白毛如霜，配上這對硃砂紅眼，和頭頸上，這一大條又白又韌的，半立長倚，跑將起來，豈不更好。爲試那馬，對己是否真個感恩依戀，故意蓋上馬單，放了繮，剛一轉身，那馬果然隨了就走。旁觀的人，多半見過上套挨打時馬的猛劣，見狀人人贊羨。孫同康益發喜愛，同去鐵舖，配了一副好鞍轡，連隨身包裹，一齊輕輕紮向馬背，問知馬已吃飽，又在河中飲過，祇買了些食物，和上等馬料，便即起身。因憐馬傷未愈，不忍上騎，路上連試放手兩次。那馬隨之快慢行止，跟定身旁，一步也不離開，神情尤爲親熱。看出那馬，決不捨己而去。爲防萬一，祇把銀

子取了一半，放在身上，爲省牽行不便，率性連纏繩，結向馬鞍之上，空手上路。馬竟始終尾隨，自更放心。又給馬起了個名字，叫着雪龍，馬竟解意，一呼立應。方想一到老河口，便走水路，這等善曉人意的千里良馬，如何捨得丟他？忽見前有村鎮，天已黃昏，便往投店。孫同康查看馬傷，見藥果有效，祇是尙未結疤，傷處恰當馬腹垂蹬之處，重與上藥，馬仍搖頭鳴嘯，以示不願，勉強上藥，告以不可犯性傷害人馬，親偕店夥，牽往馬廄中，擇空處繫好，取下包裹，回房食宿。夜來忽聞前院，馬嘶人嚷。心疑雪龍惹事，忙卽出詢，迎頭遇見店夥急報，說客人馬已斷纏逃走。孫同康問知逃去，連忙趕出一看，那地方雖是驛路大道所經，四外山嶺雜沓，溪河縈繞，路旣難行，又值天陰，黑夜山野，馬行如飛，何處追尋？一想此馬，本來野性，買時原是憐他駿骨委頓，有意放生。後因馬販，恐他復要傷人，馬又馴善追隨，這才變計，欲俟傷愈乘騎。不料此時，到被逃走。略爲尋思，也就拉倒。店夥見客人大量，並未怪責索賠，自是暗幸。次早上路，因店夥獻殷勤，說有一條山野小路可通，前途要道三羊角，許多年輕小販往老河口，都抄這條近路。心想大道上，不能常時施展輕功飛馳，難於趕路，有此捷徑，何不一試，便照所說走去。剛剛走上一條嶺脊，想起那馬真好，失去可惜；忽聽遠遠連聲馬嘶，甚是耳熟；立定側顧，晨旭甫升中，山右側大道上，銀箭也似馳來一匹無人白馬，馬首高昂，四蹄翻飛，其疾如箭，但自前途去路上駛來，正是心中盼想的那匹良馬雪

龍，一見跑時那等神駿迅速，更加心愛不捨，口中高喚雪龍，方想趕去，忽見小鎮中，追出一夥人來，各拿索棍之類，似想將馬截住，馬似聞得主人呼聲，忽然停止，正在旺首仰望，人已趕到，馬見人來兜擒，一聲長嘯，四足一登，凌空縱起兩三丈，竟由衆人頭上越過，緊跟着一掉頭，連縱帶跳，往嶺上趕來。孫同康也自趕下，離鎮口原沒多遠，晃眼人馬對面，馬也停住，相隨同下，問知那夥乃是店夥，鎮人說：「客人剛走，馬便自來，吃人拉住，先頗馴善，及聽人說，客人已走，立時犯性，猛恐異常，拉馬的人，馬頭一抖，腳起馬繮往外便衝。因想代客人追回，忙趕出時，已順大路，往前跑去，其行如飛，晃眼不見影子。正在談論此馬太怪，忽聞遠處馬嘶，又見跑回，想要合力截住。那知此馬如此厲害。」孫同康一看，那馬一夜之間，傷已結疤將愈，好生喜慰，給了衆人一點喜錢重又結束，仍欲步行上路，馬却不走，湊近身來，幾次要人騎他。孫同康細看傷痕，十九曾好，馬如此靈慧，自是高興。剛一騎上，馬便由緩而急，往前駛去，馬背平穩如舟，而跑得極快，端的是絕好一匹千里龍駒。那似馬販所說：不能上騎情景，先前本想，馬雖靈慧，性野倔強，又從無人騎過，路上還須調練。怎麼也要一點心力，才能如意乘騎。沒料這等馴良，自然喜出望外，由不得連誇：「雪龍真好，我真愛你極了。」馬似明白主人愛他，越發賣力；後來竟快得出奇，人在馬上，祇覺兩耳風生，呼呼連響，沿途林木田野，山石溪流，化爲無數灰白影子，似電一般，在身側脚底閃

過。有時近面高山危崖，似要當頭壓倒，略一轉側，晃眼之間，人馬已繞駛過去，超出前面，回顧身後，相隔已遠。不消多時，便馳出了好幾百里，後來還是孫同康，因馬初試轡頭，恐他用力太過，又恐震裂創口，想令休息，先連勒了兩次，口勁奇強，又不捨過分強勒，馬仍騰踔奮厲，颯颯不已，又經再三喝止，勢子雖緩，仍然回首驕嘶，若與主人問答，彷彿雖然聽命，餘勇仍強，心中不服之狀。暗忖此馬，真久龍種良驥，照此脚程，何止日行千里。自來千里馬，須有千里人，最快時節，連自己都覺氣透不轉。如換常人，如何能騎？祇可惜到了地頭，要改水路，不能帶走，豈不可惜！其勢又不能爲此一馬，誤了仙緣。仙師命走此路。必能前知，但盼到日開讀東帖，能夠設法變通，中途改走旱路，或是提到此馬，有什那處置就好了。那怕自己不能要，轉贈一個有本領的識主呢。正尋思間，瞥見前面有一大鎮，天已交午，想去打尖，到後一問，半日功夫，已連經許昌南陽，行到了唐河東岸，因順驛路大道，任馬疾馳，迎面風聲勁急，目光所及，前路景物會是迎面飛來，不及細看，轉盼已落後老遠。又恐生馬生路，有什麼差池，或將行人撞傷，緊勒馬繮，心無二用，連經許多城鎮堡集，均未覺查，似此神速，分明當日便可趕到老河口，不禁大爲驚喜，對於雪龍，自更珍愛，到店下騎，不顧飲食，先鬆了鞍韉，通身查看，不特傷愈痲落，新肉已生，身上也祇有一點微汗，不會捨主而去，率性連轡取下，引往槽邊，添購一些好馬料，任其自食，欲往店中用飯，店夥恐馬

跑掉，勸令繫好再走，孫同康答道：「無妨，此馬已然教好，祇要別人莫近前戲侮，更不可與別馬同槽，便不妨事。我特地要找無人用的破馬槽，也由於此。好在馬槽還有兩個，一會就走，你遠遠看住不令別人的馬近前以免被他踢傷，我單與你酒錢便了。」店夥正謝應間，忽聽一川音女子冷笑道：「一匹稍好點的小馬，偏有這些話說，我不信有那厲害，偏叫墨龍與他同槽試試。」又一少女攔道：「六妹，你就喜歡多事，本非凡馬，自然猛烈，出門人無事最好，那得不招呼一聲，我們走吧。」孫同康聞聲回顧，眼前悠地一亮，原來發話的，乃是兩個少女，年均十八九歲，手裏各牽着一匹馬，一紅一黑，但油光水滑，神駿非常，鞍飾也極華貴。二女貌均極美，直是平生僅見。後說話的一個，略帶魯音，尤生得長身玉立，光豔照人，各穿着一身，淡雅粧飾，看神氣似是剛由河邊，飲馬走上，互相說完前言，身形略閃，人已端端正正，分坐馬上。美人良馬，相得益彰，姿態之俏麗，簡直難以形容。方想二女口音不同，並轡同遊，沒有男子隨行，容光如此美豔，裝束神情，又如此華貴大方，這是什麼道路？雪龍本在低頭嚼豆，吃得正急，忽然昂首驕嘶，側顧那兩人，目閃精光，大有回身比併之意。孫同康知馬通靈勇猛，恐怕惹事，對方又是女流，忙喝：「雪龍快吃，我還要趕路呢。」同時瞥見二女，朝自己和雪龍，看了一眼，先用川音說話的一個，面上更似帶有傲然不屑之容。心想：此女雖美，神態沒有高的一個嫵雅溫和，就相貌之美秀，也要差些，還看不起人，我

是向不與女人計較，休看你馬高大，那知我的雪龍厲害，不過雪龍，風塵困頓新傷初愈，不似你們女人騎馬，着重修飾，洗刷又勤，外表要起眼些罷了。心念才動，二女手纏微動，連人帶馬，已往前路，絕塵飛馳而去。日光之下，眨眼剩了兩個小黑點，疾若星流，再看已無蹤影，中午打尖人多。二女貌美馬健，長路征騎，不攜行李，又是外方口音，來路莫測，本就看着岔眼，不料馬是龍驥，人同仙俠，去得這等神速，益發驚奇，紛紛稱讚，喧嘩起來。孫同康覺出兩馬，不在雪龍以下，二女自非常人，暗忖馬好人更好，那長身細腰，帶有山東口音的一個，不知前途，還能見到不能？一看雪龍先頗興奮，欲前，二女去後，仍就低頭大嚼，便去店中，要了點酒食，平日慕道好武，不喜女色，父母想爲他定親，俱被婉辭謝絕，因乃父姬妾甚多，生有不少子女，大家人多，互結黨援，孫同康行五，沒有同母兄弟姊妹，祇和孫父元配嫡室殷氏所生次女少蘭，姊弟情厚。但是少蘭，早繼母所迫出走，被姊夫李清苔救去，從此不通音問，故在家中，勢最孤立。前數年第三繼母死，側室扶正，仗着他兒女甚多，平日得寵，財產多被騙去，見孫父年近八十，力主析產，孫父也恐身後涉訟，便在生前分析，孫同康所得雖薄，也非少數，乃父年已衰老，不再以兒女事勞心，孫同康更喜免了麻煩，媒人一概拒絕，日惟結客揮金，拯濟孤窮，所分產業，也另託人照管，向不在心。從無家室之想。不知怎的，一見此婦，便放他不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連飯都無心吃。匆匆吃完，便想上路。剛

付完店帳，給了賞錢，把馬備好，一想此馬，年小任性，過於猛烈，方才吃飽，似前急馳，保不受傷，已然在半日之內，趕出好幾天的路程，何必忙此一時，便步行走去，想給馬溜一下食，然後上騎，祇是心中兀自想再見那長身少女一面，邊走邊思，才離鎮口，馬本自隨身後，並未牽挽，忽然連聲驕嘶，昂首一抖，便將鞍上所搭繮繩抖落，用口啣起，向手上亂拱，意似要主人上騎。孫同康就渴想追去，暗忖此馬靈慧，既出自願，必是無礙，便即立定，先抱着馬頭撫愛，笑問道：「你見先那兩人兩馬麼，我想追上，看看是什麼來歷，不過，你才吃飽，怕你受傷，反正他祇走這條路你不會追他不上，最好先莫跑快，等跑出一段，再快無妨，莫要使我耽心，還有適我問人，二女並未打尖，前所去如非離此不遠，必要落店用飯，有此兩馬，雖易尋蹤，但你跑得快，看不出來，前途如遇鎮集，務要少停，容我查看，以免錯過，你領會麼？」那馬聞言，似懂似不懂的，將頭點了一下，騰蹕愈急，人隨上馬，見起步頗緩，方以為是解會人意，到了前行空曠之所，猛然一聲長嘶，四蹄齊翻，朝前竄去。由此絕塵而駛，其行若飛，一晃百多里過去，行經鎮集，並未稍緩。好在事前留心，兩馬又極高大，匆促之間，仍可看出。一想二女馬快，似比雪龍，差不了多少，又是先行，看他唐河飲馬，也許在前兩站，打過尖來，前途如不停歇，自然不易追上。仔細一想，渴欲一見，馬快正合心意；加以勒阻不住，也就聽之。這條驛站，與長河並列，相隔河干，時遠時近，又跑了個把時辰，二

女人馬全未遇上，估量不是走向別路，便已到了對方地頭，走入深宅大院以內，看他不見。否則自己坐下千里良馬，一口氣跑了數百里，二女打尖在前，更應停歇，兩下相去，不過刻多功夫，如此飛馳，那有追他不上之理？雖漸失望，心仍戀戀。見沿途崗嶺頗多，想往高處查看一下，無如馬行太速，順着大道飛馳，一瞥即過，竟不暇顧，知勒不住，馬却聽話，近着劈面山風，正要奮力開口，喝令少緩，以便覓路升高一望。一眼看見前側面，烟雲縹渺中，一痕山色，高亘天際，宛若臥眉；斜陽光照上去，曳紫縈青，明晦相錯，白雲若帶，環繞山腰；尤妙是下半霧烟杳靄，若隱若現，而近山一帶的田野岡巒，又是一片蒼綠，間以雜花野卉，搖曳娟娟。另一面是長河拖藍，風帆片片，風景美妙，陪襯得那山宛如海外神山，黛光欲活。坐下雪龍，不待喝止，勢子忽緩了許多，不時迎風長嗅，雜以驕嘶，方不解是何用意，忽又由緩而急，改向沿河飛馳下去。孫同康見河面甚寬，兩岸也闊，來路有兩三條岔道，還不知馬已捨了驛路大道。等到馳入野岸無人之地，才自覺查，想起人馬，俱是初行生路，除照前站所聞途向外，一直任馬自行，正喝着：「雪龍快停，你跑錯了！待我看明去路，尋人問好再走。」那馬本已離開河岸，走向路側野地之中，悠地撥轉身，潑風也似四蹄翻飛，朝前面大河馳去。孫同康信馬前馳，已成習慣，口雖喝令少緩，並未留意，去勢又極猛速。萬沒料到，會有異舉。等一眼瞥見，大河前橫，馬正箭一般，朝前直竄，覺出不妙，待要喝止，說時遲，那

時快，心念才動，離河已祇有丈許，竟未容人發話，馬已四足齊登，凌空而起，朝那相隔十多丈的河面猛竄過去。下文尙有孫同康臥眉峯，月夜驚艷，飛熊嶺妖壇鬥法，巧遇獸王彭勃，同訪洞天莊，五友結盟上峨眉，三謁凝碧仙府，諸般美妙驚險情節，均在次集發表，敬希閱者注意。

（第一集完）



編號 00077

售價
